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9.1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一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七

蜀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為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朧說溫曰黃巢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

史纂左編卷八十七

朱溫

黃巢

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拜全忠宣武節度使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犍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犍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勣尚讓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

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晔攻汴環汴為三十六柵全忠額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晔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

史記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史記

斬首萬餘級宗權與晔夜走出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晔攻汴全忠聞晔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擊晔兵過遣葉珍躡之戒曰晔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晔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晔止而食食畢拔旗馳擊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晔軍為二而擊之晔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晔而河陽陝洛之兵為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葵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

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為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沈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

史記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史記

時溥已為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間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



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真殺

史纂左編卷十七

八 朱溫

木

鏡

克副元帥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于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伴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

史纂左編卷十七

八 朱溫

七

秀

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  
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遺其兄子友諒伐典宿衛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真  
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  
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真不可  
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  
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  
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  
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  
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

史記卷之七

八

秀

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  
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  
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  
崔遠柳璨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  
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  
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  
義繕脩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  
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  
本怒使謂李茂真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手遂  
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

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  
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  
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老幼繼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  
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  
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  
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  
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  
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  
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

史記卷之七

八

秀

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  
右莫能仰視二月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  
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皇后  
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  
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  
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  
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  
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  
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  
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繙詔告

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  
日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  
復通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  
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  
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  
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  
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  
變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  
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堉晉國  
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憇於穀水  
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  
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帷  
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服代之侍  
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  
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  
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真楊崇本戊寅  
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  
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  
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延範爲金吾將軍充街  
使以章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

史纂左編卷七七 天監 十一 留

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  
忠之腹心也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五月帝晏朱  
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  
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  
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初朱全忠自鳳翔  
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  
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  
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  
相對滄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  
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  
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  
自安時李茂真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  
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  
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通判李  
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  
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  
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闥門見兵  
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  
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  
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

史纂左編卷七七 天監 十一 留

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  
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太子更  
名視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今天子於樞前卽位宮中  
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十月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  
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  
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  
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戰士卒  
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  
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

史纂要編卷五十一 朱溫

二十三

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  
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  
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三月  
以張文蔚同平章事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  
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  
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  
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  
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勤臣幸有方鎮何  
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  
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

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首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  
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  
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  
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  
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爲然  
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門胄  
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  
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再

史纂要編卷五十一 朱溫

二十三

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樞獨  
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  
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  
初李振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  
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  
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避者時人謂  
之鴟梟見朝士皆願指氣使傍若無人全忠嘗與僚  
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  
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  
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

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  
 粹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為諸道  
 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  
 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  
 兩大鎮闕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  
 惜不若且歸息兵俟業而動不聽全忠發襄州至棗  
 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牽涿人馬疲乏士  
 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  
 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  
 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  
 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  
 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  
 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  
 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  
 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  
 之躁忿尤甚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  
 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  
 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  
 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  
 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等欲延

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  
 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  
 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  
 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肯德世以今茲  
 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  
 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  
 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  
 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  
 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進封魏  
 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遂不受十二月命樞密  
 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玄暉自大梁還言全  
 忠怒不解柳璨奏稱人言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  
 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  
 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  
 會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  
 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官夜宴對太后焚  
 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廚使朱  
 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宣徽事全忠三  
 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

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節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

史纂卷全

六

十六

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為王忠者皆以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與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楊涉子

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四月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至金祥殿前陳之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薛貽矩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繫盆中迸散脫帝曰朱

史纂卷全

七

十七

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為帝不憚而罷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醜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總祥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控鶴都指揮使無能次友貞初

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  
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  
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  
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  
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  
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  
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  
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  
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今之官已宣旨未行救時左遷  
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

史記左傳卷全

八十五

十八

韓勅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懼不自安相與  
合謀勅以牙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  
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  
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  
之汝悖逆至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  
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丹出於背友珪自以繩裹之  
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  
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  
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  
致瀕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

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  
還問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  
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泣  
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  
吾爵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  
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  
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侍  
衛諸軍使韓勅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  
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  
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以兵部尚

史記左傳卷全

八十五

十九

書知崇政院事故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  
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  
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  
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  
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  
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  
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  
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遽爲荒淫內外  
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繪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  
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

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  
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  
辦均王乃遺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  
築城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  
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  
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  
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若父賊也均王舉兵復  
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  
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  
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賓  
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  
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  
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  
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輩欲盡阮之其  
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  
先帝與汝輩二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  
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  
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  
萬歲請兵伏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其數千人  
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

史纂卷七

八東道

三十一

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  
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  
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脯乃  
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  
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  
人復博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  
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  
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帝崩年  
三十六在位九年

史纂卷七

八東道

三十一

南唐徐溫李昇

徐溫海州朐山人以販鹽為盜行密起合肥以謀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容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行密出其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奸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渥喜擊毬飲酒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大將呂師周等奔于湖南馬殷天祐三年朱溫代唐攻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居喪晝夜嚙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頴徐溫泣諫

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遂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頴溫潛謀作亂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于牙城之內渥遷出于外以其地為射場頴溫由是無所忌憚渥之鎮宣州使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

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頴溫使三將從大將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頴溫欲誅之內戍渥晨視事頴溫帥牙兵三百露刃入直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頴溫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失政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頴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群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群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綏殺之諡曰景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頴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頴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頴雖剛愎而闕於成事

此易為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大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溼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詞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

史書左編卷十七

八書事

語田

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聞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段之於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矣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刺客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

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肯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明日可求詣溫謀陰使鍾泰章殺顯章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翁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顯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溼之罪於顯以其事入白溼母史氏史氏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謀溫性沉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八月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勳位已

史書左編卷十七

八書事

章田

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勳位已

高憤温用事嘗曰徐温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  
盜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  
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論遇使自歸蕘  
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  
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温諷再用伺其出  
殺之并族其家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温因僞下之  
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九年温率將吏進隆演位  
吳王温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徐温  
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  
軍副使秉政而與事温遙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

史集卷之三

徐温

主

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  
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  
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  
潰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  
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  
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髮髻爲蒼鶻知訓  
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  
之左右扶隆演起出知訓怒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  
反目副都統朱瑾以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益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

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  
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帷夏貯于幃寵妓有絕色知訓  
過別瑾瑾置酒以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  
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  
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攀之踣地呼壯士出斬  
之瑾先繫二悍馬于廡下將圖知訓密令解縱之馬  
相蹄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  
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  
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部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  
吾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

史集卷之三

徐温

主

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茂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  
任患遂自剄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  
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温疑志誠助瑾遣  
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  
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温養子知誥自潤州  
先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得政温雖奸詐多  
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  
全播出降遣使報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  
不下而反用說密降之何以滅敵國管其使者遣之

吾以警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爾。縱全播言信將及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斟。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賂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賂。溫亦自喜爲矯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錫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因作粥以食餓者。十

東坡志林卷之七

入 卷之七

元 七

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卽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嘗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廬江公濠有材氣。常曰。國家而爲他人所得。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出濠爲楚州團練使。溫之徒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

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後恐爲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救。改天祚。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畱可求。不遣。知誥知可求不可去。更以女妻其子。續溫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重厚恭恪。溫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顏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諡曰宣弟。溥立。溥行密弟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濠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二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改白沙爲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程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程虔無禮。官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

東坡志林卷之七

入 卷之七

元 七

斬之王曰斬則大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十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帝以徐知誥為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軍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為金陵尹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王今謀右僕射朱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廢臨川王濛為歷陽公以兵守之知誥召景通還金陵以其子景遷為平章

史纂要編卷十七

李景遷

手度

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厚有謀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知誥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戰守知誥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今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為腹心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為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克實城壁脩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知誥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知誥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知誥以手爪指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知誥知誥起避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

史纂要編卷十七

徐昇

手度

由是得免後知誥貴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陵弱楊氏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事吳王晝恭接士大夫以謙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逋稅俟豐年乃輸之故温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知誥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知誥以

史集左編卷之七

徐彥昇

誥

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温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火爐相對坐以鐵筋畫灰為字遂以是減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吳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

相屬于道彥謙臨終密畱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為嗣温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温以己子代知誥温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秉政會温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銀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掠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

史集左編卷之七

徐彥昇

誥

皆歸心于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温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畱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而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語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

廷望也遂斬廷望楊溥僭號拜知誥太尉中書令大  
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為司徒同  
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  
年封知誥東海郡王宋齊丘勸徙吳主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遷居私第  
虛府舍以待吳主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  
言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  
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  
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  
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髮

史記左編卷七

卷七

知誥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  
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發忌疾之遣  
人詣金陵手書切諫以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  
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  
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  
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  
丘吳主召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  
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東海康王徐知  
詢卒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  
及知誥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幽於和州使吏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  
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  
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濛本不得出  
縛濛送金陵見殺知誥召左僕射宋齊丘還金陵以  
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于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  
請退知誥以南園給之五年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  
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知誥  
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告知誥曰忠武  
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于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  
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于公何利

史記左編卷七

卷七

知誥

知誥感悟待之加厚知誥封齊王知誥以中書令李  
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率衆推戴本曰我先  
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  
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  
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  
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  
掃地矣已而闔越諸國皆遣使勸進知誥謂人望已  
歸天祚二年建齊國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  
月溥遣攝太尉王璠傳位於知誥國號齊改元昇元  
知誥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帝為讓皇

帝追尊徐溫為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誥江  
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  
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揚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  
惋而死知諤宴群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  
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知諤  
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  
謝知諤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于德誠護皇常  
服羽衣習辟穀術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  
懣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  
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知諤手

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知諤大怒齊丘歸第白衣

素

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  
遷上皇于池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婚知諤不從  
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知諤答以省事未備  
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知諤大怒齊丘歸第白衣  
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知諤曰齊丘  
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璿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  
或獻毒酒方于知諤知諤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  
用此為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牙城曰丹陽宮以  
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知諤復姓知諤謙抑不敢忘  
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

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  
唐高祖太宗廟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為王  
公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  
宮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昇篡國封其女  
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官中皆  
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  
四月昇郊祀吳天上帝於圓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  
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  
號又不許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  
也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請

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賜具之錢氏自吳時

素

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賜具之錢氏自吳時  
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  
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  
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  
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畧也  
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子景立為  
周世宗所敗盡失江北地其後宋齊丘以罪賜死景  
卒子煜立事見宋太祖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圖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劉智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智遠起兵太原即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蘇逢吉蘇禹珪等遷補官吏樞密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宰相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分擾外禦為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密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亦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

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

濤離間更欲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同平章專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于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懇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不公所致云是時河中李守貞承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請陛下命乃加拜威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率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

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奉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謀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

史記卷之七

郭威

守貞

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縮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乘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贊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

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旣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物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錠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

史記卷之七

大梁

守恩

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于命保養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遜去三年一月師還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

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當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鴛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劔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苟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議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宣徽使

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壘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捨遺章据據遺利各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鼠雀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監啓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如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臣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輩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欲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

不能平左右因請之曰尔等專恣終當爲亂錄逢吉  
與弘華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  
允明謀誅尔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  
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  
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閭  
門所知拂衣而去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忍事不成  
詣弘華第欲告之弘華醉不見與尔章入朝殿中甲  
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  
諭之分遣使收捕尔等親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齋  
審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華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  
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  
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  
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錡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  
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華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  
得私謂人曰事太怒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  
此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錡極其慘毒嬰兒  
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  
飲食之王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  
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溥曰公  
國之太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羣

小所播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  
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尔等  
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  
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  
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  
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  
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盪  
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夫文趙脩已曰公徒死何益  
不若順衆心據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  
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  
得詔捨匕箸入朝漢主乘沙軍事委之前開封尹侯  
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  
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  
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  
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  
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祝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  
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  
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  
逃刑若實有謂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  
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

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割掠衆皆踊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實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領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兩軍不戰上還官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筠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管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且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

回營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執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城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赦其妻子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若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諾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

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贊贊留右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伏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湏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張令超帥步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

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詔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詔以侍中監國百官藩臣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醉揚言勦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斬之春正月郭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其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

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執湘陰公贊劉崇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黃

之北漢主遣其子承鈞伐周不克周廣順二年北漢遣使如契丹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周遣王峻救晉州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卽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汜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救罷觀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

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威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張元徽爲先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栢南趨潞州北漢兵屯梁候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三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胡

殺令均俘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卽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在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自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外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出北

漢軍後又詔河中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又命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將兵先趨澤州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軍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

史集卷之七

大曆

卷七

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劉嗣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益銳命白重贊與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兵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但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

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宋祖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

史集卷之七

大曆

卷七

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陣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越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畧陣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言歛

軍而退樊愛能何微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軍降卒數千人為效

史記卷之七

六月

書

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成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賞業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逃歸宵迷倩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之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

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戡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微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永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為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

史記卷之七

六月

書

卒有自行間擢主軍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壘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周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向訓為都監將步騎兵二萬發潞州伐北漢仍詔王彥超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叛北漢來附取嵐憲石沁等州忻州監軍李勣殺其刺史趙臯叛北漢來附代州守將鄭處謙叛北漢來附契丹救漢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史彥超

死之六月班師二年遣向訓伐蜀克秦州取階成鳳州三年帝親征南唐克滁州取揚州泰州是年以車士王朴爲樞密副使四年王朴留守東京帝南征克壽州五年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六年王朴卒帝北征契丹取益津關以爲霸州取瓦橋關以爲雄州遇疾還崩年三十九子宗訓立國亡爲宋歐陽修曰世宗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年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八

漢董卓 附李傕郭汜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微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緋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

漢董卓 附李傕郭汜

遷西域戊巳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蔡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聚鄉侯邑千戶三年春遣使者持節

史記卷之八十八

二

就長安拜張温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關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屯六年做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諸臣曰牢直不耳原賜斷絕妻子機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做腸狗熊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

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閣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難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

史記卷之八十八

三

急進未明到城西關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管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寮大會卓乃奮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





之温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懷不得礫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巾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乘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

陸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

攻卓第昃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續殺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枝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

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遂首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斂三

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吏兵內反也蜀兵引催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太子保宜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門入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塢并收董氏所焚尸之

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悉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擄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飲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熹等十餘人和催

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朱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畧士眾

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

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遷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汜等竝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鄒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

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催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畧無所遺射生校尉沮儁被劍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

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之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為

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繩總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走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斲手指於船中

者可掬同濟唯皇后朱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乘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

史記卷之六

十

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千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揚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

爲死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揚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關鄉侯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曹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

史記卷之六

十五

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魏里侯騰乃應詔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嘗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亦解布由是陰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

史纂要編卷之六

六

主

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事見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温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揚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

傕等爵寵揚以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

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與其徒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遷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起兵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通遂歸張揚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

史纂要編卷之六

六

主

邈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實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心不自安與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候時變過此亦縱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累戰相持

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  
間操盡復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邀請袁術  
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  
族邈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  
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  
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  
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令術  
復明目于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  
備備乃舉兵與術對陳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  
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

大義

六曰

度

年攻戰軍糧若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當駱驛  
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  
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饑困請降於布布悲術運糧  
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  
自號徐州牧術懼呂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呂布復許  
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于布諸  
將皆謂布曰將軍嘗欲殺劉備今可假手于術布曰  
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  
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  
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享飲布

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侯植戟於營門響弓顧  
謂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  
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  
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  
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  
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  
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然術而女已  
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

大義

八曰

九

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  
即聽登行并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  
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非卿莫究其情爲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爲廣陵  
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  
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  
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  
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爾登不爲動  
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群如養虎當飽其  
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碎如養鷹饑即爲



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綬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  
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  
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  
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  
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官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  
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  
官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  
顧操為流涕布及官願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  
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  
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  
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  
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  
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  
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鴈導還歎曰處仲若  
當世心懷剛忍非今終也洗馬潘潛見敦而目之曰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

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  
初徵為中書監於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  
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  
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  
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  
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  
揚州刺史潘潛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  
強之心是建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  
召為安東軍諮祭酒復以為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  
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



































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  
 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  
 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  
 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  
 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  
 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  
 千人與揚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  
 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  
 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  
 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  
 色史纂要編卷六八桓溫五八 六

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佺期步  
 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  
 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  
 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屯于  
 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  
 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  
 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  
 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  
 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  
 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  
 即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佺期兄弟施勇恐尅玄  
 之後復為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  
 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  
 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  
 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  
 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業  
 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  
 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  
 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









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  
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敕揚豫徐兗  
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倫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吳甫敷北距義軍裕  
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懸落橋與敷戰  
其首玄聞之太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為厭  
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  
惟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首宗廟  
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  
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

史纂要編卷八

六 桓

六

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濟之屯東陵下範之屯覆  
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其油  
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  
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譟  
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  
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  
披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  
執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  
甚惡之及欺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若直以策









④ 魏 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勒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卷之八十九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綏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為常父新興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祝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伐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傳爵於榮榮潔白美容貌















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遂謝  
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  
帥紇豆陵拔蕃襲秀容至是拔蕃南下兵勢甚盛兆  
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王於晉陽竟  
弑之三級佛寺

卷之六十九

六

去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  
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  
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  
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  
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  
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  
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如步八曰彼若得泰亦將不  
歸得泰失景於事矣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

卷之六十九

梁侯景

七

何

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  
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  
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  
弓馬非其長所任唯以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  
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不突爾勢何所至及將  
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  
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  
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  
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王偉計乃以太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廷偃相携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為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枝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苦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叛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探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背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契丹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

起軍擊契丹還奏募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

于北郡芝生於梁其說誕敢言不疑如此帝豫為河

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

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

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吝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

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

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左

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

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

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養兒帝許之其

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

命與楊鈺及夫人約為兄弟鈺是祿山有亂天下意

令麾下劉駱谷若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

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

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

鉞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

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

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

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

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

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  
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  
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  
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  
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  
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瓊戶交疏臺  
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緝金銀為篋筐爪籬大抵服  
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鷄大  
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塞其幄以示尊寵太子曰自  
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

李素左鑾手

大案

三

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志戰帝春秋高雙豔  
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網紀大亂祿山計天下  
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  
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  
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平泐署慕  
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  
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延珣高逸崔乾祐  
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  
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

重林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儀  
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  
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  
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册  
諸會大置酒毒馬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  
誠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  
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國為邸入朝楊  
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温湯將校皆賜  
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  
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

李素左鑾手

大案

四

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  
谷郡五鎰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  
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射  
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  
告突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  
千卿導至上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  
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契丹晝夜  
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  
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  
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

德祀類祿山及戰虜叢子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  
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上畧盡祿山中流矢引奚  
兒數十棄棄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拔出之夜走平  
盧部將史定方以兵蹙慶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  
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  
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畧開元  
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  
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  
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纥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  
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五

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僉偃肆太子及宰相  
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  
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  
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  
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  
心帝憇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  
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  
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  
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  
安疾驅去至淇門輕羸循流下萬夫挽繆而功日三

百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奉張文儼馬牧  
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  
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  
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元素因  
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  
之請他日國忠元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  
之反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  
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瓊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  
其變瓊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  
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  
也事遂寢未幾瓊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  
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然  
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  
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  
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騎勒  
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  
極言母內驕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  
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六

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  
 祿山專制諸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  
 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速反  
 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  
 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  
 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滕榜郡縣以高尚  
 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為腹心兵凡  
 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軍  
 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  
 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  
 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  
 誨守平盧高秀嚴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  
 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  
 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  
 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  
 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匡可忍賊遣  
 高邈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翹殺之  
 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  
 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

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  
 自慰撫皆釋俘囚為戰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逃  
 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  
 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  
 擊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賊  
 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嚴以三萬兵出振武下  
 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  
 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勸關中  
 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畧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  
 以兵二萬入海絕海牧淄青以掘江淮則天下無復  
 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  
 折不可用捉持關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  
 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祿山耳  
 將士皆不敵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  
 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禰繁乃發左藏  
 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  
 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騎勇挑馬筆度河  
 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  
 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

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為河  
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  
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  
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  
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  
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  
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  
賊投草顏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  
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夜下陳留榮陽賊封常清靈昌  
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詵制發朔方  
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  
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封常清  
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  
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  
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  
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  
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怵懼  
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鏡情倍號故兵久不西  
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計  
賊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顏王玠為劍南節度使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  
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  
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  
朕當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  
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且暮矣  
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  
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于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  
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  
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  
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  
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  
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  
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  
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勅示之常清以表附  
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  
芝遽下令誠宣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  
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振  
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  
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

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輪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關志祿山之至棗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實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邁請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邁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僊陽城慰勞

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買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畧會南齊太守李隨真源令張惠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于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邁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允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

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  
杲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  
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  
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  
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牒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履謙縛而梟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  
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  
數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李光弼

三

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真將七千人李暉遣  
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  
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選良將分兵先  
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  
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  
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逐與  
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  
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  
魏郡救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  
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

揮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  
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  
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  
招討使李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  
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  
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  
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  
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珪  
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  
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

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兵而曹謂爲

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而西不姓矣進爾謀何在

尚見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日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

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  
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萬眾  
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  
陛下欲遠絕之使自爲患耶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  
活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慰安之乃內  
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西攻  
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所薦來

莫爲福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噲鐵平盧  
軍將劉容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  
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  
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才十餘歲使詣容奴爲質  
朝廷聞之以容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  
有差以號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賊聞南陽太常卿張  
均焉號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  
至藍田賊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  
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  
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  
忠

卷之六

忠翰

忠翰

忠翰

忠翰曰如此乃翰及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  
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募萬人屯瀾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  
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瀾上軍隸潼  
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  
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  
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  
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  
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

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  
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  
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  
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  
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  
險南薄山北沮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  
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  
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  
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竦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  
而笑之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

忠翰

忠翰

忠翰

忠翰

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  
得用翰以輓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  
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輓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安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  
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  
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  
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  
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  
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  
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

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  
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  
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  
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官關官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  
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  
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官  
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  
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欲於百姓  
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

卷之六

六

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  
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  
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日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  
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  
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  
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  
有言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曠聰明蓋謂此也臣  
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目頃以來在  
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  
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  
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  
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枕  
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  
氏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宗一人乃以韋  
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  
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眾以為然  
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宜慰之父老曰  
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

卷之六

六

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  
史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滄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  
與李輔國執鞶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  
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  
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  
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  
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  
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  
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  
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

論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宜肯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倅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

史書卷第六

入卷

九

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李光弼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列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官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思怨上與張均張瓘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均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官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貨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剽苛急百姓愈騷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晟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

史書卷第六

入卷

九

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遷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濟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

裴冕

六

五

五

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厲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焉此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

裴冕

六

五

五

貨泝漢而上至平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  
 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棗城祿  
 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  
 山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  
 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  
 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宏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  
 回訖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論城郭諸國許  
 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  
 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為誥表疏  
 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  
 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  
 及玉冊詣靈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  
 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  
 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宣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  
 省之禮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  
 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  
 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  
 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為招討節  
 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

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  
 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虜性得所欲則肆為殘虐人  
 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  
 雖腹心雅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  
 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跲首  
 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間輒東走關里至空都  
 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  
 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嗜聲色財利車駕已得  
 入蜀終無進驛之慮帳下李豬兒者本降豎幼事祿  
 山甚謹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  
 右共舉之豬兒為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  
 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  
 得疽疾尤下踈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訶辱豬  
 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  
 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為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  
 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  
 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  
 為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豬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  
 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  
 召羣臣劄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下

以大刀斫其腹祿山肯捫佩刀不得振懼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即死年五十餘包以瓊罽埋床下因傳疾甚偽詔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偽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昴章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又死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瘞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

之毋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成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為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配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曾具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

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借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具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顏真卿扼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笑素畏回紇既合驚且語王

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恩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眾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嶮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闖回紇自南山緣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解籍籍滿陝登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之

此處正  
美則子  
孫則吹

結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郡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  
 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  
 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  
 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始  
 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  
 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  
 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  
 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趙范陽其從慶緒者  
 廣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  
 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洺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  
 史書卷之六十一

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自裨校等數數為國間  
 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親澣澣沼汎樓船為木嬉長夜  
 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違白衆共督沮之希德  
 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為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  
 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數慶緒以崔乾  
 祐為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復悍少恩上不附是時  
 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  
 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呂誼上言諸  
 陷賊官皆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西  
 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  
 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  
 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  
 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  
 一百次三等流貶斬建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  
 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垆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  
 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垆死何面  
 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垆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  
 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  
 者言羣臣在勦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  
 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  
 緒攻衛州途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  
 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  
 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戰王師偽却慶緒逐之  
 遇伏而潰慶緒走子儀引軍躡賊愁思崗賊復敗  
 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  
 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  
 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次安陽水灌城中棧

資養集卷之六 六 卷

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屠  
 松飼馬墮擄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  
 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  
 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  
 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為兄弟  
 還其書慶緒天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  
 陽橋戢殺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餼尚十  
 餘萬石石者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  
 乎通儒尚泐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為  
 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

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探甲  
 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  
 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  
 之思明志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人子殺父求位  
 非大逆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  
 緒數日周萬至萬至進曰慶緒為君矣宜賜死乃并  
 四弟謚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勝之思明改葬祿  
 山以王禮偽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為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  
 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高尚者雍奴人毋  
 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  
 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  
 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訖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  
 平太守薦諸朝費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為  
 才置門下家事一谷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  
 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內  
 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寐是親愛遂與嚴  
 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  
 所下赦令皆尚為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偽侍  
 中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毋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

資養集卷之六 六 卷

神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

知所為孝哲鐵籠素具徐為紉旋祿山大悅尤能先

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

將軍賊備位偽拜殿中監開廠使爵燕王與嚴莊爭

寵不平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鄭季陽慶緒之奔莊

懼為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以安南都護

附陽國忠官將軍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

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安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

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寔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

遂貶云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夏州突厥種姿癯露肩有偃背廠目側鼻

寡鬚髮躁健謫牧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

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焉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賊

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

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

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

遷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

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

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

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

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

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盜請備之主潛師

迎犒殺其眾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

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

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

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

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

明逃山中再閱旬衰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

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

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  
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  
兵馬使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  
守范陽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遣思明攻常  
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  
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會李光弼收常  
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  
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  
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  
引還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  
卷之三 李光弼  
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  
張甚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藏  
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思明  
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拔景城招樂安降  
之遂攻平原顏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入博平遂圍  
信都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  
明使從則論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  
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  
兵所嚮縱其下推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  
黎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

殺人以為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  
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強猶然有噬  
江漢心以精卒五萬昇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  
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  
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  
光弼使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  
走樂平思明攻取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為  
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眾得還太原時光弼固  
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  
馮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棗它載禁府珍寶貯范  
卷之三 李光弼  
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強惘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  
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  
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  
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  
公貴且賢無待下為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  
我言之對曰昔祿山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  
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  
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  
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  
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

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牧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衛官敬俛招之。遂令衛官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大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願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

通鑑纂要

六十一

五

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蓋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卽付鐵券。不了

通鑑纂要

六十一

五

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既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况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脩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是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罔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

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  
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  
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鷲為司馬  
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眾欲遂西畧虞根本未  
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  
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號范陽為燕京  
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  
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番西有  
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  
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  
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  
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萬志自胡良河圍  
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叙冀州刺史董秦等梁浦田  
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  
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艘思明  
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  
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  
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鉅擊  
兗鄆薛華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  
於北却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

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自出陽繼進朝義攻陝敗  
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忿召朝義并駱悅許季  
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  
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  
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  
違我今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  
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  
等被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  
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  
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  
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  
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荅  
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區優相謂  
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  
數人共指區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廡下將乘馬走  
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高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  
曰且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  
大呼懷王三曰囚我何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  
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  
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悅畏眾不厭殺死

思明以禮舉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  
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長子  
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思那玉圖朝清  
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醜過之養帳下三千人  
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日聞上欲以為皇太子且車駕  
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  
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  
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偽北朝清  
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  
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為長史朝義使  
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為  
幽州節度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畧才  
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  
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為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  
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僕固懷  
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屯池  
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  
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  
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  
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為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

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  
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  
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搆河北先  
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賊可待  
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  
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  
俘賊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偽節度使張獻  
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  
能敵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間并至無烟方洄寒人  
皆連紙梳書為裳榆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  
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倚角  
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乘車  
為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  
王師逐之爭寶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敗  
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隔四旬賊入賊入奔  
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  
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  
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強不遠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  
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為託承嗣頓首流涕將  
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

遷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  
 人家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  
 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  
 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  
 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  
 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  
 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  
 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旣  
 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  
 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第稍辭  
 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  
 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  
 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  
 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  
 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  
 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令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  
 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  
 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子勝掠  
 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

李光弼

李光弼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一  
 唐僕固懷恩 附來琪梁崇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錢勒九姓大首領  
 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  
 蕃州以僕骨歌濫授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再  
 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關曉識戎情部分謹嚴  
 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  
 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千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  
 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  
 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  
 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投歸懷恩怒叱斬之將  
 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肅  
 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懷恩與燉  
 煌王承案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  
 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  
 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  
 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  
 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  
 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  
 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者賊氣沮旣合戰以

李光弼

李光弼

回紇夾攻賊戰解脫甲援矛直搗陣殺十餘人衆驚  
靡亦會李嗣業屠關賊大崩賊會日暮懷恩見王曰  
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  
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  
得泉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  
邊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  
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  
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  
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  
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  
法于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副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川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  
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爲將太清妻有色瑒劫  
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  
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  
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  
濟後至新熹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色邑不  
藥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印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

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虜右  
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  
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昏故以懷  
恩女妻之火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文爲可敦寶  
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  
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  
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  
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大原可汗大  
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  
王以元帥爲中平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  
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  
自固懷恩障西原多張旌楯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  
緣賊左兩軍舉旌爲應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  
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垣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  
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  
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  
奪兩盾賊牌易大軍乘以入衆驚不止朝義敗斬首  
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  
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  
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

冀等眾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眾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眾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

東華李繼生

不備

廷王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偽黨敬崇朝義懼率殘眾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發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絳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

東華李繼生

不備

五

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瑒與一子五品官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強固不肯爲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強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姪沒於軍九族之內千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蒐及幹朽骨  
罪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據  
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護邪之黨  
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琇躬復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琪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忠義錄卷之六

李光弼

六十一

云與驛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卽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瑛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卽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勦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  
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  
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  
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贖之衆  
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  
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  
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

忠義錄卷之六

李光弼

七十一

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  
 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登  
 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  
 中書令大宰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蕃十萬人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瑛蒸渡  
 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我  
 皆為我子今反為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  
 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  
 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  
 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  
 遂將其衆擊推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  
 聞之自永壽逃歸使蕃軍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  
 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京州哭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  
 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  
 諸蕃號二十萬人寇吐蕃自北道通醴泉搖奉天任  
 敏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  
 累蓋屋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  
 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

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  
 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  
 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  
 并部將張韶徐琳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  
 眾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  
 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  
 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  
 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  
 儀分兵隨之破其眾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請李抱玉  
 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拏命士  
 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為  
 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  
 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  
 紇云  
 來瑛邠州人也祿山反以為為潁川太守賊攻潁川  
 方積粟多瑛宗輝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瑛能撫訓  
 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徙瑛山南東道襄郃均房金  
 商隋郢唐復十州節度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  
 於魯山戰汝州獲馬牛索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  
 詔瑛還瑛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誠留已而外示

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誣王仲昇等  
皆言瑱得志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  
鄧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為賊禽初仲昇  
被圍而江陵呂誣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  
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  
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鎮淮西十五  
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裴襄鄧等七州防禦使  
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眾固  
留代宗復立授襄州節度密詔茂圖之茂自均州幸  
眾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

裴襄鄧唐復隋

呂誣

王仲昇

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茂以兵協代是無名也茂知勇  
非公敵而眾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  
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茂督軍五千陣穀水  
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  
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瑒北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  
偽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瑒走旗下薛南  
陽曰請公勒兵弗戰乃以三百騎為奇兵倚萬山出  
其背夾擊之其眾幾盡茂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  
師瑒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瑒乃告與巫祝言不順

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瑒與賊合故陷帝積怒遂下  
詔削除官爵貶播州尉員外及鄂賜死裴茂者始以  
蔭為京兆司錄參軍瑒鎮陝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  
為行軍司馬遇之甚厚及瑒私漢上茂欲得其處故  
背瑒言狀帝倚以圖瑒而性輕禰少謀師與給用無  
節及歿有詔流費州至監田賜死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方能舒鉤後為羽林射生事來  
瑒瑒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成福昌南陽瑒誅成者  
潰崇義自南陽勸眾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為  
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眾

裴襄鄧唐復隋

呂誣

王仲昇

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  
正已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繫結然獨以地補兵  
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白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  
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聞豎諛遂延辭召  
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輩盈矣若何欲見  
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  
子郭普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崇義益不  
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平  
章事賜鐵券推其將蔣某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  
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杜何滿乃受命某奉詔不敢

發諸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  
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  
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  
兵徇襄陽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  
井死傳首京師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戰河北，有  
勞。及忠臣為淮西節度使，因畧備裨忠臣，合殘好色，  
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  
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節之忠臣復以惠光  
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為眾所服，因眾心  
怨怒，與大將丁嵩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  
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  
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穎二州。徙鎮汴州，  
加希烈同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  
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  
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已有上，乃思承  
言，時承為河中尹，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  
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  
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圍境，所有而去。承  
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  
許恭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  
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  
 朱洎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  
 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洎等與  
 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洎與  
 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  
 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  
 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疎傲故大言好

論兵中書侍郎闕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  
 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  
 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又  
 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  
 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耿介無  
 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污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  
 當我何相輕也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  
 官軍數為所敗邊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  
 陽峭洎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  
 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宣諭時朱洎王武俊田悅李

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  
 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  
 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  
 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  
 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大師觀此事勢豈吾獨  
 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  
 求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其卿出上以龍武大將  
 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郿寧涇原舉  
 天好驍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

行至邠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  
 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則武關  
 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  
 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  
 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  
 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  
 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  
 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  
 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  
 伊慎為刺史王錡為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鉉

遇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舒驥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使玠愔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驍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獻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加水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舒驥為之副帝初行統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舒驥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

希烈守將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唐叔所殺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於滄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關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為亂上西狩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條害臨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服為盡死希烈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

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墜墨縑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泚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殲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越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鞘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安州為南關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狗

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將守霍丘秩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蕪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蠟丸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竭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財防他盜耳庸何鑄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

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  
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  
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  
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象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  
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  
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  
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  
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宜  
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  
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率眾歸國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劉洽  
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瑑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  
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  
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  
恆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  
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  
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珣為汴州刺史  
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

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  
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  
女顧曰慎無成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  
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奴媚者以  
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  
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  
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  
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  
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西希  
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  
淮西節度使俄為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竇亦  
死

朱泚用李忠臣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柘城使  
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  
軍中與弟洎並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  
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為節度使  
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為下所殺眾未有屬泚眾  
方外屯而洎主牙兵尤狡諂乃潛諭數十大呼軍  
門曰帥非朱公莫可眾愕眙因共誚泚推知留後遣  
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  
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謝遣洎將兵西防秋代宗悅

朱泚用李忠臣

朱泚

章

朱泚用李忠臣

朱泚

章

賜禁中兵以為寵代李抱玉為隴西節度副大使仍  
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鳳翔建中初  
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  
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懼劉文喜  
因劫眾以亂請留秀實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  
合兵二萬乘城使柝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  
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  
詔泚懷光攻之帝為減大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  
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別將韓游瓌曰  
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為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  
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眾曰始吾屬為文喜求節度  
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蜃而為異俗乎海賓眾  
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  
還屯進拜太尉洎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  
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  
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  
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  
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  
帥次涇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眾怒不  
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

能持身躡白刃，今瓊林大盈庫寶皆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人二綠士，愈悖射。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為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絲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備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

史 卷之三十一 六 帝

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闕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舍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可

共取富貴，謀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綱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關，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

史 卷之三十一 六 帝

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備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休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紘以勇畧，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

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  
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反遂  
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  
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宥情發挺擊  
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干  
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帝位于宣  
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  
十餘通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  
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拜令言闕內副元帥忠  
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

太子以洎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  
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蓋哀結蒲  
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  
品葬焉泚旣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  
日月鏡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  
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踏榻前瑊引  
卻日月尼追退伏兵關射日月殺之泚恨恨其毋不  
哭罵曰美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  
忠臣留守於是賊率韓游瓌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逃  
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爲樓車百尺下觀城中靈

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  
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  
召將相議道所從山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  
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和城而行營於城東北  
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虛犯曰漠谷道  
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  
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  
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  
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犯曰陛下行師豈  
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

等自漠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  
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  
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會劉德  
信高乘香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恩子陵  
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  
觴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  
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  
如雨晝夜不悉凡決日黎整圍城城中死者可籍入  
心危喘或夜繩出投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  
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

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責大臣  
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袍及韋冒之  
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盧蒙華周置之運薪  
土其下將塞陞帝召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  
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械使量功  
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借  
往有急可奏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賊搆雲梁所  
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  
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監城但以忠義感  
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掘去

卷之三

六

天朝

被血而戰愈勵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  
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  
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  
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  
二帝亦太息歎歎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  
兵五萬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  
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  
泚引去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生言朱泚  
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  
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

以百口保其不及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  
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妻公輔諫曰  
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  
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  
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  
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  
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  
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  
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  
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

卷之三

六

无

圍城帝卒不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  
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  
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  
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  
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  
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始奉  
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稊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  
父老爭上壺食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  
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  
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

人朱重耀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  
孫知古諫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  
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春正月癸  
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  
人不吝改過朕嗣復不構若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  
草莽不念幸德誠莫追於旣往永言恩愍期有復於  
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  
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  
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  
情未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典戎

卷之八

八

徵師四方饋餉千里賦車藉馬遠近搔然行齋居迭  
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胃視莫  
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汙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  
多污暴令峻于涿水疲疇空於村軸轉死溝壑離去  
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  
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忝貌罪實在予  
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不得更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  
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

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  
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  
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  
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  
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  
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  
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  
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  
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  
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

卷之九

九

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朱  
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  
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  
兵強財富遂謀稱帝或語泚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  
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土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  
隅幸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  
日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  
斛鞭朴流離上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暉李  
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土在外而弱維絕  
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

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常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齊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入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廼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齊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歎歎而返廼聞上幸山南博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隱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

卷之五

八

重九

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教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遞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日以此衷歸希倩復入曰臣愚福罪當死願死軍前

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闕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本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兩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起諸將捕賊懷

卷之五

六

重九

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瀘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潭城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清河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鑿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侵強士益附而潭城又擊破賊將於

武亭川斬計萬級最率一連城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  
展薄光恭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  
軍遷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  
于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  
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  
泚扶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  
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  
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  
武城田希鑿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  
其門希鑿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見子弟亦哭宋膺曰其妻哭斬矣泉止哭泚更舍逆  
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  
宥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鑿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  
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  
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  
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  
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  
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朱重耀者事  
泚最親近泚呼為兄會窮冬大雨泚欲變鴟殺重  
雁以王禮葬賊年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

大夷滅初源休為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難  
能結生恩大太原奏為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借號  
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吝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  
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師不利喜見眉目  
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謀二人爭自比蕭  
何休願令言曰成秦之業無如我者我視蕭何子當  
曹參可也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笑謂為火迫  
鄭侯令言者始應募隸涇原節度馬勣府後為節度  
使既扶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為宰相所抑  
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  
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唯李日  
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為潛龍宮徒珍寶實之人  
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鑿之道欲因事誅之  
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  
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  
晟晟屢入晏將還師婦謂希鑿曰吾夕留此諸將故  
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管飲也希鑿等詰管酒未行  
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魯里諸將以次言無罪  
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去斬而瘞之希鑿

坐屣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憲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于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李忠臣本名董泰平盧人也安祿山爲幽州節度忠臣爲平盧軍先鋒使祿山反與其僮輩密議殺節度呂知誨立劉正臣爲節度以忠臣爲兵馬使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葦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洽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遇之轉

李忠臣傳

卷六

忠臣

戰累日甚文肅可謂壯烈矣大變後量以上下軍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兼御史中丞淮西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隆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諸道多不特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卽令整師師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日吉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卽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將太清等討平之大曆二年加檢校工部尚

書實封通前三百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姪悅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悅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張惠光爲衙將恃勢兇虐軍中苦之數有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爲節度副使令惠光子爲衙將陵橫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騎射羣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少將丁勗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

李忠臣傳

卷六

忠臣

以膺逐忠臣單騎赴京師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及朱泚入關忠臣臣於泚泚平被誅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為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為都虞候勇警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為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眾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兵迎

李懷光

史九

畏劉文喜者因泉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計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甫卓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絕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

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救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奸臣限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濟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

李懷光

史九

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敗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諳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蕞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

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  
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殺罵贊  
曰爾何能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  
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  
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  
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  
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  
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  
太尉賜鐵券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  
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

平也

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  
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  
果欲反邪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  
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  
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  
乃者言不反今日援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  
泚取富貴引軍還邪懷光曰名振痛心矣命左右  
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容部成

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  
光子瑾瑾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  
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召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  
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  
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  
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廣

三

有審景瑋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  
朝臣渭北有竇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眾及地授之  
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  
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  
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  
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  
自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

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  
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將  
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  
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助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  
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  
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助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  
多然葉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

李肇

卷六

三十一

手擒之用誠子在助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什  
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  
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助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  
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  
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奪服勛送  
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助表其首復  
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  
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壽孫福率  
輕騎火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

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  
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  
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  
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  
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  
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分  
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  
數懷光罪惡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  
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宜罷免授以太子太保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

李肇

卷六

三十一

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  
官高程數勸懷光歸歛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  
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  
保勅諸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  
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  
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  
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諒宜詔未畢  
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  
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

邪詔所司貯緣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斬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瑊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瑊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貴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瑊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

唐書左編卷九十一

李瑊

者誠惜瑊也卿至陝誠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染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瑊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瑊盡殺其弟瑊弟死故懷光無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一

唐書左編卷九十一

李瑊

李瑊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未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并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朱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

宋史

卷九十二

宋史

宋史

宋史

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奉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讒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

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特雍每言事邦昌前親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宣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并僞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若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王

秀

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焚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徇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甲

秀

邦昌王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邦昌率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脇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徒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遠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

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實授節度使渾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披入福寧殿夜餽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棄與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教邦昌罪賜死渾州李氏杖春配軍營務時雍棄哲斤僞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廉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管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管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劇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遠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歎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舡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白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歎望淵既薦正彥復撤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木

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子  
 子頭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傅幕  
 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激言之徵不  
 世脩退為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  
 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  
 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  
 所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  
 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  
 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  
 淵退即梓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

卷之三

宋書

本

道人圖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既  
 所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  
 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遣  
 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  
 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  
 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即內  
 米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  
 關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  
 苗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選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  
 珪會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卷之三

宋書

八

履衛士擒至關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  
 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傳  
 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太位將來淵聖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總出樓下委曲  
 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官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論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

宋史卷之五十一  
八  
宋高宗  
九  
十

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今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因呼其眾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願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兄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

此可為後圖耳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兄宜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傳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

宋史卷之五十一  
八  
宋高宗  
九  
十

后語上曰顧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議事賊亦不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軍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備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

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脩爲工部侍郎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徵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制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驛吳江深慮敵人指爲囊隙與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需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

史集卷之三

八

十一

臣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恐軍變乃與東野商量先擬犒賞錢與人將舊赦於樓上宣之浚遣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榘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傳賞蠟書遺浚及呂願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撫願浩子也時願浩爲江東制置使願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

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即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迷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賁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至平江

史集卷之三

八

三

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俊間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純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嘆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兒請移躡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

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為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為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兇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蠟書論呂願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節制平江府常秀

宋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主

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上言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君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

逆易特反寧願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羸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沉鷲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是日呂樞密至江寧願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翰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遣書二兇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翰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主上親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成國不宜固執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命且遣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捨俊無以彈壓欲欺賊使不致疑矣已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為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熱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驪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

宋書

卷一百一十八

古

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賊曾擇監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府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論止之馮轄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轄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轄詞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論轄曰張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卽遣還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勸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遣劉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光世書諭以勸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兒徽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媢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賣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解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墻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說言嘗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方相輔語今早來詞旨甚切

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卽遣請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卽進兵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轄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發平江丁酉馮轄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皆聽命焉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王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屏左右

周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泉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  
違天忤人可直取浚頭顧歸賊聞以觀察使求浚即  
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世  
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  
甚振浚慮傳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  
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已亥張浚復遣  
馮轄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  
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  
郎其執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  
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

卷之三

十一

遜位之說則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  
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  
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  
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  
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顧  
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  
測翁愈於抱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  
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  
浚以今天下幸且內降詔書畧曰永惟內禪之初恭

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  
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  
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艱  
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新除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  
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  
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  
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柳  
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

卷之三

十一

書舍人李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  
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  
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噉羨不覺覆羨于手初傳得  
浚手書即請絀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  
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勝  
非見其悻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  
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傳正彥  
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訪聞朝廷  
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二  
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

干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發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喬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母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

史記卷之三

宋書

卷之

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賁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日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抗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入城翌旦與傳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轡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麻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為之會見望

致意傳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轡由所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郵筒舁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願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邪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掉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

史記卷之三

宋書

卷之

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轄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轄議復辟轄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遼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願浩浚傳檄中外曰逆臣苗傅射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間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非所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揚榜闡市自

史纂左編卷之二

八 夫曹

主

一

稱曰予祖宗諱名會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偽命及專擅收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乙巳制曰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司軍事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傅面頰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遠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戎之使旣無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

史纂左編卷之二

八 夫曹

主

一

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庶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

史記卷之編卷之三

八 宋書

五十一 後

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王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不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

西廊指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泉情大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草狎至復辟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太皇后嗣君宜立為皇太子苗傅請以王世脩為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狗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

史記卷之編卷之三

八 宋書

五十一 後

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倬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翎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闞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箛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死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

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傳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翊、苗瑀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諭從之。癸丑，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鞫王世脩于軍中。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御營中軍統制，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苗傅犯壽昌縣，所至虜居人，黥以為軍。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丙寅，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

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由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戊辰傳犯玉山縣辛未屯沙溪鎮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途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麾下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倍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瑗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

史記卷之三

書傳

卷之三

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瑗遂渡江之洪州屯駐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傳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傳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傳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

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傳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傳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傳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眾出降復用其

史記卷之三

書傳

卷之三

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周望傳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眾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雷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傳衍政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檣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  
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  
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為  
四川安撫置制使陞辭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  
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  
之四年挺卒密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宰  
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  
命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  
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為殿前  
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  
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賫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  
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  
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  
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  
敵而侂胄以總計謀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吳越世家

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  
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  
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  
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  
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曦陰遣  
使送款于綱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  
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  
使程松至曦不庭奈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  
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  
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  
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  
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  
募關之戍敵由版開谷遠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  
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  
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  
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  
程松求援于吳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殿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吳越世家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松自興元至趙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  
慶以書抵職身履禮稱職為蜀王職以札封致倪松  
望見大恐疑為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顧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職不上其捷遂與州翌日職召  
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聯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  
孝門戶一朝掃地矣職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  
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職北向受印三年正月職

職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

職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  
月為元年職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  
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職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  
遣將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過王師僭聞職反  
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之僭納其說吳玠為  
職謀宜收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成自斃其髮  
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  
僞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悉棄官去監興

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職乃陰與職將張林及忠義  
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  
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  
內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  
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  
曰非先王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  
等十數人謀誅職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  
靈但職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  
生欲奉安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丙

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既昧

聖賢之戒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  
在不赦二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  
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  
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職衛兵  
千餘聞有詔皆奔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  
入內戶職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月中職頰反撲  
貫什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職始縱貴貴遂斫  
其首馳告丙宜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  
城中市不易肆盡收職黨殺之衆推丙權宜撫使巨

源權參贊軍事丙陳職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  
功狀上疏自劾待罪由職首及違制法物與職所受  
金人詔印送朝廷職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朮高  
琪奉冊于職未至而職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職反  
大懼與職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  
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  
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職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  
推賞書皆未達而誅職露布已聞朝廷大喜職首至  
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職妻子家屬從嶺  
南奪職父挺官爵遷職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  
史系左編卷五十一 六 墓 壹 新

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  
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  
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  
械送闕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  
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元李璫 附王文統

李璫維州人李全子也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尋攻宋揚州敗死璫遂襲為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璫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遣璫取漣海數州璫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克捷之功世祖即位加璫江淮大都督璫言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諜見許浦射陽湖舟楫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璫以賞將士有功者且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李璫

賞銀三百錠降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璫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將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得奏論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固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母或妄動璫乃上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有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一州復破夏

賈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遶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為備哉臣昨追賊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光山取壽泗以亳宿徐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秦等功第狀詔以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璫輒發兵修益都城塹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李璫

且報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於許浦將攻漣水詔遣阿朮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益兵赴調璫遂請節制諸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璫專制山東者二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其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為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于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璫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

其黨遂寇蒲臺民聞暨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窟山谷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聞瑄反遂下詔暴其罪命諸軍討瑄以瑄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瑄盜據濟南命史樞阿木帥師赴濟南瑄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瑄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瑄自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瑄不能制各什伯相結鎚城以出瑄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卽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家并誅焉

王文統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通于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璵璵與語大喜卽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璵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朱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卽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

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馮福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及振旅還宮未知可否何若且以往事急於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効用董文炳等爲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稅課所官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其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實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伴等之不欲使朝夕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

祖侍世祖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  
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  
世祖不懌而罷先是璵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璵人白  
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堯與璵通音  
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璵為逆積有歲年舉世  
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  
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  
螻蟻之命苟能保全保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  
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璵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  
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  
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璵久蓄反心以臣  
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璵久矣第緣陛下加  
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為是言姑  
遲而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  
遇汝不簿何負而為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  
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伏誅然文統雖  
反誅而元之立國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為  
多云

史記左編卷三 八 李璵 元

元 李羅

李羅和魯之子也從父討河南妖賊劉福通屢立戰  
功父討賊曹濮既歿李羅引兵退駐井陘口至元十  
八年命李羅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  
管諸軍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九月命統  
領諸軍夾攻曹州遣叅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李  
羅自北門入四門並進克復曹州十九年詔李羅移  
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  
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時有楊誠者  
據蔚州李羅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  
卒回駐大同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典和思忠奔潰  
七月擊敗田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  
達漢人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欲得真寧遣兵自石嶺關  
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李羅守真寧  
察罕遣其部將以兵來爭李羅部將戰敗之二十一  
年正月命平章答失往諭解之李羅罷兵還鎮九月  
命李羅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李羅  
遣裨將也速等招兵五萬戍大同陞李羅太尉位居  
一 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

史記左編卷三 八 李羅 元

良朝伏兵大破之二十二年李羅復南侵擴廓所守地遂據其定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李羅令留軍中而太子屢索之李羅匿不發二十四年李羅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佯為不知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詔罷李羅兵權四川安置李羅殺使者拒命遣將會知樞密院禿堅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也先提督與禿堅分院之地相近因殺及其親里構成嫌隙也先乃請禿堅詆毀朝政李羅與禿堅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以李羅搆兵跋扈今乃與禿堅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之李羅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禿堅四月入居庸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窟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禿堅自建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李羅為太保守禦大同以禿堅為中書平章李羅還大同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廓兵保障京師詔擴廓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

卷之六

李羅

皇

帝

廓自其父察罕在時與李羅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乃大發兵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李羅率兵與禿堅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魯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關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太子亦馳入城鎖住脇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李羅兵至駐建德門外欲進襲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為之泣乃賜宴就命李羅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數月間誅狎臣禿魯波迪哇兒等罷三宮不急造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承制調遣嶺北北肅遼陽陝西及擴廓等軍進討李羅李羅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禿堅率軍討上都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軍也也速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悖逆中外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

卷之六

李羅

皇

帝

大將軍以忠之遺驍將姚伯顏統兵出禦至通州河  
溢營亂橋以待也述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  
殺之李羅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李羅先  
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  
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  
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  
士上都馬伯達兒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禿堅遣  
人來告上都之捷李羅起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  
伯達兒自梁中奮出斫李羅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  
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母妻及  
其子天寶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  
使函李羅首往太原詔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俱罷  
歸九月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老的沙皆伏誅  
初李羅犯關太子出居興寧奏除前廉訪會事張楨  
贊善初擴廓將輔太子入計李羅遣使傳太子旨賜  
前廉訪會事張楨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  
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  
區所有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襄漢荆楚川蜀遙  
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  
王得不思廉頗之於趙寇賈之於漢平京師一殘假

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等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  
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  
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  
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  
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  
出公據國至干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  
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  
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知辨  
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  
天之所廢不驟也縱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  
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狀  
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  
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謀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  
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  
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  
寄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  
而熟計之哉擴廓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

漢馬何羅

侍中僕射馬何羅初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史集卷之三

八

馬

何

羅

何

羅

金大興國阿里出虎僕散忽土

大興國事金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與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與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詭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與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與國趣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與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與國既而知有異心可與謀乃召至臥內令解衣欲與之俱臥意有所屬者與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太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撈既又殺阿撈遂以賜我我深以憂奈何與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若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若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何如與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與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乘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與國先取殺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既立以與

史集卷之三

木

大

興

國

阿

里

出

國為廣寧尹賜鐵券改崇義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廢  
于家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興國與海陵同謀弒  
逆通誅至今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徒單阿里  
出虎為兵部侍郎與海陵父宗幹世為姻家皇統九  
年阿里出虎與僕故忽土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  
弒熙宗欲得二人若為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  
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兒暴聞其言喜甚曰  
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  
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  
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

史集卷之三

太宗本紀

中

一

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升忽土次之熙宗  
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立以阿里  
出虎右副點檢子木斯刺尚榮國公主加附馬都尉  
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  
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  
屬少忤其意輒笞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  
遂以馬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  
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  
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木斯刺焚其屍投骨水中僕  
故忽土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為十人長

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為內應謂之  
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  
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  
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  
必得君為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  
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眾皆却  
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  
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  
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既即位忽  
土為左副點檢賜鐵券封王拜大尉樞密使海陵至

史集卷之三

太宗本紀

果

一

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宮宮徒單太后所居也  
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撤八反海陵命忽土與  
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  
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遂族滅之  
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  
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  
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群僕侍御  
之臣矣海陵弒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為之扼  
擊皆出於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

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  
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  
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  
悟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  
衛持思察其非常海陵憐而殺之皇統末年群臣解  
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羣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  
如辭不失持忠者矣詩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  
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金紇石烈

金紇石烈執中充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節度使  
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撥行  
省汴京伐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  
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執中率兵二  
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  
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精騎  
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  
斬及送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  
陰進兵圍楚州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授世襲謀克  
出知太原府復爲西京留守乃進遷右副元帥權尚  
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坐罪罷歸田里執中善結  
近倖交口稱譽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上終以執  
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  
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  
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幹轄烏古論  
奉刺謀作亂是時元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  
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鷄怒擲殺之遂妄  
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沒烈謀反  
奉詔討之八月二十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

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其黨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絳陽護衛十人長完石古乃聞亂遽召漢兵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指鑰開門納執中入宮蓋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明日以兵逼上出

史集左編卷五

金史

五十一

居衛邸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醜奴德州防禦使奪刺順天軍節度使六斤橫海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遣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宣宗卽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詔降爲東海郡侯元游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

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今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遂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等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高琪遂率所將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擊弓注矢外射不勝發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執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亂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亂

史集左編卷五

金史

五十二

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為大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念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徵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為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若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然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

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為右丞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宣徵使

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會書樞密院事章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幟手執英宗于臥所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九十三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淮揚廣務司春坊右司諫黃翰林德慶廣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北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四書五經

武進左 燕校正

莽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

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蕪大澤鄉會天大

兩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言念鬼曰此教我先

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

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

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今毋斬而戍死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謀林公子扶蘇

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

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

蕪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

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

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

曰將軍身被執斃代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

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

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

以西擊滎陽陳人武臣張耳陳餘趙汝陰人鄧

示徇九江郡此時楚兵數十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勝殺嬰今魏人周市北狗魏地廣圍滎陽  
 李由為三川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  
 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嘗  
 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  
 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馬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  
 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  
 走灑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  
 武臣至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  
 耳子敖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  
 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  
 西兵使使北狗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  
 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狗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  
 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  
 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善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  
 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  
 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儻殺狄令自  
 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  
 陵君咎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  
 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互反勝乃立寧陵君為魏王  
 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  
 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乘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  
 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  
 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  
 破之五逢亦走陳朕誅鄧說朕初立時陵人秦嘉誅  
 人董緜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  
 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

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  
武平君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  
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  
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英礪謚曰隱王勝故  
渭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  
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軍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引  
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  
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儂殺公孫慶秦左  
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丘復聚與番盜英布  
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坡復以陳為楚會項梁  
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  
皆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  
涉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

秦嘉自為楚王

五

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  
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  
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  
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  
今之不是者繁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  
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  
為勝置守冢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絕

秦嘉自為楚王

才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遠。諸靳獄。據曹咎書。抵櫟陽獄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數日。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驚伏。

史記卷六十五

七

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謀吏論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詔署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特其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狗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為陳勝。狗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燔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道。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推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蹠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

史記卷六十五

八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驚伏。

追至胡陵嘉選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粟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史記卷九十二

九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儵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儵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儵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趙齊兵俱西榮曰楚殺出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

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

史記卷九十二

十一

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  
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  
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  
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  
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  
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盞飲酒  
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  
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  
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

史記卷六十五

十一

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  
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墻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聾服莫敢  
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  
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  
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  
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  
諸侯將入棘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  
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記卷六十五

十一

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  
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  
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  
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畧  
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  
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  
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  
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  
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  
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  
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  
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  
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  
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  
卒徃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亾狀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  
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  
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  
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  
沛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夜擊阬秦軍二  
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  
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咸西鴻門聞沛  
公先破秦入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一

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  
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  
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  
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  
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楚噲得免語在高紀  
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  
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  
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  
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  
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天  
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破堅執銳首事  
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  
也懷王之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  
尊懷王為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  
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一

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  
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  
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  
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  
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  
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  
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  
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  
佐諸侯從入關立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

史記卷六十五

六 項羽

去

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  
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收趙入關立都為齊  
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  
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  
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  
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  
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

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  
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  
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  
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  
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

史記卷六十五

六 項羽

去

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王  
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友之趙  
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  
屋皆隄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  
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

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  
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軍皆南  
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為不流漢王乃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  
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  
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  
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

史記卷九十五

八

七

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  
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  
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  
在陳平傳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  
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今周苛縱公魏豹守滎  
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  
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王亦引兵北圍城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  
城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獨與  
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  
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廬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  
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  
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  
之外黃今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

史記卷九十五

八

七

外黃恐故且降符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  
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  
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界  
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  
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  
今不急守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

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通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洵洵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羽今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閭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

項羽

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今騎將淮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圍山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部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

項羽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  
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二兩騎乃謂騎  
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  
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  
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  
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  
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

史記卷之六十八

元

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  
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鬚  
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  
為公德乃自到王鬚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羽相殺者  
數十人最後楊喜曰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  
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  
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  
侯賜姓劉氏

###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  
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  
不愛藉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領銳角方瞳子黑白  
明澈煬帝見之謂字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  
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盼不常無入衛宅  
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  
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  
蒲鶒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  
見千道接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

史記卷之六十八

五

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  
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  
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  
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驚敵我不如公舉天下  
英雄取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  
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  
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  
林一道爾若鼓而入前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  
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  
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

井坊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緣函嶺東制諸夏  
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密因近起便先取東  
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  
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  
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  
所戰必克自謂功在且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送  
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  
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為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  
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  
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會左武侯大  
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  
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苟或止魏  
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  
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  
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  
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成  
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  
弘農宮密曰今始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  
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  
不能拔引兵至閿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為邏所

史記卷九十三

李密

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蒞臨  
今尚可以計脫何為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今出所有  
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桂漸弛益市酒  
飲笑譁諱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  
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為智遠  
教授諸生自給薪薪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  
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  
大俠王季才家為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  
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  
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  
連空棄關輔此實創項樞典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  
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  
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囚讓計曰今廩無見糧難以  
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饋穀待士  
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  
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  
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  
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為  
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  
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二年讓分兵與密別為

史記卷九十三

李密

身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感髮號令士皆若負霜  
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群  
豪統與公宜先天下接除群凶寧常割奪草間求活  
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之百萬之衆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  
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  
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  
乃為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  
伯當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李密

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寺乃推密為王建號  
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  
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周四  
十里居之廣造雲檣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  
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  
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  
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  
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  
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  
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

密因襲取黎陽倉未安六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  
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  
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  
秦地阻山帶河項肯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  
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  
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  
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  
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  
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  
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

李密

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  
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太累  
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其旨以弒後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笑曰密陸  
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  
生一隙密適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  
勳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  
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  
水群飛赤縣在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稷棘矜爭  
頭苗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周原傳

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鞏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祿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漢卒十萬攻密世充管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

薄山地隘騎逐不得騎世充多短兵盾攢感之密軍欲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程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總乘衆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頰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頰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踏於牀前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安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介城密伏甲殲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

世充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二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

李密左編卷九十三

李密

元一

震懼有益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今元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冊拜密大尉尚書今東南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今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

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雷弒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瞑目為齟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筆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偽

李密左編卷九十三

李密

元二

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頃及縣堅壁化及勢窮掠及郡趙魏縣其將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弒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為世充所殺初化及留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執守之至是執東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送人于弘達

獻于伺伺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伺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輿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輕狼扈密自謂足倉可食賈潤甫諫曰人固本食人天今百姓飢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教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克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邢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克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克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今宣意於世克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克令丞宣言周公秋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威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史書左編卷九三 入李密 主 全

議裴仁基曰世克悉眾而三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還我且按甲世克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克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兩軍接埃霧集世克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克督眾疾戰先是世克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為世克所擒初邢元貞為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克留元貞守洛口會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貞必為公患密

史書左編卷九三 入李密 主 全

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克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克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克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頽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

史記卷九十三

李密

李密

李密

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頽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勸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棟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過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今不昆季盡行以為魏豈公

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頃首穴曾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孤鳴於旁惡之及將敗聲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曰日為晦屯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為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為

史記卷九十三

李密

李密

李密

光祿不意身自為此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諫曰李密狡獪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萬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

者密請與賈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舟揭賜食傳飲危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惟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憐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能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凌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

李密傳卷之三  
李密  
三五

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簪羅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朝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威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離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勸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槨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突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

李密傳卷之三  
李密  
三五

郗元貞之降也世克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  
杜才幹恨其背密偽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  
歸國

宋書卷九十三

李密

三

全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為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  
城侯克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諾喜俠節鄉人喪  
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  
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  
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  
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  
名為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  
人所贈子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  
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

宋書卷九十三

六

宋

刑

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群  
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眾伐遼  
東猶為所敗今水潦為災民力利散主上不是恤而  
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  
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於世詎  
為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  
以遠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斂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  
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為招亡兵及民  
無差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為盜安祖號摸羊  
時郗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渚間蓀人高士

達兵千餘屯清河郡上諸盜往來濟南者多剽殺入  
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其  
家建德至河間聞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  
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安祖為金稱所  
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眾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鷄泊  
然傾身接物其勢若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  
二年涿郡太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  
畧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眾  
思用奇厭伏群盜乃請士達守轡重自以精兵七千  
迎絢詐為亡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  
德遣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  
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  
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  
達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  
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  
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  
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  
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  
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遠自矜大禍至  
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

卷之三

元

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壁薄  
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  
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  
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皆葬焉為士達發喪軍皆編  
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  
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  
正本為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  
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  
兵畧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  
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  
於河間樂壽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  
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  
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  
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  
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  
相騰籍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復  
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  
間食盡聞煬帝遣琮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  
使人吊琮因請降建德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  
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徽纆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

卷之三

甲

襄建德亦為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乃  
將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  
君者且往為盜可安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  
忠臣乎即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  
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  
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  
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  
吾讐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  
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  
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我君而移其國仇不共  
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連戰破  
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  
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字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  
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  
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  
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為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貨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並有容  
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  
及報越王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  
裴矩為尚書右僕射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

史記卷九十三

襄建德

聖一

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番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  
境二年隋亦趨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隋洛州遂遷  
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  
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  
精勇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為  
鄭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  
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  
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  
使世勣守黎陽館王醜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為奴  
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  
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  
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交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  
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  
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  
德即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  
史陳君賓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大吠非  
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  
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  
曰王之大將高士與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與即

史記卷九十三

襄建德

聖一

降王以為可乎建德悟即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  
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  
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說自刈左右手乎後數戰不利  
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為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  
營建德陣營中填壘而出敗藝眾進薄其城不能拔  
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  
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  
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踞足相持勢也今  
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  
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  
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  
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  
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  
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  
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  
眾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  
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  
運糧沂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阜東原築管板渚  
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遣祭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  
翌日以騎五百規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

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  
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魄  
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預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  
弟世辯為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  
君廓以輕騎抄其饒執賊大將建德惧人情搆駭其  
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  
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  
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  
有三利乘虛搗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眾二也鄭  
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兄子王琬內  
史令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  
啗諸將以撓其謀眾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  
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眾議不得  
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  
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  
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  
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  
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  
示天下不信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鵠

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為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陰士噐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麾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窟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亘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為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我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齊書卷之三十一

齊書卷之三十一

齊書卷之三十一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賈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

齊書卷之三十一

齊書卷之三十一

齊書卷之三十一

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論乎遂斬之以其首祭于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擄掠還至太

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  
衆既寔成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  
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應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柰  
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

卷之三十一

王莽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難  
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  
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新縣今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  
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  
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

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  
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  
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  
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  
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  
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  
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  
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  
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

卷之三十一

王莽

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  
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  
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  
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  
主勸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  
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  
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筒中遂於鄭北設壇場  
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劉盆子等  
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

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啗皮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復  
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牛頭赤憤直暴履乘軒  
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崇雖起勇力而爲衆  
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  
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讜呼拔劍擊柱不能相  
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

卷九十三

列傳

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  
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  
殿上酒未行其中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  
者起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  
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兒戲  
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  
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擇聞之勒兵入格  
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  
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  
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根根捕

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  
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  
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  
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  
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  
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  
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  
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  
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  
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

卷九十三

列傳

五十一

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  
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崇  
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  
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  
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閣閉營自守  
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  
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  
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中  
兵馬最爲猛威衆號曰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

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  
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王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  
多得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  
夷反為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  
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  
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  
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稟街中禹兵敗走  
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社稷

岑等左補卷九十三 八 劉劭

至一

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  
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  
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燕  
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  
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  
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  
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  
光武乃遣破敵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

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  
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復敗  
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威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  
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  
得飽飲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

岑等左補卷九十三 八 劉劭

至一

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  
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  
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明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  
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  
恨也帝曰卿所謂鉄中錐鋒備中佼佼者也又曰諸  
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汗并竈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  
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  
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  
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益子賞賜甚厚以為趙  
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使使食其稅終身

史集左編卷之三

地李

書六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效術教授號太平道呪  
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  
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  
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  
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詐耀百姓遭蔽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烏聲獸心私  
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  
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  
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  
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

史集左編卷之三

張角

書六

師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  
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于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  
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  
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  
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  
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長吏多逃去旬月之間  
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  
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  
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  
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  
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  
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  
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  
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東軍  
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  
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  
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

卷之九十一

八

漢書

卷之九十一

八

漢書

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  
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  
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  
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  
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檄車徵植減死一等  
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  
詔嵩討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  
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  
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  
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  
餘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  
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為帥  
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  
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傳者詔徵之司  
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  
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

卷之九十一

八

漢書

卷之九十一

八

漢書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  
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  
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射雋登土山望之  
顧謂司馬徽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  
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  
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頌殺忠餘  
眾後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  
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  
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後漢書卷九十三

雋

###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陝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陝  
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  
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  
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  
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  
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  
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慕  
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賂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  
修賂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  
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  
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  
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張角同加施靜室使病  
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  
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

後漢書卷九十三

張魯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於原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就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闓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實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圖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濬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其善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諭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

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闓等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堯謚曰原侯

晉孫恩廢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灰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灰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詭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儻林太守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

孫恩廢循

孫恩

孫恩

廢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叛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顛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顛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前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恩欲復讐及元顛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

孫恩廢循

孫恩

孫恩

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言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歲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箠威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繁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為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還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

庖濟墨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決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庖濟害素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昨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洽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庖濟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處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

李 聖 甲

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丁女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轉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素山於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循司空從事中郎謹之曾孫也雙眸罔微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廷

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茲衆至豫章遣統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欲裝舟艦乃使人代松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

李 聖 甲

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晉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術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

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  
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  
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  
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  
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  
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  
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  
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  
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  
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  
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  
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  
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謫而敗之循勢屈知  
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  
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  
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  
度取其尸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卷之五十一

李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  
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  
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  
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  
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  
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  
事寢不報及元義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為

何

不

某

此  
內  
不  
外  
不  
發  
火  
起  
火  
實

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  
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  
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諸鎮華夷之民  
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  
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千九勝岳皆有  
村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  
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  
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攻高平鎮  
以應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  
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

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且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萬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鉤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反二夏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

卷之三十一

李彥政

李彥政

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臣既而因晏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稱懼游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吏涿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破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

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蒲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摸習專

卷之三十一

李冲

李冲

事聚飲或諸方表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置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念

生遣兵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

史書卷九十一

魏書

卷九十一

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憂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卑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勅勅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懿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

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郡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义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

史書卷九十二

北齊書

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崇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師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實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實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實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厲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軍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感延伯於水次寶實望之失色延伯自爲移

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  
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實喜曰崔  
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  
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實與軍繼其  
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  
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  
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  
能進寶實破宛卅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  
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  
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

卷之三

魏書

三

爲虐翦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二月念生  
遣都督楊鮪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四月  
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勒明  
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實崔延伯  
旣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  
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  
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  
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  
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  
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

寶實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  
自西兢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  
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  
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實收衆退保安定延  
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  
十里結營不告寶實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項平其數  
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  
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  
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群臣自外來者見胡  
太后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

卷之三

魏書

三

不與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  
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  
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  
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  
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  
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  
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太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  
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  
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

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七列河等  
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  
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  
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  
七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  
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  
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  
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  
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昱曰此輩復為乞活矣八月  
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攻元真王沒邵

卷之三十三

魏書

卷之三十三

縣圍魏燕州刺史崔柔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  
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  
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  
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峽  
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  
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  
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瑒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  
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  
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  
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

千餘級洛周帥眾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  
賊帥元洪荼斬鮮于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  
洪荼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北趣瀛州自稱天  
子國號齊攻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  
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道遙園  
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  
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  
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  
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  
將楊侃隱身擊中射之應弦而斃其眾遂潰魏右民

卷之三十三

魏書

卷之三十三

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  
六合垂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  
將帥多寵貴子孫對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  
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  
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  
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  
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  
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  
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  
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

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游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驗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傑用此乃重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是固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其折念生關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

齊書卷之三十一

蕭寶寅

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鄴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赦救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謹言驚生十子九子般一子不般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葢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東死者什六七孚兄弟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

齊書卷之三十一

蕭寶寅

冀州刺史將兵計榮表行表請同行詔許之子色上  
言行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  
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  
之子色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色等敗  
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  
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  
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  
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  
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  
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

卷之三

八

魏

主田

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  
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  
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  
汗求救連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登精騎一  
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  
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  
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實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  
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  
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  
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

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  
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  
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  
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  
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  
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  
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郛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  
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背內  
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  
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

卷之三

八

魏

主田

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亭舉三烽當  
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  
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寶未降者亦詐舉  
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  
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充潼關遂入  
河東寶實遣將侯終德擊毛退會郭子恢等屢爲魏  
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性還軍農寶實至白門寶實  
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  
自後門出奔方快醜奴醜奴以寶實爲太傅是時魏  
上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

其眾陷魏滄洲居民死者什八九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及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給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丘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俟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勦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

史記卷之三

魏書

卷之三

願得尔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尔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邊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

史記卷之三

魏書

卷之三

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  
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  
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熟未  
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胡侯者縱遣之醜  
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  
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  
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俘囚一皆  
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  
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  
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賊  
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  
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  
送蕭寶實以降魏以關中平大赦乃侯醜奴蕭寶實  
至洛陽帝乃賜寶實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史書左編卷九十三

六 齊書

半 庚

###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  
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  
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  
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  
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虜將以兵捕之夜  
至其所逃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虜將曰此地  
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  
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  
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  
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友衆至數  
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侯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  
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入  
行

史書左編卷九十三

六 齊書

半 庚

唐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沒騎小不如意一人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因牟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平亮璋代之騎兵素聞

史纂左編卷九十四

唐

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騎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為轉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裴山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騎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擇甲執兵命圍騎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款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蒙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

圍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北因罷節賴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

史纂左編卷九十四

唐

泗募兵二千選發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機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機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佶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比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思救其罪

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劉焄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  
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  
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松江東下許估等  
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  
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殂臨矣乃各以  
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  
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  
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詠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  
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  
塞其前以勁兵感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

史記卷九十四

三

夏

澤至徐州與之會之衆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  
無敕書乃曰彼在淮西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  
也勸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陸於舟中衆  
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  
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  
徐卒不敢為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  
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  
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信等  
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  
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

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前湯火豈徒脫禍兼富  
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之唱於  
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  
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  
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  
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  
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  
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連中申狀稱將士自負  
罪戾各懷憂懼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

史記卷九十四

四

夏

戡杜璋徐行等狡詐多疑心生隙隙之具停此三  
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  
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聞城懼彥曾召諸將謀  
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  
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  
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閩境塗地矣不若  
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  
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  
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  
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

計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桓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唐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

史卷之九十四

平

夏

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關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遷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之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收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史卷之九十四

六

夏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龐勛引兵北  
度澗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  
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  
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  
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  
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  
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  
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  
尹戡杜璋徐行儉劄而剄之盡滅其族助坐聽事威  
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

卷之四十五

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  
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  
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  
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  
主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  
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畧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  
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  
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度剪滅一  
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  
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

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諸關非遲  
庚辰遣裨牙張瓊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  
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  
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入屯  
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  
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  
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克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  
濠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剪  
滅徐州表其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

卷之四十五

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  
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  
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  
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諛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  
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愔聞  
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  
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  
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  
百乃歛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  
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

送運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齋教書撫慰之十一月道  
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  
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  
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  
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龐勛募人為兵  
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  
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  
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  
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  
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願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  
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  
士卒必先西向拜謝於卯勛聞勛使入境以為必賜  
旌節衆皆賀明日勛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  
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勛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  
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  
神武大將軍王安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  
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  
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  
谷渾達軻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

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  
次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  
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有辛謙者喜任俠  
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  
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  
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謙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  
今往何益謙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怕與  
之泣別謙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  
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  
不足何暇救人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  
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  
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  
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  
謙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  
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謙舉身自  
擗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  
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謙遂之獲得其  
誓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  
也謙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  
奪之謙素多力衆不能奪謙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

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  
淮北勒兵擊賊愾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  
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  
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  
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  
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  
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  
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  
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  
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  
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  
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悛請出來救  
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  
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  
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闔三十餘  
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  
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  
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  
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  
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

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  
退五里賊夜遁明且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  
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  
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  
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  
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  
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  
左今狐綯畏其使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為奏請節鉞  
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  
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  
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  
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  
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犬集於  
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  
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  
人資糧匱竭乃歛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  
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  
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  
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屢朝廷命秦寧節度  
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

何全輝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助翔軍於  
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  
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  
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助始懼民多穴地  
匿其中助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幸議  
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  
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議曰我請  
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議乃募選軍中  
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壺舟一艘  
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議  
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  
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  
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  
不進愔令譙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陣而過見  
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  
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譙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  
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  
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  
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漢  
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棹衝圍放出承訓

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  
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  
助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  
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  
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  
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  
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  
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  
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  
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助許信以弘  
立驕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勸曰弘立再勝未  
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  
若赦之責其後效助乃釋之弘立收散卒得數百  
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助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  
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  
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  
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  
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  
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不素與之有隙開  
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助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

賊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  
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  
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  
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  
黨皆以為然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  
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  
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  
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廢全臣節  
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  
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

史記卷九十四

平

城中男子悉集毬塲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  
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  
兵許估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  
先是辛諱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勛於楊潤賊  
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  
歸家舟載益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  
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  
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諱命以長叉花過自卯戰  
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  
尺為戰柵諱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

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  
入城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估等留守徐州或  
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  
今舉直超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虜圍豐縣  
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  
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  
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  
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泗州之圍始  
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森面目皆生瘡勛  
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益

史記卷九十四

平

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  
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  
時不可失雁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  
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裴城留武小雅諸寨兵合五  
六萬人以二十九日暹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  
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株馬整  
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裴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  
勛既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  
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  
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

復不知所之自相蹂躪僅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勦  
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  
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勦初起下邳土豪鄭鑑  
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勦以為將謂之  
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勦命鑑救之鑑帥所部  
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  
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  
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  
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  
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  
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  
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  
前大呼曰臯勦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  
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  
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  
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  
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  
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  
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

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  
復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僅潰之狀直趨符離  
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  
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估聞之嬰城拒守辛  
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  
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  
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  
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  
許估帥其黨保子城日吳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  
追之斬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為河東節  
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  
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  
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資甚厚以辛讜  
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  
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戍十一  
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交鄆青  
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詠之五月上今百  
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

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機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縣因攻守結募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使劉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裔蓋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謂禾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先有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吝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群從八人募眾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趨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於是鳳翔郾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蝗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

兵四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之則遣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逆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盧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新黃蘄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能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某年卒誅之

大業 五

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究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眾且柰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眾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亡去賊分其眾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眾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顏蔡保瑨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殺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

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糗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勒兵乘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曹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

大業 五

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譏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

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濊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葉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暉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瑒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誑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薙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

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率門鄭畋欲許之履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贖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官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秦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未為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年冬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未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背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屠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十月巢據荆南勸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儼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

五百騎釘轡藻鞞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迫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奔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

史記卷九十四

五十一

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駖遣將張濬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殺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駖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米石侵揚州高駖按兵不出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最天平節度使賊方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

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西不能入關且還寇東南徘徊淮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特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遂前

史記卷九十四

五十一

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總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倫矣上不憚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為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等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遺豐優然衛兵皆

安高貨世藉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務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屨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號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裹三日糗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誨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

卷之六

七

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菜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整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攷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

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携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

卷之六

七

里相厲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改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無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首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貨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齊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哀覓不得繪弋綿爲之無金石樂擊大

取數百列長劍大刀為衛大赦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蓋唐去丑口而安黃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又以黃為土金所生乃改元為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唐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以尚讓為宰相李儻黃諤為尚書皮日休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璠京兆尹劉瑋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為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

秦系編卷吉 大業

元一

林言為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殺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等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棊郎家鄭係舉族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櫻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

攻賊斬萬級邪將朱攻陽為賊將王玖衰兵俄而殺玖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黨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廊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柅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邪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羽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邪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

秦系編卷吉 不業

元二

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三月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寶政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糶舉奔河中李

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  
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  
州巢以溫為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  
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為賊所圍決河灌  
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  
目懸之諸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  
子更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  
重榮為左右司馬時潯督滑賊王處存李孝章拓拔  
思恭為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  
門思恭為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  
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  
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茂營武功孝章合拓拔  
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  
南鄙趨同州刺史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  
中使朱溫攻西關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郿  
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  
敗節度李昌言於滂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  
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迨  
留不進河中糧餉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  
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繫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

又度巢勢賊且敗而朱鑾人孟楷方專國溫丐師  
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高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為  
京畿四面都統救朱玫軍馬嵬溫降重榮遇之厚故  
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興平  
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  
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瑛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  
溪木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鏗與  
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  
揆軍遂營乾陀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  
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骨三  
十里欽為京觀克用掘壘琛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  
襲京師火厓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  
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益藍田道涇原節度使  
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  
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  
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  
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  
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蘭某夜奔衆猶十五萬登  
越徐州出藍田入高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

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稜山陷長安宮闕完權吐蕃所燔唯衝衛盧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緒傳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舍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巷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璠修復官省購犖輅伏衛舊章私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驍雲都將高周葵忠順都將胡貞天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畧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飢倚死墻軼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已確磨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溫賜名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洧及時溥帥師救陳趙擊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根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

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胙城入寃句克用率軍窮蹙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感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蘓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宋詒謀錄曰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攷  
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  
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  
自絕意於功名之塗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  
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  
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  
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  
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  
特恩終成選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  
自是士之潦到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

各卷五編卷之四

八書集

三五集

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  
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  
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  
特奏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  
科十取其二三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  
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  
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  
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  
多而裁抑之也况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  
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沒消靡其

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  
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  
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  
唐所可仰望哉

各卷五編卷之四

八書集

三五集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邊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為捷能運餉槍時號李鈇槍初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飲益備遺民保嚴阻思亂於是霍儀起泰安掠淄沂彭義斌斥珪夏全特青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母舅劉全為帥間通董及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竄起元兵至山東全毋及其兄死焉全與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澤等咸附之元兵退全乃遣完顏箕是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

宋李全

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騎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濟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阻寔戰又敗寔戰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咽上霍儀攻沂州不下寔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廣其眾彭義斌歸李全寔即李二指賜姓完顏惠號義飛燕使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實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

米商斗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價以玉貨北人

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厩養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實緣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論義群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碎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糧援不繼逃也

宋李全

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充密州兄福充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慮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為鞬韞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教珪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

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根於是東游馬良高林  
不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美  
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  
救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  
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郤徐兵來援全與戰  
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  
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及石珪軍  
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  
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立以待  
金人全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捷者將濟全掩之金兵  
溺淮者數千俘獲甚眾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  
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喪  
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駟馬也全進達州刺史金  
元帥張林以青葛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  
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  
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  
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  
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為結兄弟全既得  
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  
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

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殺  
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  
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附馬所獲者涉上于  
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駟馬實不死也會  
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  
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  
劉瑄議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發炬數百齊舉遂謂曰賊季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屋岷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  
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  
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甲赤幟遠  
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  
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  
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  
全騎兵二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

以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賈  
甲揮長槩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圍會  
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夫太平林  
兵還青州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  
使先歸而以餘眾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贖之龍虎上  
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  
楚州屬召季先赴行在全自渴口之捷有輕諸將心  
以先嘗策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  
吏使譖季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  
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嘗孫武正王及張山

卷之九

李全

等拒而不受潛迎后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知覺及還還涉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  
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武正等使之分統  
謂可散其眾武正等陽受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  
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武正  
等猶主珪涉惡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  
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  
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  
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投果  
窮珪素通好於元至是與其謀主孟導歸元漣水軍

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爾  
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  
千虛籍今當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  
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結涉  
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  
點萬五千八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  
議更遣募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  
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尺旣  
無險阻城壁復壞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  
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

卷之九

李全

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  
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  
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  
總領程覃送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  
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  
到始造艤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  
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  
劉章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  
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徒盱眙爲粟以實之  
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捷來取

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人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瑋再取西城盧鼓棧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棧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獻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與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益場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益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肯思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怙愆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遣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書詆全明

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壇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勸農出郊募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素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遷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函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友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

邳州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殿下得之即以報全全  
苦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  
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等備之全  
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演棟有亂乃引  
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遂國辭不見楊氏  
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  
偏坐之稿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  
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  
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  
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速得

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

期數致厚餽

期數致厚餽進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規國意向  
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  
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  
以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  
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  
衆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  
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  
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  
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

夢先主慕識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嗔  
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  
俟其克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  
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  
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  
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  
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  
斌求忠義將趙邦未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  
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  
無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

軍十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

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

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  
其徒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  
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  
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  
事見竑傳時全國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  
爲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  
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  
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  
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葉揚州別遣將

切實應事濟則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及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圍汝南爲自結之計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總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今還山陽及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朱恭唱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令

卷一百一十五

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繼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

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囊劍狀拱曰忠義及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令

卷一百一十五

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全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堂倅

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諱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濟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

全與慶福

全

其他軍比是南軍乘勢將帶若清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之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帥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例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繼晞稷使擇二勝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史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貴國苦令國全者全大怒又有荷夢玉書即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餽錢夢玉如平時潛殮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王者全往青州取夢玉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丘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松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溟海以威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

全與慶福

全

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二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野  
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  
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為言不報全  
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  
之功俾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侯命不至拓地而北  
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  
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  
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  
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  
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人人  
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  
七百從官犒飲錢券人五千錢全犒銅錢三倍許携  
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  
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范奉祠林拱知揚州全北剽  
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  
全得往來經理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  
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皆根援路絕全遣小校縫  
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  
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  
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

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  
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  
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  
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雅意建聞又見賊勢稍孤意  
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托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弥遠  
信之托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以璋知楚州托代知  
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  
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  
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  
駐盱眙托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  
遺患盱眙也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  
城賊黨不滿三千徒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大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  
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璋且駭且恐  
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  
援兵少卒不往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揚  
氏遣人賂夏全求援師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  
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  
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感飾出逆與按

行公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備事  
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  
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  
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  
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  
賊戰死者太平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  
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瑛繳奏于  
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  
目圖已明日大掠趙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  
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  
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子庭并  
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  
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  
入朝三月以翀知楚州兼制置翀辟杜來等爲幕客  
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  
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

矣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向南拜欲自經而  
其黨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  
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  
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  
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  
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  
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  
遙見福卧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  
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  
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  
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  
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出白  
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  
伺元將俚若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  
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  
俚若奴俚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  
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始服  
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翀翀大喜慕  
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  
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網運不續

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紳及僉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國開幕如欲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及見之福兵欲害紳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其肯往始欲輕准而重江楚州不復建國就以帥楊紹

史集卷九十四

六 李全

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問通款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養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冰之

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囚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保每供四總管美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

史集卷九十四

李全

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樞密專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棰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迨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即日渡

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隋一指示歸南必許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與元張宜差并通事數人至荊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李全

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棹於全曰我素推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襦袴青妻至盡殺之遂併青軍摧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匹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屠數萬家京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王十五長之亦鑿結水砦以觀成敗羣朝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棹厚募南匠大治舢舨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棹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遂奪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李全

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新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全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

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與夏全也全寇遣軍掠高郵實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民兵捍禦為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塩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塩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

史記卷九十四

李

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宿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塩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塩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塩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塩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下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塩城提兵

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塩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趙璣夫誓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結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璣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曹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塩城以贖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

史記卷九十四

李

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狀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論口以便塩城來往又開馬攤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向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塩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相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弥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

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  
憂之密與樞密表詔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  
乃納詔見帝詔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計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  
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  
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  
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  
大柄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  
東之歸附即准甸以緩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  
資糧而脫之鉞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

李全

李全

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  
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  
面獸心曷勝權髮之罪終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  
之富以囁集僑徒挾品位之崇以矜制官吏凌蔑帥  
閫殺逐邊臣虐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已  
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欲壞於益  
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洩  
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  
憤豈覆載之所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  
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置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

愈議堅一意以勦除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子衆士  
久對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寃之痛益免恩於  
膏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脇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  
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乎群聽應擒斬到  
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回謀人次弟  
權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  
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  
甘從叛諒由刼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  
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行德固安用雖與逆  
全官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垕于世球雖為逆

李全

李全

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權  
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  
率而歸當與赦罪海州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  
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  
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畧亦為逆全謀害  
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  
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  
之所代作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  
灣頭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城  
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

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圍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璪夫得玆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璪夫亟遣劉易即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璪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趙范

宋李全

李全

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帥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處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帥僚吏出迎全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金判斤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既入揚城鞭笞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

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擊之

宋李全

李全

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全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日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管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十數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

為期夜生縱兵衝擊賊賊自是賊一意長圍以  
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舉平山堂布  
置築圍指揮開戰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  
士出堡皆西全分路塵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  
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  
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凌圍城墜范  
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  
甚泉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  
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  
圍關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  
軍奮擊俘賊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  
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  
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  
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  
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  
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  
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  
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利賊敗走其日  
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建乍退以誘揚州兵  
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

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  
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  
道遇騎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  
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  
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  
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  
城及歸過三趙圍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  
閩易國明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  
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  
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  
燕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  
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諸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  
再拜禱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  
強歡有胸山于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  
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  
焚詰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  
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  
擒節度使哉詰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  
待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

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  
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  
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  
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  
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  
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  
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卽鬪而前亦  
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  
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  
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准軍感之賊

李全

李全

趙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淨戰塵如  
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  
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  
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  
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入  
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國安用數恨  
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  
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  
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弩射之賊呼  
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

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  
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  
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  
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藏野別  
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  
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  
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  
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  
國明輩俱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吳大  
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

李全

李全

隨表入賀弥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善湘來犒師部  
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大  
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  
才將萬五千人與余玠掎角取鹽城步騎十萬發揚  
州留勝權守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十整砦玠擊  
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  
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崔溝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  
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級又敗賊于十  
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破賊砦于蕪河  
拔農民脅從者萬家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

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子才自他道  
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舟師過連水  
戰勝連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  
卧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  
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  
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虜至是決憤無  
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燄蔽天餘寇爭橋入  
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  
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  
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統陣左右殺乃

李全

李全

李全

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  
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本我欲歸老  
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駭  
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眾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  
去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均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  
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  
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計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  
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  
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

欲欵賊賊更來欵于歸鄭衍德等自知隆亦不免  
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  
此賊不降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  
范恠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之不從其請六  
月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連水賊先遣妻  
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復  
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遂  
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  
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李全

李全

元嚴實

嚴實泰安長清人畧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產喜交結施與落鬼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為出死力乃得脫去癸酉秋元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分畧山東河北河東而歸金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實為衆所服命為百戶甲戌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權長清令宋取益都乘勢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為守禦計實出資租比還而長清破俄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擊家避青崖宋因以實為

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

受實節制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

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過不行實獨以

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謁元太師木

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濟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實之出殺其家屬降於宋辛巳實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守將趙實入居之壬午宋將彭義斌率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

以青崖降盡掠實家義斌軍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實潛約大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出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聽其自領而青崖所掠者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李里海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月京東州縣復為實有是冬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木華黎之子李魯取益都實皆有功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四

史 136-239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五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承澤著燕國志卷之九十五  
太子保赤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承澤著燕國志卷之九十五

門生孫聖望 筆

武進左 孫校正

鎮

燕

燕召公奭之後與周同姓武王封召公於燕國於幽州傳至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

蘇秦蘇秦九至

八燕

蘇秦

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子之說噲噲益尊重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然將軍市被

與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潘王曰因而赴之破

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

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國

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

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官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

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

死者數萬象人惘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張子將五都之兵

因此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

齊大勝燕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昭

公孫卿魏靈 六燕

二

昭

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

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潘王出亡於外燕兵獨

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獨唯聊言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  
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  
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  
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死于  
莒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  
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  
敗趙於長平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  
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  
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  
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  
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邯鄲  
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  
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無以自往  
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鄣樂間奔  
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王不許  
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秦本紀卷之五

秦本紀卷之五

三

秦本紀卷之五

秦本紀卷之五

口

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攻趙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  
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  
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擊攻之  
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  
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  
十九年秦拔趙之鄴城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  
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  
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  
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  
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  
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  
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  
王嘉  
荆軻者衛人也少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能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  
王荆軻嘗游說趙趙大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

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史記卷六十五

六

五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勝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襜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秦有所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交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

史記卷六十五

六

六

乳

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於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遂迎却行爲尊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食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

卷之五十五 六燕

七

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闔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漕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嘗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然後許諾於是荆卿為上卿舍止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

卷之五十五 六燕

八

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  
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離傾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  
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  
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  
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史記卷六十五

六燕

九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  
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晉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  
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震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  
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官

史記卷六十五

六燕

十

荆軻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  
陛秦舞陽色變震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  
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懼願大王少  
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  
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  
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  
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日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  
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  
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卷之五

大燕

十一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  
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  
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  
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  
子丹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  
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  
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  
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  
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

音竊言是非家丈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容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  
使擊筑而歌容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容之聞於  
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  
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  
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扑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  
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  
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最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卷之五

大燕

十一

乳

田齊用孟嘗君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為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弒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廢其君康公立為諸侯子齊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驕忌曰不若勿救段于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則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齊襄公

六界

七

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於田氏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率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

楚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子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使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齊襄公

六界

七

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有臣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憚而去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為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空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

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不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  
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  
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  
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  
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  
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請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  
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比而命在公  
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  
稱為王以令天下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  
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  
戰而三勝也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帥其眾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  
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  
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  
戰於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  
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

史記卷五十五

不周齊

五

五

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  
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願  
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  
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  
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  
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  
堯田驎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燕  
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  
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求兵為燕取地也故  
為君計者不如案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敵趙可取唐曲迎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  
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齊欲伐魏淳于堯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

史記卷五十五

八日齊

五

五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賴其兵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  
立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  
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煮囊將投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  
救寡人寡人勿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自  
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  
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

秦之舉空

八百

七

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  
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  
故地必盡得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  
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  
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  
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  
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  
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榮聲威發於

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  
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  
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狗  
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  
子多資矣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  
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嗜善子來秦使  
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  
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楚  
宋之利曰伐楚宋利對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

秦之舉空

八百

六

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楚  
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  
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楚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  
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  
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最與吾友  
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最與吾友

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必西事  
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  
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  
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  
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  
國白頭激游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  
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  
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  
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

史記卷九十五

八

目

九

百

千

萬

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  
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  
十九年秦來伐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  
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  
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潘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  
救齊因相齊潘王遂殺潘玉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齒器潘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  
備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  
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  
相聚求潘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

自言我潘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  
太史氏女爲皇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  
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親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親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  
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  
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初齊破燕兵齊國之  
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  
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  
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

史記卷九十五

八

目

九

百

千

萬

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  
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對曰王不如因之  
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  
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  
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  
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  
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之  
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澤也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則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湯堯沃焦釜也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勿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建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濰胤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勿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滅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

秦本紀卷之五

六

秦

王

王

王

王

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併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河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秦本紀卷之五

六

秦

王

王

王

王

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  
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  
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  
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  
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  
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  
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  
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卷之五

八

三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中中山百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  
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  
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  
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吝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  
何吾弗患也張登曰前令燕趙固轉中山而威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  
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

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  
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  
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  
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  
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  
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  
寡人不與聞者是以隆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  
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既佐  
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  
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

卷之五

八

三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囚言告燕  
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  
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  
果俱轉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孟嘗君在薛招致諸  
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會諸厚

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交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

齊策卷第五 六 異

重

乳

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巫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客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援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而無楚愛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

齊策卷第五 六 異

重

乳

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齊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

史記卷六十五

六國

七

天

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饜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論為孟嘗君

史記卷六十五

六國

天

魏 附 傳 後 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後絕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以國為氏世為晉大夫執國政傳至魏斯與魏趙共滅晉分其地都大梁傳至魏惠王元年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登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登與公中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登得王錯扶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或為

秦 卷 五 五

魏

五

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

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殺汁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三年張儀相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魏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

秦 卷 五 五

魏

五

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乎虜拔開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以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謂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困需死楚

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為君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  
吾恐以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必右諱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  
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就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太子之自相是二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

卷之五十八

五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  
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  
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二  
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哀王卒子  
昭王立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  
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  
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  
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  
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  
得聞乎孟嘗君曰夫地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

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亡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  
今趙不救魏魏歎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  
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  
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  
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  
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  
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  
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

卷之五十九

五

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  
奪矣而燕不收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  
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近而輸又易  
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  
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  
甚眾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曰歸燕趙之  
兵而封田文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十四年秦破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  
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使欲重者制地魏  
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辟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矣今王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始魏死  
十一年秦拔我鄆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  
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  
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  
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卿  
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二版智伯行  
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  
可以灌平陽魏桓子韓康子復魏桓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

史記卷九十五

六

三

一

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不在晉陽之下  
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  
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  
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  
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  
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  
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而事  
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  
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  
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  
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  
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則趙  
不予王地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  
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  
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史記卷九十五

六

三

一

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安釐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爲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恐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王乃止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行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覺之三年秦淮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史記卷六十五

三

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視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

史記卷六十五

六

三

華

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  
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

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

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  
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  
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  
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  
且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憚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  
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  
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容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  
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  
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  
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  
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  
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  
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  
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羸聞知  
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  
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獻  
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  
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奔晉鄙  
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  
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今有所不受以便家國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

卷之五十五 魏志 堯

今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發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軻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今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卷之五十五 魏志 卑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解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史記卷五十八

史記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殺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

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譏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反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史記卷五十八

史記

史記

史記

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五

趙 附平原君

趙之先與秦同祖至趙風為晉大夫子衰有功於晉文公時子孫世為大夫任國政傳至趙鞅時六卿專政鞅與韓魏知氏共滅范中行氏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

史纂左編卷九十六

二

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

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螻蟻蜂蟻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

史纂左編卷九十六

二

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肆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窳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

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  
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潞水可  
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  
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  
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  
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  
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  
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  
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  
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  
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軍遂殺  
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咎傅子籍是為  
烈侯與韓魏共分其地而有之始列於諸侯都邯鄲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  
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  
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  
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  
其秩國三老年八月致其禮七年孟軻去魏適齊  
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  
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  
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會  
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  
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贏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  
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  
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趙  
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  
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  
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  
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  
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  
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

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陵西略胡地至榆  
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  
年略中山趙初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  
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兵合軍曲陽  
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中  
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  
年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  
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  
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  
臣肥義為國相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  
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性其  
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  
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  
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  
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是年楚懷  
王入秦三年或謂武靈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  
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

史記卷八十八 秦本紀第八

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  
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  
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  
其國於秦今事有可急為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  
周室甚懼兼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  
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  
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  
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也  
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  
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  
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  
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  
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臣故曰事有可急  
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  
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  
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史記卷八十八 秦本紀第八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  
有利於三晉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成韓梁之西邊  
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趙滅中山  
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比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  
賞大赦置酒脯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修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  
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  
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  
起一出身僥倖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

史記卷九十六

七

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惠仁  
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  
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  
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  
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馬進受嚴命退而  
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言已在爾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  
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  
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

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  
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  
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  
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  
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  
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  
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  
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  
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羣臣宗

史記卷九十六

八

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轍主父  
乃出游沙丘異官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  
子成與李兌自圍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  
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  
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  
赴諸侯走時王少成免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秘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  
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  
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十年秦自置為西  
帝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十五年燕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  
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

史記卷六十六 秦本紀第六

九

齊

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非  
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  
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  
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  
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大物固有  
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  
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  
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

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  
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  
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  
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  
山之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  
者以寧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  
之患西兵以禁強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  
反至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使而今乃抵臯

史記卷六十六 秦本紀第六

十

齊

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今  
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  
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  
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  
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  
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  
我兩城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二十  
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於西河之外二十九  
年秦韓相攻而圍關與趙使趙奢將兵擊秦大破秦  
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

冊立是為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大  
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  
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  
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  
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  
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  
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  
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史記卷六十六

六趙

十一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臣敢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  
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  
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  
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  
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  
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

史記卷六十六

六趙

十二

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  
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  
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  
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  
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  
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  
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  
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孤獨補不足是助王  
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嬰兒子無  
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

史記卷九十六

十一

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盡拜入之趙財玉所以賜吏民王大善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吞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逼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

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楚勝受地告馮亭曰敵國使者臣勝敵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金六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

史記卷九十六

十二

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使殺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毋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復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刺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敵邑之君有毋弟

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  
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長平後魏人因平原君請  
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過虞卿曰為入必語從  
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於子  
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  
亦過矣王曰何也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  
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  
曰魏過王亦過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  
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武安君公孫起  
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  
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  
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  
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  
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  
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  
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  
善哉從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  
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  
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

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  
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  
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遂衰惡之  
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  
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今膏乘獨斷之車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  
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  
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  
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紀姬建信君表裏用事客  
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  
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  
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是能得之於  
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  
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十八年秦拔我榆  
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  
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  
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  
元年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魏欲道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  
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

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知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鏡師攻秦葦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黎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遷元年城栢人二

史記卷六十六

六

十

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安武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怒及齊將顏聚代之趙怒軍破顏聚亡走去以王遷降八年邯鄲為秦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覺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瘞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君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覺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大賢

史記卷六十六

六

十六

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大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此曰胡不下乃吾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此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

史記卷八十八

九

趙也吾君在前此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遂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以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縮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史記卷八十八

十

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  
 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  
 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  
 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  
 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  
 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  
 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  
 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  
 及其徒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  
 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

史記卷九十六 平原君

主 旨

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  
 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  
 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

史記卷九十六 平原君

主 旨

主 旨

仁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虜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

史記卷六十八

韓世家

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  
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  
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  
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  
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子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  
不合矣公仲子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  
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  
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勁  
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史記卷之六十六

八

五

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  
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  
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  
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及於郢其茂與昭魚遇於  
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  
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  
猶不無秦也如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  
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  
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

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  
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  
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  
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  
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十四年與齊魏  
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  
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  
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  
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  
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潛王

史記卷之六十六

一

五

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問二十一年使彘救魏  
爲秦所敗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  
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  
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  
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  
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  
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  
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  
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十四年秦

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  
拔我陽城負秦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榮陽二十六  
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桓惠王  
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  
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  
遂亡

史纂左編卷六

秦

秦

###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  
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宣王邯鄲之難昭奚  
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  
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  
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  
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知  
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  
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  
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  
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澨之間宣王卒子威王立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  
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今齊必逐田  
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  
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  
勿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  
勝之也今王逐嬰嬰逐盼子必用矣復擗其士卒以  
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勿逐也子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

史纂左編卷六

楚

楚

楚

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魏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關之斷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

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今儀亦不得為門關之斷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伴醉墜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為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與師伐秦陳軫曰代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於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郢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

史記卷九十六 秦本紀第六

卷九十六 秦本紀第六

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

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卒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併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今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

史記卷九十六 秦本紀第六

卷九十六 秦本紀第六

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鏗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

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若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懷王入于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蘭楚太子殺之而亡歸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子凌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去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爲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

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實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秦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王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王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遣子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子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

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  
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逃楚道  
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  
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疽項襄王三年懷王  
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  
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  
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  
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  
項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  
復平十四年楚項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十八年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  
之發兵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報  
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割周郊地以便輸  
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  
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  
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  
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而為  
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

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  
天下之所共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鄰魯之心交  
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  
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  
國得其衆不足以動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  
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  
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  
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警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  
豚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人之攻之必萬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  
傳器吞三關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  
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  
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于秦天下合從趙使魏  
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  
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  
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焉從東方來更羸

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秋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秦圖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六年秦莊襄卒秦王呂政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斬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云

秦本紀卷六

八

七

秦

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賜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厲氏大費之後中湏在西戎保西陲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功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泉狼臯狼之孫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以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之後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湏以親故歸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

秦本紀卷六

八

七

駱婁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  
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王畜畜多息故有上  
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焉朕其分土為附庸邑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  
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之孫秦仲秦仲立三年周  
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  
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  
仲秦仲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  
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  
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陲大夫莊公居其  
故西犬丘卒子襄公代立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  
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  
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  
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  
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  
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  
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騶駒黃牛羝  
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數傳至  
穆公事見春秋傳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

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  
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  
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  
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  
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  
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合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  
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  
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邠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  
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  
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  
戎王惟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  
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營而後今內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  
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  
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獻公元年  
止從死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

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  
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  
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  
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  
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  
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  
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

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  
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  
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  
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今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  
鞅聞是今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  
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  
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

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  
語中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三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  
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  
阡陌東地渡洛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  
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  
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厲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  
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  
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其傅師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

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  
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惠文君七年公  
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千魏納河西  
地九年度河取汾陰皮氏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  
十五縣十一年魏張儀相秦魏納上郡  
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  
伐取陝出其入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  
齊楚大臣會齋桑三年張儀相魏七年韓魏趙燕齊  
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  
敗趙公子賜韓太子奭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

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年伐取襄梁二十五  
城十一年擄里疾攻魏無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級  
其將犀首走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張儀相連十  
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句斬首八萬級  
及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  
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張楚  
取邵陵丹翠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趙皆償從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  
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二年初置丞相擄里疾甘  
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擄里疾相韓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獲矣其  
秋使甘茂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  
遂武王有方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信王  
與孟說舉萬絕願死族孟說武王無子立其母弟是  
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  
昭襄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六年蜀侯輝反司馬  
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八年  
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  
使暴高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越破中山其君亡竟死  
齊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

史記卷六十六 秦本紀第六十六

留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盟氏  
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  
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  
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  
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  
取軹及鄧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齊  
為東帝皆復去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  
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三年尉  
斯離與魏晉燕伐齊破之濟西二十七年錯攻楚赦  
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  
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  
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  
為南郡楚王走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  
巫郡及涪南為黔中郡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  
梁斬首四萬級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  
攻魏卷蔡陽長杜取之擊芒卯華陽破斬首十五萬  
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  
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左更魏楚伐燕初置南  
陽郡三十六年客卿寬攻齊取剛壽子穰侯三十八  
年中更胡傷攻趙閭與不能取四十二年安國君為

史記卷六十七 秦本紀第六十七

太子四十二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  
取十城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  
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之大破趙於  
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  
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齮代將趙司馬梗北定太  
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  
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審  
免王齮代將五十年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  
有罪死齮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五十一年將軍

史記卷六十八

八

史

史

穆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  
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穆攻西周  
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  
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  
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二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穆伐  
魏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  
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韓王衰經入  
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除喪  
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

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  
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  
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  
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攻趙榆  
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齮攻上黨初置太  
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  
解而去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  
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於邯鄲莊襄王死政代立  
爲秦皇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

史記卷六十八

八

史

史

史

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榮  
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招致  
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庶公  
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韓欲疲秦人  
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深水自仲山  
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  
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  
爲之注填闕水溉鵠鹵之地四萬餘頃故皆畝一種  
關中由是益富饒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  
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氏囑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百姓納粟  
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鶩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六年韓衛趙魏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  
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  
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將軍鶩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  
蟠將軍擊趙及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河魚太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  
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  
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  
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  
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  
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  
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  
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  
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毒免齊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充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鷲鳥  
膺豺聲少思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  
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檉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  
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十二  
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膏人也逐出之  
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秦  
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履  
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  
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桓

韓攻趙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十六年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為郡名曰穎川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十九年王翦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

史記卷六十八

九

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于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剗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剗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求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

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三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復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

史記卷六十八

十

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吏兵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不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  
自稱曰朕王曰去泰尊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曰太上皇制曰朕聞上  
古有號毋諡中古有歿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  
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  
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  
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旌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  
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德之始剛毅矣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議然  
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  
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  
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  
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  
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  
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  
鐘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  
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  
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  
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  
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  
雞頭山過回中馬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  
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  
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於  
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  
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  
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  
德意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  
丈瀛州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

遣齊民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  
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  
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  
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于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  
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  
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為盜所驚求弗得  
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遠之瑯耶道上  
黨入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  
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

秦書卷之六

下卷

七

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錢  
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高晉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  
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  
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贅賈人畧取陸梁地  
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徒謫實之初燔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  
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  
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  
不過千里新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  
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  
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  
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  
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者非臣所聞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

秦書卷之六

下卷

七

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  
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制大  
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  
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  
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  
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  
昔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害其所私學以非  
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  
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今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

心非出則恭議夸王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  
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  
三十日不燒黠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  
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  
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史記卷六

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石梓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  
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  
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  
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

至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  
人臣知之則害於人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淡  
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  
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  
內官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  
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  
梁山官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象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  
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  
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  
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  
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  
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侍  
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  
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  
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  
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三不得休息食於權勢  
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

史記卷六

六

悉曰吾前救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之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議徒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史記卷六十八

秦始皇本紀

三

三

三 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遠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滂泆男女潔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乘義程妻爲送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成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教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

史記卷六十八

秦始皇本紀

三

三

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  
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  
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鮫魚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  
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界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崩於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  
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為二世帝殺秦諸公子已而

秦本紀卷六

十一

趙高譖死李斯高弒二世立子嬰降號為王子嬰殺  
高漢兵入關子嬰降秦亡子嬰後為項羽所殺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魏東漢公孫瓚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  
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辨慧太守奇其才  
以女妻之后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畧見書傳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權車徵官法不聽吏親近  
瓚乃改衣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  
嘗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  
吾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  
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  
息既行於道得救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退入空亭  
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刀矛馳  
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以瓚  
督烏桓突騎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  
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  
赴仇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悼其勇  
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  
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當避白馬長  
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

後遂遠寬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幽州牧劉虞欲以恩信招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中三十萬衆入渤海界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數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藹侯初劉虞子和爲侍中獻帝因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將兵俱西瓚固止虞遣兵虞不聽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知術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

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由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

遂倍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前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初劉虞不聽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

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

項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

虞謀而夜告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捕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盧舍敢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

日城陷遂執虞置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滹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于滹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威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

卹百姓記過忘善雖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

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

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于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諸營樓植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

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

危歸人潛水陵高女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

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武威決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如期舉火贊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璜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璜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獲烏桓校尉

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

不彙

木

###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濬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乃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實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見終欲何作叔父太傅愧聞之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左軍校尉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臨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說紹曰董卓雅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之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冀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忿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于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投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對

不彙

木

七

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  
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  
侍中周玘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  
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  
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  
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  
守初平元年紹遂於渤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  
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董卓傳卷之

八

四

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  
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  
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伋屯潁川馥屯鄴餘  
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颯及宗  
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  
禍人為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  
情歸紹忌其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  
發兵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  
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

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  
兵為國安問袁董覆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薊義反呼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  
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  
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  
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  
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  
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  
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下  
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兵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董卓傳卷之

八

九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禁何謀曰君自料寬仁  
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  
智勇過於人又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于  
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謀曰渤海  
雖為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  
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  
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  
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  
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

於太山也願勿有疑履素性惟怯因然其計復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馥都尉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

史記卷之七

六書

十一

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鄴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請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黎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

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陣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級餘麴義追至界頭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敗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髮釜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闖死而反逃墻垣耶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大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紹於是引兵南還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與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

史記卷之七

六書

十一

曰：室凌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其難  
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  
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  
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  
速。願早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  
諱熙，尚諱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但愛  
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諱熙兄  
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  
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  
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  
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  
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擅相  
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  
自為大將軍，紹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  
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  
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

操以許下，埤瀋洛陽殘破，宜徙都魏城，以就全實。操  
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  
迎天子，動託詔令，繞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為  
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贊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  
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表盡，末為  
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  
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回，不得已，殺包。以  
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  
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  
配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哨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  
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乘以伐曹操，兵勢譬若覆  
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恃眾憑強，謂之賊。兵義者無敵，賊者先滅。曹操奉迎  
天子，建宮許都，舉兵南向於義，則遂且崩厥之策。

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伯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於持久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校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寔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以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

史記卷之七

八

曹

史記卷之七

八

曹

雒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進出以據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剋伯圭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共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皆蒙

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紹為地道欲襲操輒於內為長壘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糧軍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  
南人疲困多叛應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  
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  
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  
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  
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  
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  
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特宿在烏巢去紹軍四  
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  
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諱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  
遂降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諱等幅巾乘馬與  
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  
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  
使宣令焉眾聞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  
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  
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地絕不  
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

史記卷之七  
十六

加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冀州  
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  
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  
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  
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慎自高短於從  
善故致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  
喜必能救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  
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  
為所笑遂殺之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孟  
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  
強且二子在南必為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  
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定  
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  
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  
紀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  
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以驕修為譚  
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

史記卷之七  
十七

為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  
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  
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  
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  
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盡甲不精故前為曹操  
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  
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  
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  
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  
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  
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  
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  
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  
讒人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  
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  
奔平原而遣辛毗詣曹操請救曹操遂救譚十月  
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  
畔歸曹氏譚復陰刺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姆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尚使審  
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  
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  
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墻圍城周回四  
十里初令淺示者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  
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  
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  
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  
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地操復進急圍之  
尚將馬延等臨戰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  
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  
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  
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  
吾近行圍等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  
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賫高幹  
以井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  
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  
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

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操患之  
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  
趨奔之譚墮馬顛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  
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  
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  
違者斬袁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  
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  
志以厲事君曹操開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  
高幹復畔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  
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  
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曹操  
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  
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  
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翁  
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  
廡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  
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

卷之三

八

二

三

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頭顛方行萬里何席之為  
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菟小吏中  
平元年還為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宿  
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收烏桓威  
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裏平  
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初平  
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牧東  
萊諸縣為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建安九  
年曹操表為奮武將軍封末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  
據遼土焉

卷之三

八

三

劉備

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都願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部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

史記卷之...

劉備

七十一

魏

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與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

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

可追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兵水陸東下備將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北至下邳兵潰備收餘軍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

史記卷之...

劉備

手

袁術遣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於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爾乃令諸軍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

布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  
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順等  
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  
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備方食失匙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  
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等同謀會  
操遣備避袁術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  
追之不及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  
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備謂岱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  
耳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曹操殺承種輯皆夷三族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奔青  
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關羽奔歸劉備左右欲  
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累汝穎  
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有  
大軍方有目前之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  
之其背叛固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史記左傳卷之三十一 劉備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蓋復收諸叛將而還  
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使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  
兵復至汝南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陽擊之為備所  
殺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  
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  
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惟問備備  
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解裡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二年曹  
操北征烏桓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  
表謂備曰備不用公言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  
幾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未足為  
恨也劉備訪諸葛亮於隆中亮說備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十  
三年初劉表二千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  
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日相與讒琦而奉琮琦不自寧會黃祖死琦求  
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  
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  
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

史記左傳卷之三十一 劉備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出表卒瑁允等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於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以劉備而敵曹公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使問

史記左傳卷之七

一八劉備

三

琮宗今人諸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靡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車到襄陽聞備已

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北走備以手執槍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汚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遂與權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桂陽

史記左傳卷之七

一八劉備

三

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為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聚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除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

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十六年冬十二月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聞之內懷恐懼別駕張松素負其才恃璋不足與有為而二於備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璋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皆恃功驕豪欲有外志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問誰可使者松因薦法正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劉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主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壘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法正至荊州勸劉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救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二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張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與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丘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衆曰吾為益州挫強敵師徒勤瘁而

史 136-304

積財各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  
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  
謀於是璋收斬松教關茂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  
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  
之勒兵還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夏五月  
璋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  
復遣護軍李嚴督綿竹諸軍嚴亦率其衆降備軍強  
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軍圍雒城十九年夏五月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  
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  
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地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  
斬顏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  
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復為飛定  
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  
法正賡與劉璋為陳形勢強弱且曰左將軍從奉兵  
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  
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  
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備使建寧督郵李  
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

使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  
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  
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百姓攻戰三  
年肌膏野草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與簡雍同輿  
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  
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後孫權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  
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  
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諸葛亮平南上  
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備定  
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備以為奉軍  
中郎將是以培二子之後分在吳蜀備入成都置酒  
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  
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董和為掌  
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為平西將軍法正  
為蜀郡太守黃忠糜竺簡雍黃權許靖俱為將軍李  
嚴為犍為太守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陵彭萊為益  
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  
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  
也荆楚郡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

為揆道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衛畧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闕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損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愛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霍峻

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百人致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齒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操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視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遂周

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雋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諸葛亮佐備治蜀政頗尚嚴峻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備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西秋七月備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

史記卷之七

一八

五

事健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夏侯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將軍黃忠乘高鼓譟從之淵軍大敗斬淵張郃引兵還陽平眾推郃為軍主郃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之郭嘉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乃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春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飲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闕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搥鼓震天惟以勁弩隨後射魏兵疑雲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自來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

史記卷之七

一八

五

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于禪為太子拔魏延領漢中太守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官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會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群下兢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

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將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先主不聽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李異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蜀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蜀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陵道狹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郎馬良安撫五谿蠻咸相率響應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遜大破蜀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等皆沒蜀主自猇亭還秭歸收拾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永安孫權聞蜀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蜀主許之三年春二月丞相

亮自成都到永安蜀主病篤託孤於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得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丞相款卿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勿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靈益人意知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閱遠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

汝兄弟父事丞相今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劉備傳子禪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平尚書事董厥諸葛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禪第甘陵王未憎皓皓請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珣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禍將至矣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降禪于北地王謹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重綬是日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滄泣者禪既降魏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昭問禪曰願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語禪曰若後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卒於洛陽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八

東漢孫堅子策權 附子孫

孫堅富春人也漢獻帝興平元年堅以討黃巾功拜長沙太守烏城亭侯及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梟其將卓奔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鄒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登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馬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稽會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

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鹿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  
疾之何爲謝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更欲攻徐州從  
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  
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  
卿有也策攻康殺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  
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召用爲揚州刺史及  
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  
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

吳景

卷之八

二

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堅歸  
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  
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  
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  
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  
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  
陽象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  
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  
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關所向皆破  
最當其鋒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

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褶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僭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謂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有周之曩也術默然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之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也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未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所以異於湯

史記卷之八

孫堅

四

五

孫堅

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凌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効尤而甚焉者乎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莫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病旣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擒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以卒拔查濱南去此只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濱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虞翻追隨營護明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

史記卷之八

孫堅

五

五

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于豫  
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  
不能改二年夏五月曹操遣使以詔書拜孫策為騎  
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  
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三年冬十  
二月孫策遣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  
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  
策兄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翌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  
以周瑜為居巢長以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  
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中郎將肅因家  
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  
夫參司空軍事先是策嘗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  
至危殆袁術遣間使齋印綬與祖郎等使激動山越  
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  
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  
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  
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  
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  
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

將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  
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  
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  
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  
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  
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舉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  
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安撫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  
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  
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  
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求交公  
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之共論辯也  
今其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  
曲樂來者與之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  
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  
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  
兵兵不宜多將數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  
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脫別曰何時  
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  
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許矣太史子義雖氣勇  
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

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慈  
 謂策曰華子魚名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  
 陽董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  
 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親視之而已策拊掌  
 大笑遂有兼并之志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  
 以表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道從弟借米於上繚諸  
 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偽卑  
 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  
 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為  
 越賂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不勳問其故對曰

史記卷之八十八 孫策

八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  
 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還勳了無所  
 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  
 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周瑜將二萬  
 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李  
 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與守皖皆徙所得民東  
 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遂擊破之勳走保流沂  
 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就

復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  
 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  
 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  
 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自走獲其妻子及船六  
 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  
 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  
 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鄆郡故王  
 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  
 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史記卷之八十八 孫策

九

果執與鄆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不如王會稽  
 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將軍討逆  
 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鄆  
 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  
 早為計悔之無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遠去明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  
 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  
 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  
 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

陵太守會董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卷之八十八 孫策

十一

孫策

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廢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

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辭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

卷之八十八 孫策

十一

孫策

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略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馬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

東陰遣人齋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賴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曹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寮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

史記左傳卷六十八

孫堅

十一

良

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豫章使呂範平番陽程普討樂安建昌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敗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祖依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

孫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郡令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賊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處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寧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老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民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耕於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破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窺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

史記左傳卷六十八

孫堅

十三

良

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相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矣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今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艘種挾守沔口以拼閭大纜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入被兩艘乘大舸突入艘種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艘種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督呂蒙勒先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

銳攻之遂屠其城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時劉備寓表所魯肅因請往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

史記卷之八

十四

夏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逕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時備將往奔蒼梧用肅計進至鄂縣之樊口備遣諸葛亮往說孫權與共圖操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來戰甘寧請先逕進取夷

史記卷之八

十五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軍降周瑜表以肅為橫野中郎將呂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權自將圍合肥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今陛下恃強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楊州別駕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雲集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太守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請京見權請進取蜀并

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處操權許之瑜還江  
陵為行裝於道病甚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  
但恨微志未伸不復奉命教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  
未靜劉備寄寓猶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  
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  
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  
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權  
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  
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為江夏

史記卷之八十八

十六

魏

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十七年初張紘以秣  
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  
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  
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擊孫權權十八年  
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  
江西營權率眾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  
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操乃  
引兵還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內移民

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  
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孫權拔魏皖  
城獲男女數萬口權以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九月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  
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眾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  
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  
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  
甘寧與呂蒙等戰杆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  
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  
馬上津橋橋南已做大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

史記卷之八十八

十七

魏

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若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  
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船  
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  
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  
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二十二年春  
正月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  
操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  
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請好誓重結婚權  
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

蒙無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  
時諸州兵戍合肥湯州刺史温恢謂人曰此間雖有  
葦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曹仁縣軍無有遠  
備關羽驍猾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  
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  
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  
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  
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魏王操之出  
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  
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幾與曹操乞以討羽自

史記卷九十八

十一

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關之驛傳權書使曹仁  
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  
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  
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取宜都秭歸枝  
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  
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  
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  
馬馬忠獲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  
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主不  
黃初元年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夏四月孫權

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  
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劉曄曰權  
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大興師伐  
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  
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  
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  
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  
亡之也宜大興師還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  
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  
蜀蜀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  
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

史記卷九十八

十一

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  
不能止也今備以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  
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魏  
主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見魏主  
涕泣頓首魏主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  
將軍今北詣鄰謁高陵魏主使豫於陵屋肅關羽戰  
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丁巳  
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  
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

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回達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

卷之八

六

十一

序

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南征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邢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

不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與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魏主曰吳可征否

卷之八

六

十一

序

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群臣曰荆揚二州真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者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魏主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魏主問曰

吳嫌魏東向乎玠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  
來寧然乎玠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  
無所聞也魏主善之是年蜀主備進軍虜亭陸遜與  
戰大敗之蜀主奔還永安未幾遂殂三年初吳王遣  
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魏主自陳誠款辭  
甚恭怒魏主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  
袞謂其不可必服魏主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  
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  
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襟襟指天  
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魏主欲遣侍中  
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  
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  
江湖不可倉卒制也魏主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出  
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圍南郡吳呂範督五  
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救南郡朱桓以濡須  
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  
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  
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  
登求婚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張子布隨登俱來

卷之八十八

三

即

魏主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  
拒守魏主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  
魏主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  
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魏主恐休渡  
江驛馬止之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纜悉斷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逆散魏主聞  
之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至遂收軍還江南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四年  
春正月曹真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  
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  
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  
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  
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知勇加其士卒甚  
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  
大江屯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  
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

卷之八十八

三

即

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中洲是為自內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柔舉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

史記卷八十八 孫堅 王

戰者載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俱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陞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言其必敗魏主即詔尚等促出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時天大疫魏主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五年秋七月魏主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

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欲伐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魏主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餘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

史記卷八十八 孫堅 王

主御龍舟會集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幸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魏主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六年春三月辛亥魏主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官正鮑助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

也往年龍舟漂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  
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  
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魏主  
怒左遷勳為治書執法勳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魏  
主如譙秋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  
濟表言水道難通魏主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  
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湧  
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魏主魏主大驚  
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夏五月丁巳魏主殂明帝  
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以黃龍  
見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  
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  
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  
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蜀用諸  
葛亮計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盟約中分天下九  
月吳遷都建業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吳黃龍二年  
明年改為嘉禾三年漢獻帝卒於魏夏四月蜀諸葛

亮進軍渭南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  
擊却之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  
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  
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  
賊欲貨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  
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使進兵適入其計矣  
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  
賊後疑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  
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  
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于三城之  
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  
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  
步騎一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  
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  
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  
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魏使以馬  
求易珠璣翡翠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  
不聽其交易是年蜀諸葛亮卒五年鑄大錢一當五  
百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鑄當千大錢是  
年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二月遣使者鄭胃之遼東擊魏守將虜得男女四年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宜身自御戎務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倚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宗畧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柵中魏將軍王凌語司馬懿曰柵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五年海鹽縣黃龍見六年新都縣白虎見七年死陵縣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倚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背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卷之八十八

五

五

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理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八年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爲王凌所疾叛爲吳吳以爲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九年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陸遜爲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欲與衆均其勞也十年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將一萬迎壹于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十二年魏司馬懿誅曹爽十三年吳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冬十月魏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遲重欽不敢進吳主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淹北道十二月魏王景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攻之司馬懿遣

卷之八十八

五

新城太守秦丕舉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陵夷景引  
糧為橋渡水擊吳兵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景欲致  
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  
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  
績果來追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周泰亦破  
吳兵降數千口明年太元元年二年權殂年七十一  
孫權傳少子亮以宗室孫綝為大將亮臨朝明察綝  
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  
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  
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死中習焉亮以綝

孫權傳

卷

七

專恣與大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以兵取尚遣  
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官門黜亮為會  
稽王尋殺之時年十六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亮兄也綝廢亮立休永安元年休以  
綝為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聞綝  
逆謀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即  
日伏誅休欲親臨生為張布所沮在位七年年三十  
歲

孫皓休兄和子初封烏城侯休寢疾口不能言手書  
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章出拜把輿臂指羣托之而

卒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典軍萬或嘗為烏  
程今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屢  
言於興及將軍張布與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太后曰  
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  
矣遂迎立之既即位遂殺朱后已而淫虐日甚皓每  
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  
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迺視  
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  
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稍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刺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

孫皓傳

卷

七

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  
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皓惡  
人視已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  
之道若粹有不虞不知所赴皓乃聽凱視晉武以師  
伐之遂降晉封為歸命侯卒於洛陽在位十七年壽  
四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九

唐李懷仙朱滔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朝義弒立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備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納乃縊死斬其首因奉仙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懷恩反邊羗擊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

李懷仙朱滔

李懷仙

李懷仙

李懷仙

李懷仙

李懷仙

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為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旗祭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闕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驚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璠聞眾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二千為天子西乘塞

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此

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畧明辯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

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

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戊

還乃謀奪泚兵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

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人朝稍不相平泚

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滔殺有功者李璣

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李孝

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

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

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恚時馬燧

圍田悅悅窮問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為涿

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

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

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職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

何有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

孝忠之襲使怱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喋血關既

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

以取資糧可平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于南

者敬捍不捨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  
元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他滔罷潛  
殺不可共圖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之  
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  
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卽  
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  
救魏寧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論士曰  
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者燕也  
本鎮當苦無絲縷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  
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為

各集卷之九

李愬

三

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  
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  
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景  
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  
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隄山之勝王  
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  
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卿請如七國並建號用  
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為叛臣士何所  
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罰之滔等從之  
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

因號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  
庚申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滔為盟主稱孫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幽州為范  
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燧遣李晟將  
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  
滔將鄭長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  
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燧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  
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遠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  
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  
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為應滔進軍薄晟營

各集卷之九

李愬

四

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  
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滔怒  
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兄背君如脫履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嚙之滋不悞  
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  
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卽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遣泚還

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邕  
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強調飲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  
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  
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王女逃歸道平虜  
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  
修婚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  
武俊悅納四金輪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  
上金輪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  
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

史記卷九十九

李唐

五

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首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  
南王帛子女不貴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暗以金帛  
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  
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佗倍之過武俊境武俊  
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備時  
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  
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  
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  
吏諒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訖大掠南及瀘衛係執  
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

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  
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  
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  
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進逼之使回紇  
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饌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  
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  
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  
乃戰常侍楊布將軍秦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  
回紇在國與隣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隣國數千騎如  
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

史記卷九十九

李唐

六

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  
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畧蓋世舉  
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  
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  
決意出戰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五月四日進軍距  
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回  
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  
抱真將王處休倚角待之武俊與其千士清自當回  
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恃捷穿武俊  
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引退因薄之回

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  
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敵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  
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恨少伯  
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  
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  
者當洗罪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忬忠力使留守及  
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忬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  
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悒悒被病  
政事一委忬貞元元年死

唐劉忬濟總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  
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忬設  
方畧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  
人嘉忬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忬乃總軍事俄  
詔爲節度副大使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  
莫州刺史及忬卒嗣節度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  
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  
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  
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  
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  
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  
胡胡猛趙辱不可舍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  
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  
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  
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  
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  
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

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

卷之九十一 九十一

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遛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來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憤且怒不知所為誅王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臯代留事濟自朝至中吳不食渴索醢漿總使吏唐弘實置毒濟飲而死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副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強按軍兩端以私饋養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父吳元濟李師

道平承宗愛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悻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擄天子符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圍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

卷之九十二 九十二

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路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鬪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增泰山擊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潭趙地名在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

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  
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  
此志豈須吏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  
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  
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  
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  
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  
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暴  
卒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  
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

史書卷之六

六

三

軍高年憚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  
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  
人以節付張皋夜間道去還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  
子礎及弟納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  
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徒男子云

### 唐張弘靖

張弘靖宰相嘉貞孫宰相延賞子德宗時權監察御  
史累遷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  
先遣使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武元衡遇害賊未  
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  
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  
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  
治河朔議再遷乃歸政以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  
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  
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  
美弘靖亦遣使間道諭承宗承宗歛附召拜吏部尚  
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彥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  
盧龍節度使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承管爲  
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  
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  
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  
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  
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

史書卷之六

六

三

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仇讎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美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

史纂左編卷九

八張彥

三

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訐之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愆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嗜尚豪傑縱恣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詔以錢百萬緡資將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有怨言會韋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

夕軍亂因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貨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辯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

史纂左編卷九

八張彥

七

許歷堂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唐朱克融李載義張仲武

朱克融始以偏校尉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彘不制者悉薦之朝甚厚與爵位使北方散艷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已敗服饑寒無所貸丐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諳以疾廢臥家衆往請為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轉寇定州會鎮州又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速納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表云先請直克猶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瑞以

皇朝通志卷九十八

七

皇朝通志卷九十八

七

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陽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悉不問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為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強搏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績多為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於朝敬宗即授盧龍軍節度使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僅斷罪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平章事賜白玉示殊禮太和四年為兵馬使揚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呵禁但嚴兵自守虜恠習益警悍至邊候人剽突市區時大會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扶疾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

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容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欲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下吏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為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吏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志誠者事載義為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為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為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關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朱克融

六

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為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遂用志誠為節度副大使八年為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制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於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元忠為副大使會昌初為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頃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為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朱克融

六

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秦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誦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五

大初中卒子直方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勦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張允伸范陽人世為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為眾立為留後天子報可未幾為節度使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奉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王帶寶器統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便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為副大使卒諡忠烈

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虞子十四人簡命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為留後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服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為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李茂勳本回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徒將為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給稱貢言反公素迎擊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五

不利走茂勳入府眾始悟因推王州務以聞詔即拜為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為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為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鐸連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將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鏗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為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全忠率眾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

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父未下盧龍  
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  
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  
為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  
遁還盡失芻糧伏鎔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  
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仕為  
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惟之以問別駕張  
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  
乎罷歸事可舉為牙將可舉死衆推為留後光啓元  
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留後進為使性豪爽  
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  
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其  
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  
故宰相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  
韓阿檀為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  
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  
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  
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景  
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  
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

史纂要編卷九

李克用

三

十

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匡籌妻張國  
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為  
留後天子即授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  
留梁州遣其屬李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  
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窟山谷抱真還而  
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真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  
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為鎔繕甲治城塹施受  
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  
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利鎮  
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彙鎔罪攻樂壽武  
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為義劉仁恭出奔  
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媯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  
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  
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  
恭獲之納于克用為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凡  
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  
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為帥

史纂要編卷九

李克用

三

十

唐劉守光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捕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籌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籌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于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請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遣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表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耶昭宗卒以守文為

唐書卷之九

劉守光

五

五

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兵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墮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以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墮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某先守文聞父且囚即自率兵以討守光至于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

唐書卷之九

劉守光

五

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瑾土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士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它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

史纂左編卷九

六 劉光

三十一

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鏐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於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

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於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

史纂左編卷九

六 劉光

三十一

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今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至矣命室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光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勛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勛稱臣承勛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

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人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周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矣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粗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之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日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路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恠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享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遠耶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座飲食自

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興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勖執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唐李寶臣

李寶臣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恒州相倚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關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權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後又得滄州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然崇義相姻嫁急熟為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先是天寶中玄宗治金自為象州率置祠更賊亂悉毀以為貨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始寶臣與正己素為

李寶臣傳

李寶臣

李寶臣

李寶臣傳

李寶臣

李寶臣

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塔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李正己共劫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推牛享軍寶臣厚賜士而正己軍賞薄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引去惟滔寶臣攻承嗣之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洛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欲頗窮計承嗣懼遂求解于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己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其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為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乎立使者于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己聞之且得其款正己止屯諸軍亦其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

勞實臣實臣歸使者百縑使者志抵諸道實臣願左  
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祀下語之故武俊  
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  
匹夫耳曰柰何對曰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實臣曰趙  
魏有象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歎  
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實臣然之  
先是承嗣知實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  
識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王氣實臣掘得之文曰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實臣與正  
已為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

史纂卷九

八李書

三

歸天子公於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道  
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  
勢也實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識會遂陰交承嗣而  
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實臣謬謂滔使曰吾  
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實臣  
致圍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  
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  
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  
類滔者以歸承嗣知舉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實臣曰  
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誠吾感為耳實臣慙而還

俄進封隴西郡王德宗立拜司空實臣晚節尤猜忌  
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將辛忠義  
等四十餘人籍入其貲眾乃攜貳實臣既貯異志引  
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  
金匱玉笋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  
瑞自至眾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  
內不戰而定實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  
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實臣已  
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  
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詒書執政委家事歸節

史纂卷九

八李書

三

干朝惟岳少為恒州刺史實臣死軍中推為留後求  
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  
為請不聽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  
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  
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者多矣而亂益滋  
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  
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遂與悅李正已謀拒命  
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趙真泣  
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縲絰中愚固感  
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遠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

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真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知畧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代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誅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

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使撥洛

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

保

保援才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况今之將校寧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兄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群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

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却滔續帛爲狡視使壯士百人蒙以諛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說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人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暴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趙真諷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然否則遣祐還軍無遺

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儒不能決

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

可

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行師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夕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

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刃乎常寧曰君不開  
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昇之觀大夫勢終爲滔滅  
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也武俊  
然之惟岳使要籍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  
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庭中無抗者乃傳  
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  
使裨校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詵他奴等數  
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  
租役三年

唐王武俊孫承宗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都  
督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隸  
李寶臣帳下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  
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難守則潰銳師遠闕庸可  
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  
也奏封維州郡王其子士真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  
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諸將士真密結左右  
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  
之出入導從繞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

其屈損又借善鬪未忍殺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權累  
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  
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脅  
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壻今事急  
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  
往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  
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前歲悅  
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不能殘半堪况吾城  
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齋詔喻中丞中丞奈  
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使人謂惟

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所限  
幽州兵在近三軍且救死開有詔召大夫宜急歸惟  
岳邊遽出遂益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  
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恒冀觀察使日知深趙  
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楊榮國以深  
州降朱滔分兵鎮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深  
趙觀察使武俊怒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  
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  
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討田悅悅方用  
武俊滔救之屯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  
賊軍就合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  
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  
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二千騎橫突  
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為不流懷光  
走還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  
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  
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  
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為言天子以河北付公  
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  
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

史纂要卷九

王書俊

王

王

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彼  
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請許之燧至魏縣堅壁  
自固師復振滔懇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將攻趙州  
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  
國號趙以恒為真定府置官屬建中四年或傳希烈  
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抱真使辯  
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  
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  
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  
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  
主毫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  
相聞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  
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  
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  
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  
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  
性樸強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蕩刷之我首倡  
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  
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  
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

史纂要卷九

王書俊

王

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強則須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爾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化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黠僞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兼幽州盧龍鄴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

史集卷九十九

八 王武俊

元

思

白馬津南趨洛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掠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滑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懍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兵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人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合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慷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為兄弟遂

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僞將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萬敵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器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

史集卷九十九

八 王武俊

甲

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眾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能支夜半乃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於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使又詔以恒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亦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

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謚威烈帝更  
為忠烈士真襲位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  
難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  
十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四年死軍中推其子承宗  
為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  
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  
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  
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  
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  
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  
史纂要編卷九 一 王武俊

史纂要編卷九

王

一

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從  
關聞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瓘偕有詔  
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瓘  
至軍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大將鄆定進號驍將以擒  
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償趙人曰鄆王也  
害之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  
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市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大常卿權德輿諫  
曰神策軍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憊遠潰為盜  
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  
不可頓虛山東疥癬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  
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威暑水潦疾疫且降  
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子自副人心  
不遠誰肯為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為援誅承  
瓘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  
澤路而徙從史他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眾情必  
服帝未許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  
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  
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  
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

史纂要編卷九

王武俊

王

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令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強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侯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王莽傳

四

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維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挫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大小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域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

今日之勢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五年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為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沅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警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

史纂左編卷九十九 王莽傳

四

吳元濟及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為蔡遊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李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越火所鬪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為盱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鄆鄆田弘

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歷境承宗揣詔旨兵不  
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章貫之屢  
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  
始于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  
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悒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  
不聽詔則爵以實封賜王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  
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  
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  
故士觀望獨昭義郝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  
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為神策大將軍聞其叛

承宗編年九元

卷六

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為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  
趙十二年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  
不能禦以衆歸滄州諸將討承宗歷二年無功千里  
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  
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  
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  
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罷河北行營各使  
還鎮明年吳元濟平裴度因使相耆說承宗承宗大  
恐使牙將石泚奉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因田弘正  
求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

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  
詔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  
刺史鄭權為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  
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餼賜帛萬疋李師道平奉法益  
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巧王官十  
五年死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  
取帥于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京國夫人  
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  
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  
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

承宗編年九元

卷六

四六

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君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  
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  
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左密表請朝廷除  
帥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  
聞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  
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  
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  
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  
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耆者召諸將以詔旨諭之

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大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承元入朝兄弟拜刺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徙承元鄜坊節度又徙鳳翔又徙平盧卒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唐王廷湊孫錄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為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為子故冒姓王世為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鷲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眾心眾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督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茂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策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翌為成德節度下詔購誅廷湊於是大將王儉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令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劔南節度使王涯以為范陽滄德倚角而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倚角而進夫用兵若鬪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問謀不入此萬勝之策也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二道攻而滄德烏重胤勍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意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  
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時廷湊  
合幽冀兵圍深州衝梯雲合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  
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  
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  
近率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  
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  
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  
供軍院既薄賊鄙饒道棲棘樵蕪不繼兵番休取芻  
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

史記卷九十九 王延

元

未半道諸軍強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  
得衣食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  
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  
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  
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  
行兩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崔  
植杜元穎王播皆不知兵為異議挫詠裁報乖戾故

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  
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  
功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  
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以牛元  
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  
慰又遣中使御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  
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  
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加  
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  
深州赴關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

史記卷九十九 王延

平

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  
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正骸骨不知  
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  
屠其家其酷毒如此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  
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上表固辭橫海  
節度乞歸許州許之復以德棣李全畧為鎮橫海廷  
湊既原則稍從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為輔車援滄州  
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交海節度使  
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慮其變故授  
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撓魏北鄙以

牽制之而饋滄景饑糧囚鄰道使者不遠上欲討之  
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  
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  
同捷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  
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  
詔同捷亂廷湊同惡具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  
斬廷湊首者賜錢二萬緡優與之官以州鎮降者等  
差為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蠟書  
求救于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元志紹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  
史記卷九十九 五

使詔下即日師引道投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  
降之稹平加封太原郡公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  
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其位為人淫酒  
自放性暴厚哀欲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忿其虐  
欲逐之會病死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  
為節度使咸通七年死以紹弼子景崇嗣景崇以公  
王嫡孫尤被寵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  
引母昆弟為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  
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貴巢反帝  
西狩偽使齋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  
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  
宗廟園陵輒流涕嗣節度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子  
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  
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  
並起交爭於其間而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  
畜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  
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  
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  
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  
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監固新市晉王與處  
史記卷九十九 五

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將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比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于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儁之婦美而淫之匡儁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鎔于海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

史記卷九十九 入彗 五

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並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管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儁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朱溫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為書詔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後取洺州溫擊

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溫怒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溫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顧謂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溫有舊因請入梁軍溫望見式罵曰吾嘗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于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

史記卷九十九 入彗 五

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溫大喜起囊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祚為質溫以女妻之溫篡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梁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讓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而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

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逸失真定而莊宗由  
益強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鏐嘗以兵從鏐德晉甚明  
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鏐父友尊禮  
之酒酣為鏐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鏐子昭  
誨鏐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他兵攻趙常藉  
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與於戰爭而趙獨安王氏  
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戲遊鏐尤驕  
於富貴又好左道煉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  
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  
月政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鏐同卧起  
天祐十八年冬鏐自西山宿鸛管莊將還府希蒙止  
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  
大王竭軍國之用為遊畋之資開城空官逾月不返  
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鏐懼促駕希  
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  
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  
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鏐不答弘規呼甲  
士斬希蒙首擲於鏐前鏐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  
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  
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

史記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鏐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鏐袖之而出因縱火  
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鏐次子昭誨年十歲其軍  
士有德鏐者藏之穴中亂定斃其髮被以僧衣遇湖  
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  
嶽寺為浮屠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恩歸而鏐  
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于朝昭  
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  
卿周顯德中猶少府監云張文禮狡獪人也鏐惑愛  
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鏐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  
納之後知其逼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實擊之  
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死文禮懼病疽  
卒子處瑾閉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  
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  
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子處瑾處球處琪等  
折足歸于晉

史記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唐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世為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伏內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為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將軍以兵屬李寶臣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為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

孝忠

入

卷

第

八

第

一

第

第

其軍整嚴嘆曰阿勞在焉冀末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為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軍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俛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于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為已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拒命吾奉

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

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從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今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為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賊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兵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公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

孝忠

入

卷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且悔之孝忠曰日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闕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於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為節度使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恐孝忠為後患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強禁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苦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唱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泚

潘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  
李晟實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  
與晟結昏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兵卒  
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平章事貞元六  
年卒德宗以其次子茂昭為留後已而為節度使討  
王承宗有功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  
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為行軍司馬乘驛往  
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綸圖籍歸之先救妻子上道  
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為汙俗所染未半道  
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

裴差卷九

入

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  
疽發於背卒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  
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  
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  
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  
曰刺史掃府庫之資以行將士于後飢寒奈何遂殺  
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竄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  
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板華攝滄州刺史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  
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

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塞滄州錄事參軍李宇  
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  
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  
賜名日華歲供義武租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  
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  
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  
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敢攻取日華由是  
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  
之武俊喜復與交好貞元二年卒于懷直檀知留事  
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未入朝願析東光

裴差卷九

入

卒

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  
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為節  
度擢懷直為留後明年為節度使為其帳下從兄程  
懷信所逐入朝為龍武統軍而懷信遂為節度使懷  
信死子權襲憲宗平淮西權入朝為邠寧節度卒穆  
宗時田弘正遇害於鎮州帝以李全畧故鎮州將以  
為橫海節度卒子同捷求領節後被誅

唐烏重胤

烏重胤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為潞牙將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譙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命者蓋刺史失權反使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

史纂要卷九十九

烏重胤

李

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為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寔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為太子太保長慶末為天平節度使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殺其妻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割股以祭

唐楊朝晟

楊朝晟朔方人為韓遊瓌都虞候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禦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眾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眾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眾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但取首惡者眾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

史纂要卷九十九

楊朝晟

李

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貞元十七年朝晟防秋于寧州乙酉堯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宗將兵戍定平城堯朝宗請以其眾隸神策軍詔許之朝晟疾急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于它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已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請寧州

六月甲午盈珍至軍中宣詔曰朝案所將本朔方軍  
今將弁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為使南金副  
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  
于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  
公欲納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遣  
劉南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固吾之所欲然非  
天子之命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衆曰弓刀皆為官  
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軍  
不願朝案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  
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  
史經妻孫承元 不 擄 案

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  
中安之憲宗時入為羽林右統軍卒

李季 承元 不

案

唐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襲神策軍為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金吾大將軍處存自右軍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問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觀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

史家左編卷九

唐王處存

龔

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遷檢校司徒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捏諸侯之心不納輒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納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強其地勢也而易定介于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巨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歡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王處直處存弟也處存卒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郃為留後即拜節度使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

三年梁兵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郃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朱溫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天復初為太原郡王朱溫篡唐封處直北平王其後處直絕梁從晉已而為養子都所殺都繼為節度使至唐明宗時與契丹入寇明宗遣將攻之城陷舉族自焚死而王氏遂絕於中山

史家左編卷九

唐王處存

龔

石晉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重榮有力善射為振武  
巡邊指揮使晉石敬瑭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  
母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  
頴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  
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  
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  
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敬瑭即位拜重榮成德  
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  
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其父泣

史記卷之九

八 重榮

幸

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  
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比皆藩侯得國嘗謂人  
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  
未有以發也是時敬瑭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  
敬瑭奉之愈謹重榮奮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因  
已疲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  
請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  
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  
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

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詞以自解而姑

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俸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  
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裨食馬萬匹所為益驕  
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  
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  
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  
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  
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  
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

史記卷之九

八 重榮

末

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  
野乃上表曰臣昨據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  
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入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  
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  
帳甲馬七八路來奔且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  
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  
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  
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  
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  
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

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  
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  
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勤勞久居富貴沒身虜  
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荷聞傳檄必盡倒  
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  
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  
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  
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  
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  
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  
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  
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  
樞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  
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昔  
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詎其民曰鞭有神指  
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  
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然不  
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  
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向鄴登言入鄴  
行至宗城破家隄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

長安左傳卷之六

宋

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  
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  
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鞏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  
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  
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  
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  
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長安左傳卷之六

八

宋

歷代史纂正編卷第九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探甲列奉閱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尊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許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問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詰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折數大赦凡為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瀋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秀強有力者萬人號

牙兵自署置官吏屬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

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合省因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鴈門郡王竈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

長史詔子華尚未集公主董結其心而性素凶詭愈不

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寧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

寧寧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為相州

刺史未至承嗣誅史士反賜言救言獲取之帝遣使諭

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洛州揚光朝取衛

州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

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

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

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姪

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

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

承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

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

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

往往攔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沆督諸

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

德承嗣悉兵圍之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

窮不知所出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  
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  
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  
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願  
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  
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寶臣二軍會秦彊更  
相見會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  
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閉壁以驕賦  
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  
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于期後於是圍

李承昭傳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  
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于期及將士二千三百  
旗彘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  
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  
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軍將王  
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  
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于期京  
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戴反攻  
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  
嗣入朝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

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谷帛之數以與之曰  
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溢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  
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  
者於廷南面拜而受書又圖正已之像焚香事之正  
已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  
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  
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  
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  
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  
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

李承昭傳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邾與靈耀合燧忠  
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  
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  
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  
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  
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從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十四  
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  
隨母轉側潛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  
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則  
悍善鬪冠軍中賊忍但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鈞

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令諸子佐之代宗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擢雷後俄為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發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緒原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資贖之各令還部自此魏大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

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為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郾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人

叛會令狐恒等表法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問軍

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吞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攻邢州兵五千壁盧墮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伾伾固守糧食且盡賞賜不足乃節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伾急以終為風高

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得及燧營諫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為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墮戰獲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於是邢曹俊為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于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嚙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

可悅所肥扈謁孟希祐等皆嘗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

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  
官軍而燧與李抱真不協三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  
延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  
悅籍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  
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潘青恒冀子躬不得承襲  
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  
自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  
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  
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  
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恩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周本紀

七 宣

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之所有大行賜  
予而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弟以洺州降燧等受  
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人衆單耗懼不知  
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  
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  
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  
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  
滔然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僂路使王侑許士  
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  
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闡出幽州日有詔破惟

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  
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  
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  
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  
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鄆州  
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衛救災卹患不朽之業  
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  
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  
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  
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周本紀

六 宣

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與許士則同往  
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  
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  
向漳釜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  
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廐又有排危之義聲滿  
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襪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  
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耻之  
武俊旣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武俊又說張孝忠  
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慳築壘于  
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貞爲恒冀深三州留後

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納蹈藉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戍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晃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雷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梁本傳

九

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饒之厚遺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其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太梁悅心不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瑋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

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于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雷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于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備行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梁本傳

十

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扈寧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瑋道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况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曹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速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

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  
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  
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  
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進屯未  
濟使人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  
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因侵掠供餽屈  
竭以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  
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將悉兵五千助王因  
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  
許我貝州我不取辱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

卷之八

十一

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  
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  
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  
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  
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  
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  
八士苦之且戢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  
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第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  
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第吾將  
誅之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醜緒挺刃升堂二

令誅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  
西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  
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  
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  
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笞勗之悅於飲  
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  
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邢曹俊率衆追  
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  
推緒爲畱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  
使者聽命天子朱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

卷之八

十一

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  
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  
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強  
其亡可跂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  
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  
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詔卽拜緒節度使  
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畱後因授節度

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  
諫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永宗  
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  
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夏季安曰  
吾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  
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  
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  
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彼將奪服于臣下  
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日未明

十一 魏

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  
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察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  
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  
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  
犒之於是悉甲歷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書曰魏  
若伐趙則河北義一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  
臣謂魏反若賣友反若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  
解埤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  
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  
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

拒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  
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  
賓佐與同府侯滅爭權季安怒斥為下縣尉俄召還  
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恐酷無憚忌大抵如此死年  
二十三歲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懷  
諫最幼不能治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  
軍中取田典為雷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  
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遂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  
將軍寵錫蕃渥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  
年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日未明

十一 魏

田弘正子布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為從昆弟仕為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珩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珩之正召為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鄆為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益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悅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田弘正

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修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為臨清鎮將欲囚罪誅之弘正陽痺瘡灸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眾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眾譁于門弘正出眾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

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

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瀘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謁說鈎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齊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孳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田弘正

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偽風然後退歸田園遊賢者路死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今名錫予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棗二州以謝納二子為質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

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毅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感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適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其所為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為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吊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技二百皆有班賜進兼侍中權其兄融為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開闕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悉權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雷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融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賓客妻于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守從而行未至魏州

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人居于室月千緡一  
所取賈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  
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  
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  
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  
將魏與奚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  
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  
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  
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  
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  
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眾心不悅離間敵扇之有詔  
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  
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  
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  
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遣表具其  
狀畧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  
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  
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而言  
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爵皆為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  
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傳鄆  
瑛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  
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為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  
事以搖其眾眾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  
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  
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汭方亂私與  
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  
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  
辭悻悻俄聞斬汭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  
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  
空與李全畧為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  
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  
所為自宜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汭志紹率師一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也求  
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  
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  
以族行懼魏軍之雷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  
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  
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  
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  
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眾謂憲誠

卷一百一十五

八

王良

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為帥以請詔贈憲誠為大尉何進滔靈武人  
世為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  
承宗夜以兵歷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  
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  
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公  
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眾  
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  
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雷後俄進授節  
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死子重順襲武

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朝京師或割地自効不  
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  
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  
倚稹相唇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  
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  
起山東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  
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王宰統陳許兵  
假道攻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澤潞平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襲年少  
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貫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股

卷一百一十五

八

王良

減糧帛眾遂叛全皞單騎遁眾推韓君雄以總軍事  
而殺全皞自何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共四十二年懿  
宗擢君雄副大使君雄死子簡襲簡襲死樂彥植代  
之七年為其下所殺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積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貌狀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糴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梁方東攻充鄆北敵晉遣李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羅紹威

王

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猜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禮以聘魏魏使者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

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朱溫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積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朱溫許之偽遣李思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羅紹威

王

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取梁文會梁女卒溫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溫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朱溫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溫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溫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溫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城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縉望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  
 拜守侍中進封鄴王温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  
 破梁潞州温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帥府中諸將莫得  
 見紹威懼温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  
 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温大喜乃急歸温篡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  
 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温歎曰吾聞  
 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  
 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  
 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  
 光等降温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温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  
 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  
 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  
 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温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  
 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  
 多外兵願得梁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温亟  
 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疆  
 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  
 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累拜太師卒年三十四諡曰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貞壯其子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爲揚師厚  
 遂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  
鎔於棗強太祖還東都師厚畱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滅延範等逐  
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  
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猶於倨難制故時魏恃牙  
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  
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  
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  
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  
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  
畱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  
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末帝  
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  
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  
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  
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

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  
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卽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  
無巨細皆以咨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  
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  
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

卷之三

范延光

五

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榮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逆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

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

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彛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彛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彛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

卷之三

范延光

五

若不破夏州雖得綬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彛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

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  
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  
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  
弒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  
光為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即以  
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  
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  
龍入腹中王者之光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  
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  
是頗蓄異志當石敬瑭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  
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  
降敬瑭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又其文為末帝  
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敬瑭封延光臨清王以慰  
其心有平山人祿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術  
內指揮使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  
瘞之一穴而取其貲鉅萬計晉高入立以瓊為齊州  
防禦使蒙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  
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  
悉取其貲以戍邊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  
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

東華集卷之六

延光

三

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  
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  
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  
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  
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  
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  
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  
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  
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  
延光遣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  
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  
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  
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  
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  
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  
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  
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  
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  
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

東華集卷之六

延光

三

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晏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幣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即南走吳越請拘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以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棺榔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乃取其貨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於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

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附錄 蕭俛鎮兵失策 蕭邁召朱致失策

蕭俛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九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諛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鏞薦為御史中丞鏞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穆宗立逐鏞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

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

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諠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汙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悟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遷選事徙兵部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文宗即位召授少師稱力疾不拜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于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驕勸帝偃革向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藉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

朔矣 蕭邁咸通中擢進士第拜右拾遺邁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乾符中累擢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

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邁掖起之帝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母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與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推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

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遂詳而取節度溥為  
裴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  
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賂劫  
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  
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  
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遂即時叩延  
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  
且數朞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  
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及臣輩帝  
悟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

卷之六十一 唐紀 李元

附順唯違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  
重榮固爭乃徙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  
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遂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  
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違素惡之與裴澈計共  
召朱玫於邠攻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  
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望帝  
不諒其心謂遵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  
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流涕相勸上曾  
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敕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怨  
我奉命而來送以為脇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

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若公其國之  
遵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今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  
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  
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攻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  
乏遵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孜退曰我擇  
一王為帝遵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熲而召遵作  
冊遵苦辭攻更委鄭昌圖滋恨遵及還長安使昌圖  
相熲罷遵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其弟遵為求樂今  
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遵雅隙乃劾嘗為偽臣  
即賜死其弟所賞光啓三年遵見柄任九五期行完

卷之六十二 唐紀 李元

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  
人為哀之  
杜牧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  
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  
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分河  
南等當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美溢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  
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  
自苦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賞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

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於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連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百五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

漢書卷之六

六書

手九

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宋燕盜徐起出入成舉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章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修障戍塞其術蹶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廻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考武潞衣一肉

不敗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三十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劑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邪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染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九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

漢書卷之六

末書

平元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允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  
 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  
 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罍壘相望朝  
 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  
 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慕容  
 天下兵誅蔡誅齊頌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頌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  
 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  
 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  
 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  
 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  
 隨無以爲非者指是順向詆侵族裔語曰叛去酋首  
 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死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  
 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  
 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史記卷一百一

魏世家

三

七

歷代史纂

左編卷第一百

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為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狗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為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

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為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眾怨閉閤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李正己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

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眾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眾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眾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為已也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蜀南盡江淮闕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船過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驍然會發疽死子納少時將兵防秋代

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眾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眾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眾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為已也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蜀南盡江淮闕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船過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驍然會發疽死子納少時將兵防秋代

為守備河南驍然會發疽死子納少時將兵防秋代

宗召見權殿中丞賜金紫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  
田悅於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將救之為燧所破畧  
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  
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志洧背已  
且徐險集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程奉表詣闕  
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  
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  
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  
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鑑鑑以告盧杞杞怒其  
不先白已不從其請加洧御史大夫克招諭使十一

史纂要卷五

八集

三

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  
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  
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闕  
告急智興喜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  
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  
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管中物  
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  
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  
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

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  
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  
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千  
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  
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  
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  
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漸  
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  
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  
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

史纂要卷五

八集

四

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  
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  
朝以納窮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  
是還鄆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  
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  
使海沂見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  
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死軍中請嗣帥  
詔起子師古為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  
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人朱滔獨蛤蜊為納所  
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

以守蛤蟆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  
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  
兵取蛤蟆三汭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  
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  
武俊罷兵師古亦募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  
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  
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盛築師古病召親  
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師  
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  
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  
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哀兵守境沐諍止  
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  
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  
討故命爲副大使自正巳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  
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  
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  
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卿師道率卒  
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  
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燒河陰放  
庫募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

史纂老編卷五 八 侯董 五

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  
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  
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詰罷兵蔡圍  
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本道  
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  
遣將警佳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  
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醢酒旣衷甲矣其徒白官  
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畧幾部入山  
中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怒道官  
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  
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腳  
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  
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畱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  
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訶察故無知者又窮治  
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藏  
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曠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  
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  
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

史纂老編卷五 八 侯董 五

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人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壘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開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山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本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八 侯覽

七

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也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悲遣承度請京師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喻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

氏奴盧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為辭帝怒下詔削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畧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八 侯覽

八

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胸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邳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逼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下所誅司空一人而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為福殺其

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賈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由

卷之八

九

九

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詆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之齋不死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

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柵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侯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

卷之八

十

十

沂地褊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己爲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鄆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承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克節度使徙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煎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煎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

史纂要續編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十一

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詰其說卒不遣煎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皆非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

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

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怙怙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媯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率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為握重兵在外謂高祖與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起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

史纂要續編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桑維翰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瀆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

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  
 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其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  
 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  
 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  
 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勳等  
 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錢紙祭天地  
 投之即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輕議也承  
 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等劫光  
 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  
 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侍衛將軍賜光遠  
 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刺李守貞便宜  
 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延祚至  
 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  
 降契丹使爾家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  
 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  
 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讐而食

史卷之編卷五 天 晉書

三

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  
 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必皇后  
 耶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  
 瘡痕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史卷之編卷三 天 晉書

晉書

古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儻不理生業為縣捕盜吏違法為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為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高穎節度等使李正已死子納匪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接洧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輪轉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拔之徇濮陽降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尚書累封四百戶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興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宋節度無幾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玄佐是歲來朝又拜涇源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益封八百戶玄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

宋李萬榮

董晉

韓弘

利

利割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為備故納憚其心計貞元三年三月薨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杖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曹金岸凌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高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寶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程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淮代之貞元九年劉士寧既為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滔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甯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與玄佐同開素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士寧帥衆二萬敗於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許之曰救微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論外營兵皆聽

史李萬榮

董晉

韓弘

利

命及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  
路少或遲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以五百  
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救歸  
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  
郟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  
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  
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畧曰今  
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  
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  
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  
會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畧曰萬榮今所陳  
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  
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  
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  
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  
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  
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群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  
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  
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按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

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上不從以通王謹爲宣武節度  
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  
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  
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  
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  
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  
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  
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  
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  
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  
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疾病其子廼  
爲兵馬使廼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  
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  
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  
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向  
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進止之廼又殺伊  
婁說張丕不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  
委以腹心廼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  
廼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  
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廼虔州司馬已而萬榮卒

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與僚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馬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庶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脅過制使者皆勿問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恣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

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饗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為亂魁黨數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克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

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光祿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之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於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為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為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贈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己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疋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猜勇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李德裕

李德裕

李

唐

唐劉悟附敘上李德裕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馬悟破騰鏹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草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其氣以語觸師古不懼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悟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陽穀壁阿井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脩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為馮利涉與悟當為師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迎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

唐李德裕

劉

唐

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為亂不知速去師道  
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  
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  
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  
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  
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邠  
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兵馬使  
趙垂棘立干象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  
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魏

三

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眾所惡者凡三十餘尸  
于帳前餘皆股粟曰惟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邠  
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營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  
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  
三聲絕人脚枚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  
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  
劉都頭奉帖進入城門者請侯寫白十人拔劍擬之  
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動地比至于城已  
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  
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又皆投于地悟勒兵

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  
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  
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  
手歎欬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  
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  
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  
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巴營弘正見  
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  
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  
五年來朝遣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魏

三

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  
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  
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眾辱悟  
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  
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  
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  
此軍中將復有知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  
空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  
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  
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寃累進檢校司徒寶曆初正

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  
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大尉表其子從  
諫嗣從諫母微賤少校獫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  
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  
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  
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  
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必不同亂從諫威惠未著  
若詔北鎮大將軍領節度馳入軍乘其未備使軍情  
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  
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  
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  
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拜司空昭義自悟時治邢  
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  
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  
年還藩進同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  
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  
敗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  
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大中弱鄭覃李石  
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

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  
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術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  
性奢侈飾屋室輿馬無遠畧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  
入潞歲推馬征商人又焚鹽貨銅錢收緝十萬賈人  
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胥  
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懇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  
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  
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  
感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

從子稹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  
遣將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  
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入曰臥而視可也辭  
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  
恐有變趨出覓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知從諫已死未  
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  
門不得前諸將乃請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  
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裹紼巾曰母  
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  
不入諫隸恭陵京兆府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

者河朔耳若遠大臣論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  
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  
兵屯千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  
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累堯山河中  
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管天井關為賊  
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  
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  
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  
負戰勝莫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畧深朝廷且怒節益  
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僞挑戰墜

史纂要卷五

六

大綱

才

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  
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  
悵恨稹聞其貳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  
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  
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  
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而縛石馳往  
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  
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  
使送京師使將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  
曰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管辱羣奴故李士貴

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  
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  
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閻守邢  
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輪贊不  
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  
叔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給士帶布一端  
稹檄代歲原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  
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王堯山  
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為賊守殺之稹  
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

史纂要卷五

八

六

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酬卽斬首悉取從諫子衽襪  
祿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  
皆殺由稹首送王宰獻不師告廟社帝御與安門受  
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  
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廐日望  
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促乃  
圖稹遂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  
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  
八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誅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  
一博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死初從諫妻裴氏因

穉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劾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請准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

裴在編集重

六

三

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宜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潁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腹

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醜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郛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投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得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今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

裴在編集重

六

三

五

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適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上雷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勣元烏重胤第五釗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會無犬吠況

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人觀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為亂忠義一軍初亦鬱勃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宜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詐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踞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奏卷編卷五 八 卷 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

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謀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

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差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窺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

奏卷編卷五 八 卷 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若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

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伏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曩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

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擄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更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緜州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有汾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一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鉅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鞬鞞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  
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韃靼久之鬱鬱  
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  
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  
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  
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  
用於鞞鞞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  
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  
鄭從謙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

史纂要卷五

李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  
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陀巢黨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  
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  
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  
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  
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  
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雁  
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  
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  
洛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

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揀陳州四月敗尚  
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  
之賊眾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  
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  
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  
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而告  
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  
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  
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  
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

史纂要卷五

李

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  
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  
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  
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  
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  
重榮既不肯徒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  
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  
掠天子出居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  
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煇追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  
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

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等乃遣諫議大夫劉崇  
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攻等克用  
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  
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  
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  
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而伐之昭宗以克  
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彙有四品官議議者  
多言不可宰相張洸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  
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  
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洸使持其

奏書彙書 卷五 六 李唐 未

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洸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  
統韓建為副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  
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洸及克用戰于陰地  
洸軍三戰三敗洸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  
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  
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  
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圍  
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  
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鎰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  
餘騎渡滹沱視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

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  
不嘶以免李匡威拔鎰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  
鎰攻邢州李存信等敗鎰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  
鎰戰于新市為鎰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  
用之兵克用潛入於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  
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鎰克用出  
兵井陘擊鎰且以書招鎰而急攻其平山鎰懼遂與  
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  
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  
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

奏書彙書 卷五 六 李唐 未

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亦寧王行瑜  
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  
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  
京師聞克用亦起兵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  
史王瑤珙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于至河中同州王  
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兵至矣謀奉天子  
幸邠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遂大亂昭  
宗出居於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  
丕冊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  
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

破鄆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  
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  
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涓北遇雨六十日  
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  
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  
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  
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濟為相克用曰此  
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濟為相則臣  
將甚至關廷京師大怒濟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克鄆  
也克用遣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  
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沼州  
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泃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  
安泃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  
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  
兵五萬擊仁恭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  
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洛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  
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  
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  
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  
于桐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於汴

河復取潞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  
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  
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  
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  
為書幣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  
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  
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  
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  
鄂汾州守將李唐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  
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瑋六月  
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  
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  
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  
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  
克用以為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  
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  
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  
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  
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疆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  
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破潞州梁圍遂解去以嗣昭為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於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李存勗

李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拊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鸞鶴危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小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樂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

死於

李存勗

李存勗

此

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  
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丸  
土而食互相掠啖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  
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  
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君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  
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  
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  
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彘大如魏博鎮  
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  
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

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

兵屯晉州以備之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五

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

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

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潞州晉兵攻澤州

梁主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救之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擊之兵敗以毫州刺史李恩

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

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

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  
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  
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  
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  
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  
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  
陽救潞州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丁會帥將士縞  
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  
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

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  
排墻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  
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冬十一  
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詔  
河中陝州發兵救之晉兵寇洛州二年春正月晉王  
疽發於首病篤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  
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  
存勗嗣立以存璋為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借  
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  
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  
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梁主疑晉王克用  
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  
師且召匡國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梁主發大梁  
次澤州劉知俊至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梁主  
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  
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削思安官爵晉李嗣昭固  
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  
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  
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  
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勗

四

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  
俟之梁主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  
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眾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  
宜還京師梁主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  
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初晉王克用  
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  
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  
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眾心由是釋然夾  
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  
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  
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  
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  
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  
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  
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  
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  
王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  
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  
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勗

五

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源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源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源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源見王白服大慟終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源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數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越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懼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耶

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六月梁主欲自將擊潞州詔會諸道兵三年春三月以揚師厚兼潞州行營招討使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揚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四年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懿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銘潛與晉通鎮定勢彊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耶

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兵三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犇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戍

卷之九

九

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儼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

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此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洛王景仁等進兵栢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

卷之九

九

將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鎔皆被縋縋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控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

德威  
日景  
勞而  
二若

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感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連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在焉

十

四

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相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詭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

德威

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詭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驚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决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在焉

十

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脯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鎗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器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

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栢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栢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梁復以楊師厚為北百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土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

卷之六

李存勖

十一

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梁主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袷為盟許妻以女

卷之六

李存勖

十一

夏

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柘鄉喪敗以  
來視我鎮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  
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絕城出詣梁軍  
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  
因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劔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  
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  
左右救至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  
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  
言五十萬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  
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存審

唐

五

建瑋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  
事委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  
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  
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史建瑋嗣肱分道擒生  
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  
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  
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  
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  
矣時脩縣未下梁主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  
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

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馘  
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白曰晉  
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  
十里明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  
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  
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  
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  
貝州五月甲申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  
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  
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  
咽絕而復蘇六月戊寅鄧王友珪弒梁主乾化三年  
春二月均王即位大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  
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夏五  
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潁徐兗魏博邢  
洛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柘鄉入攻土門趣趙  
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殘掠庚戌師厚至鎮  
州管於南門外燔其闕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  
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  
建瑋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存審

五

李紹衛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子高  
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守將張禹進懼請遷于河南師  
厚表徙禹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四年晉  
王既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乃謀攻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  
於趙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以兵會之楊師厚領兵救  
邢州軍於漳水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  
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晉王還晉陽貞明元年春三  
月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財  
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劫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  
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  
卒私於官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  
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  
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  
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  
梁主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瀘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  
為昭德節度使仍分衛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  
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  
萬自白馬濟河以計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脇之魏

卷之編卷之三

李存勗

十六

唐書卷之編卷之三

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繫結不願分徙德倫屢  
越之應行者皆嗟然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瀘  
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  
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  
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  
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  
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  
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梁主遣供奉官危異撫諭魏軍  
許張彥以刺史彥復請瀘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  
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但  
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  
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  
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遣德倫以書  
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  
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  
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  
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  
倫遣判官司空頤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  
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

卷之編卷之三

李存勗

十七

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  
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主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匪馬訴究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  
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  
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  
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牙爪眾皆拜  
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探甲  
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  
劉郡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經魏縣晉王留  
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  
軍至魏縣與鄆夾河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  
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爲鄆聲援六月庚寅朔賀  
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  
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  
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  
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  
拜曰今寇敵密逼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  
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  
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  
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

史纂左編卷百一

李存勗

一八

九

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  
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  
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眾及彊取人一錢  
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  
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  
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鄆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  
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  
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  
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滄貝不可往  
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  
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  
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瀘州陷之刺史  
王彥章在劉鄆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  
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  
李巖爲瀘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  
河而上覘劉鄆營會天陰晦鄆伏兵五千於河曲叢  
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  
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  
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瘓遍體會李存審  
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嗚呼皆曰適足

史纂左編卷百一

李存勗

九

九

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壟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糶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

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梁主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州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鄩曰將軍蓄

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邪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邪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邪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邪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援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邪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斬俘千計冬十

李存審

李存審

李存審

李存審

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

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工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

李存審

李存審

李存審

李存審

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

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遣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索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率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領天平節度使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探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審

西

沈松

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晉王如魏州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吳以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毫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三年春正月梁主詔宣武節度使索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二月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左遷亳州團練使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金積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壑四面進攻即日拔之先是戶部尚書趙巖言於梁主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戍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禮園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審

一

沈松

必行賞賚是募虛名而受賞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  
乘真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已  
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道  
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  
顧涕泣梁主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四年春  
正月梁主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  
乞於邊陲自効疏奏趙岩之徒言翔怨望上遂不用  
二月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揚州城  
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瀦  
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夏六月壬戌晉王自  
魏州勞軍於揚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楫王謂諸  
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  
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塞甲橫槍結陳而  
進是日水落深纜及膝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  
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  
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  
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  
濱河四寨秋七月晉王謀大舉攻梁周德威將幽州  
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  
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

史纂要編卷五十一

李存審

七

七

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  
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  
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  
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  
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  
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  
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  
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得但深  
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  
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  
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  
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  
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  
王引十餘騎登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  
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  
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  
扼其前堅壁不戰十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  
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  
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

史纂要編卷五十一

李存審

七

七

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請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潛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以朱珪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勖

天

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

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收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勖

三九

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曛賀瓌踈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比歸河朔非王有

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  
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  
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  
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  
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  
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  
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  
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  
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

史記卷之三

六

三

將是吾罪也晉王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  
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  
次舍者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過  
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  
餘僅能成軍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得勝南北夾  
河築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  
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  
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  
使與孟知祥俱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韜

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個儻有智略臨事敢  
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  
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  
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  
攻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艫十餘艘蒙以  
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  
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  
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  
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艫  
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

史記卷之三

六

三

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  
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  
舟而進將至艫艘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艫  
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  
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艫艘旣斷隨流而下梁  
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  
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爲北  
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  
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

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  
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  
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  
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  
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  
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  
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  
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李  
嗣源之婿也十一月王贊領兵至感城與李嗣源戰  
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

史纂要編卷百一 李存勗

五

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  
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  
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  
王贊戰於河南贊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  
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  
陽梁上召王贊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  
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  
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以  
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上怒不許旣而懼  
友謙怨望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

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梁  
主以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晉王遣李存審李  
嗣昭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  
人素輕河中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  
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  
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  
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  
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  
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

史纂要編卷百一 李存勗

五

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  
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  
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  
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  
師亦嘗遣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  
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  
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  
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  
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  
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

今有司市玉造法物蓄集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齋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摺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孝恭

李孝恭

李孝恭

王不聽。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論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醜之。卒。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

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廡。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晝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使。張承業深惡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冀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疆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孝恭

李孝恭

李孝恭

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繪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賚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

授習等劔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究憤無訴欲引劔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寬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秘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史建塘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

史纂差編卷五

李存勗

五

五

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比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威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為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者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珙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

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壘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寶閻築壘以圍鎮

史纂差編卷五

李存勗

五

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遮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箝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一發而殞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采以澤潞兵

授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聞寶慚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滹沱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拮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為衛州刺史九月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李存進

李

明

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管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闚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

第... 第... 第...

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三月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九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顛守鄆州順密言於唐主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顛皆失衆心可襲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李存進

三

明

取之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

千人順密不可從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  
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  
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  
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  
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  
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  
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邾人不知李  
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  
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頤犇大梁  
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節度  
使梁主聞邾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頤於市罷戴  
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  
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  
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熾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  
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川王彥章為大將  
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  
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  
蒼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

史集卷編卷五 李存勗 明

次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  
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  
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  
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  
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  
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  
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  
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  
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土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  
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  
檝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  
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  
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  
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  
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  
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  
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  
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曰  
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

史集卷編卷五 李存勗 明

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  
覆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  
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  
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  
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調知徑來薄我  
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  
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  
問不通人心離沮不保朝夕會梁右光鋒指揮使康  
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  
時緣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

裴奉先編卷五

李在勳

畢

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  
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韜將  
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  
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  
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  
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  
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  
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  
斷絕連艦唐主艤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

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

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

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

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

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擣其斥候

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

兵已至鄆家口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

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

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餽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

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

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

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

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

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遠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

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

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

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

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

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

裴奉先編卷五

李在勳

畢

忠

上徵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疑未有過振曰彼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疑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元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疑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及他兵萬人屯兗鄆之

卷之五

李在帝

忠

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王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述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官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今董璋引峽號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

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九月唐主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

卷之五

李在帝

忠

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上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汝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珩

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遼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城上大嘉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冬十月唐主遣魏國夫人劉氏王子繼及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官而焚之壬申唐主以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收稍刺之彥章重

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

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

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逸信烈乎彥章素輕嗣

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

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彥章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上又謂諸將彥章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變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

河湏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

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

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

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

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主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

矣召羣臣問策皆其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卿勿以為對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隊馬傷足復限水不能

卷之六

李存勖

中

四

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率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衣服齋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珽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欲受寶但如卿此

策竟可了否珽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認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

卷之六

李存勖

四九

七

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  
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  
蓋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段疑自滑州濟河入  
後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  
晏球先降壬午疑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  
疑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  
復其所疑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  
見者皆欲斃其面抉其心段疑杜晏球上言偽梁要  
人趙巖趙鶴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  
竊弄威福殘靈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

李在帝

李在帝

辛

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刺阿撥叛兄棄毋負恩背國宜  
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  
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  
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  
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  
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  
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  
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  
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  
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偽庭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  
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  
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願亦  
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  
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翼來  
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及皇弟存紀  
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  
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鏤其闕室  
削封樹而已戊戌加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

李在帝

李在帝

辛

夏俊

繼及為東京留守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  
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  
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愛疑十一月始  
降制以新官命之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張  
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  
命繼及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  
李紹琛廢北都復為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  
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  
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  
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

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帝發大梁至洛陽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已南郊大赦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道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官泣請乃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遺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

唐主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

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

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

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

將佐曰幾不免虎口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

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三年

二月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

奏敗契丹於涿州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

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徙李嗣源鎮

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徙李嗣源爲成德

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爲樂

洛陽宮殿宏遠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有  
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  
符天子當是時六官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  
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九平伶人景進采  
擇民間子女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  
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累累盈路張憲  
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  
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與唐  
府為鄴都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  
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  
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宦死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  
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  
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  
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造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  
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甲濕被甲乘馬親當  
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  
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耻雖有盛暑不  
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咸服故雖珍臺閣猶覺  
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

卷之三十一 李壽 五十四

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  
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  
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  
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  
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  
也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  
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代蜀都統  
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  
以易卿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  
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岌  
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  
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  
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維  
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  
飢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  
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  
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顧妻孥于者  
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  
遊畋不息已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

卷之三十一 李壽 五十四

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  
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  
為教與繼及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  
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句  
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軍起以  
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諧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  
為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  
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

史纂左編卷三十一

李存勖

五十一

夏俊

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  
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讒人獲罪矣繼麟  
入朝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  
者王行用為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  
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人有害  
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  
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  
守殷以兵圍其第繼麟出徵安門外殺之復其姓  
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  
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

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  
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  
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  
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二月以  
李紹宏為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  
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救  
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  
殺繼及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未友謙子建徽為澶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曰留守王

史纂左編卷三十一

李存勖

五十一

庚

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  
皇后以繼及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  
許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  
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  
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  
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  
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  
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  
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  
乎仁政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

樞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為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

史彥瓊為李彥

六 李彥

良

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戰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眾推在禮為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

方略紹欽所請備釋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退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

史彥瓊為李彥

六 李彥

良

侍衛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觀軍皆不自安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

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  
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  
謀殺都將焚營合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  
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  
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  
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  
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遠欲盡誅其眾我眾初  
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  
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  
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

宋史李嗣源傳

六李李

本

良

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  
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  
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  
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  
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  
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  
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  
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  
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  
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

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  
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  
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  
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  
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箝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  
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  
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  
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  
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  
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

宋史李嗣源傳

六李李

生

良

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  
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  
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  
環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逼不得通  
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  
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  
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  
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  
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  
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濟州防禦使杜晏球

奉寧節度使段凝具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  
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  
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  
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  
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  
自白阜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  
為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  
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  
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  
而詔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  
州至洛陽帝如鷄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  
黨程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鄴汴願陛下幸關東招  
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  
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  
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  
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阜遇山東上供絹  
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  
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

李壽

李壽

李壽

李壽

習習與嗣源會於昨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輪密款於嗣源曰  
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西方勳守汴州石敬瑭  
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  
門入遂據其城西方勳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  
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驤姚彥溫將三千  
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  
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  
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獲事勢已  
離不可復事也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  
其兵指揮使潘瑒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  
之眾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  
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  
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  
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魏  
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  
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  
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甲申  
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  
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

李壽

李壽

李壽

李壽

以相殺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卒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天成元年夏四月丁卯朔嚴辦相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遂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趨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開興教門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重勳

志

良

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官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宦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

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宰相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重勳

志

良

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萬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唐魏王繼及至長安自殺李嗣源自立為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為河南尹從榮為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

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息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級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不用也三年後改元長興初唐主在真定養子李

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毀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

責使歸策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見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二年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釐等於幕府與相唱和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

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宋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為都押衙委以心腹四年大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秦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奏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

言卽以白上制以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及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  
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且稱疾不入  
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  
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  
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  
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  
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  
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謀之  
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  
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  
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  
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  
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  
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  
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  
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  
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  
時侍側唐主曰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  
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

李重吉

李重吉

六八

夏

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  
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  
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  
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  
度使遣孟漢瓊徵之十一月唐主立子從厚立明  
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  
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  
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殺屢豐  
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閔帝順應元年唐以  
李重吉爲亳州團練使潞王從珂少從明帝征伐有  
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忌之不欲重吉典禁兵出  
爲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爲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  
由是疑懼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  
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  
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  
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  
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移檄鄰道言弘昭等專制朝權  
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  
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恩同當東出之道尤欲  
與之相結遣使請長安說以利害恩同執其使以開

李重吉

李重吉

六九

良

朝廷議討鳳翔康誠不欲出請以思同 爲統帥指  
揮使尹暉楊思權等皆爲偏裨獲國節度使安彥威  
爲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  
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  
西道張虔劍武定孫漢韶彭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  
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墜甲淺守備俱乏衆  
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入生死金瘡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日睹其事  
今朝廷信任讒臣猜疑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  
哭聞者哀之虔劍福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

大詬反攻之虔劍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

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  
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從珂卽書思權可邪  
字節度使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  
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  
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  
去路王悉歛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金皆估直以  
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趨  
潼關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  
之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固請自行唐主

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遣楚匡祚殺李重吉  
於宋州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日思同雖失  
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  
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廷朗曰  
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  
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從珂至陝諸將及  
康義誠皆降唐主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  
從騎唐主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  
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贊於第傳二人首於從  
珂唐主欲奔魏州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

門聞變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路王倍

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  
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  
速且草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  
邪若路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  
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  
矣道未及對從進屢入趣之道等卽紛然而去旣而  
從珂未至三相息於土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  
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  
髮不足數蓋漢瓊詣路王從珂降從珂誅之路王從

河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王弘贄遷閔  
帝於衛州歷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醜之閔帝不飲  
巒縊殺之在位四月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  
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  
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  
不能違以至禍敗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  
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  
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  
自經死康義誠復誅夷其族復以石敬瑭為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

反弒潞王事具契丹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親軍士于  
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  
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  
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  
知之更議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  
帥莫不下之猶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  
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  
地通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  
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詭謀紆難以外援  
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  
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  
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重榮乃悉  
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  
兆尹竇滂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  
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  
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  
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  
韓將朱温以舟師下馮翊黃勣率衆自華陰合攻重

宋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計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  
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  
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  
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  
懼悉鑿舟沉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  
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  
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  
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山重榮軍華陰復光  
軍渭北倚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  
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茂不濟  
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將摠兵自嵐石赴河中親  
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  
令孜怒重榮據益池之饒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  
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益  
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益三千乘于有  
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  
重榮克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  
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

計壁沙苑重榮給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  
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  
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  
用合河中兵戰沙苑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  
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愷卽  
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  
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義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  
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  
皆賀重榮遂斬愷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  
舍嘗置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  
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  
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且殺之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悉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

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熟茶棗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焚闔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初晉高祖引契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亡延壽數為契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缺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決丹寇真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自將攻鄴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

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術陰干守  
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  
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  
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  
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  
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  
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  
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  
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威  
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  
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綰可傳聲而  
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  
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  
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  
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  
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  
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  
其城三向而缺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  
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

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兵無幾而食又  
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  
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嘗自有天下  
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  
嘗命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  
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  
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  
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  
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磨峰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  
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  
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  
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  
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  
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  
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是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唐李茂貞

九

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譚王嗣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整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為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漢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唐李茂貞

九

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  
茂貞遂犯京師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  
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  
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  
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  
數萬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  
胤召朱溫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  
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  
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

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虜人暴煮尸而食父自食其

子

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  
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  
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遺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  
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  
邀遮茂貞以求路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  
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  
托餽也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  
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  
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

慕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  
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  
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  
賦薄下令催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  
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  
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郿寧鄭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郿寧鄭坊入於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  
宗已滅梁茂貞稱岐王上歲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  
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曠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  
尊禮之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路人客荆南節度使庾奉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素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眾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魏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將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魏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眾大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眾趨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也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心腰斬于鄆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少誠為治能儉

儉捐完軍實自布以烈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梟掠恬於搏關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厭勝詛晉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眾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曾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顧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澗河諸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賞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澗水汴朱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俱退保陳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爲師全義驚喜心服之而潯滑河中兵逃歸駐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全義乃斬潯將夏侯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而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迫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皋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

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愨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寶文塲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調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忌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摠軍事於是殺少誠于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陽爲節度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頰垂頰鼻長六寸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誘悍火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

千由壽之問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  
據之遣奇兵掩高郵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  
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  
五百自崑崙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  
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為輟朝易將增戍  
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  
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  
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  
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  
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遂以為賓友武陵不荅及元  
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鄙曲不我欺人情  
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  
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為中  
武節度使摠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嚴綬為中  
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浚監其軍下詔奪元  
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  
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茶西鄙師  
小勝不設備為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斬  
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  
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  
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  
賊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激  
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以李遂為襄復郭  
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朝議以唐與  
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遂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  
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大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  
兵死傷畧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謙誠馳入唐  
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冀  
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郟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  
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  
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  
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詔  
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  
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鄧隋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  
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激輸于郟  
城以饋計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  
盡士卒食菱芡魚鱉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  
相與四潰元濟亦齎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

僑置郟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  
激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激水者陳許兵馬使  
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激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宜  
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郟城丁亥李光顏  
敗淮西兵三萬於郟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  
三已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  
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  
馬少良下嶧呀山柵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  
董昌齡爲郟城督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  
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

李光顏傳 卷之六 大 四

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郟城歸路郟城守將鄧懷金  
謀於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  
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  
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  
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  
之吳元濟聞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  
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諸重質以拒之李愬山  
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  
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  
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

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徒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  
萬與光顏戰郟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獲  
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東  
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  
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畧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  
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  
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  
兵驕無所憚內恃跋扈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  
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震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  
山府起沙陀龜騎及邯鄲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

裴度傳 卷之六 大 四

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  
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  
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  
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  
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  
擒矣愬然之以精兵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  
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  
卒尚千餘按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  
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  
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

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戌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輿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帝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原之初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絕其歸向之路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而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于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

卷之六十五

天

光緒

子

唐張建封

州餘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馬燧爲三城鎮遇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蹶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關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把倉卒不暇取他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敕二昇建封少游

卷之六十五

天

子

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劔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埽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刺史高明應甚少

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侯  
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潘  
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  
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閱物  
歷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  
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關關所奉及腳傭至有重  
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驟薪官人以數尺帛易  
之又取他費且驅騾入宮而農納新辭帛欲亟去不  
許惠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  
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  
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  
賦帝問何如荅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  
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  
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  
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  
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  
抱真等勳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  
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  
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  
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六年躬

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  
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  
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  
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  
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謀殺通誠及  
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旆節帝不許披  
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  
揚橋與徐軍戰仵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  
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仵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  
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  
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  
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  
治卒贈尚書右僕射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少驍銳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洎及李納謀叛欲害洎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徒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潘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為徐將元和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板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克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前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關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請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伏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宿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關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壩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皆率十取七八遂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

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克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請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馮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已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

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假則課學

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

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遷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貴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益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

若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

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

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

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正戒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

叔禮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欵戲李茂貞朱溫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朱溫以兵向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溫使鄴召建建乃出降溫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溫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何皇后舉觴建

躡溫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諱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爲保義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顧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首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虎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鄴士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  
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  
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  
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  
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

宋書

卷八

三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  
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  
刺史鄭茶奇其狀貌釋縱之復應募為州兵戍朔方  
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  
過軍吏合軍吏伴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亂  
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鄭幼復棄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啓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兢以金玉珠繒諸雄軍買食通犀  
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  
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  
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  
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

徐圖還師李壽怒曰吾以願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壽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敵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麩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旣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竊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屠賣之屠者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阮之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

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錕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錕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錕戰於易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錕棄城走追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昭宗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頌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蘇常潤州十一月田頌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旂甲兵出於置制使杜陵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逐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二年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漢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將臺濛將五百屯溪西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

至遼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李神福拒之神福  
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銳襲之俘斬  
千人四月行密遣劉威將兵三萬擊儒于黃池大敗  
儒軍五月大水諸營皆沒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勝  
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行密李神福攻滁和康勝降  
安景思走七月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  
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  
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  
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  
克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

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

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  
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簡帥百餘人力戰  
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  
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旌旂輜重亘  
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  
春正月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  
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  
不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壘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  
輕騎抄其饋餉奪其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

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累相當今  
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  
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  
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  
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  
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  
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將又取潤州  
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  
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

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

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頴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  
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頴守宣州安仁義  
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府人稱揚一益二及  
經秦畢孫揚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  
矣初儒之被擒將死仰顧見劉威曰聞公爲不戰之  
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  
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帶以爲親軍是歲復  
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  
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勣二兵火之餘十室九

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  
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  
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  
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  
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  
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  
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  
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  
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十一月廬州刺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  
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  
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  
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  
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八月  
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  
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  
雅寬厚得民歛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聽命行密即以  
雅為歙州刺史歛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十  
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

史乾寧元年黃州刺史吳計舉州降行密武昌節度  
使杜洪攻黃州行密遣朱延壽救之吳計畏杜洪之  
逼納印請代於行密行密以瞿章權知黃州行密表  
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充鄆河東兵計之三月行密  
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  
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  
不敢忘本濛其慙行密攻濛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  
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  
壽州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恐懼延壽  
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眾乘之汴  
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  
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  
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  
潛入城約夜半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  
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  
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  
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管書金帛往說  
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

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遣拔光州三年  
加行密檢校大傅同平章事行密以田頴守宣州安  
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頴等攻掠  
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  
成及四年詔以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  
昌杜洪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將聶金掠泗州朱  
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馬珣等救黃州黃州  
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南保武昌寨五月友恭爲  
浮橋於樊港進攻武昌寨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  
珣等皆敗走充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李承嗣

宋史

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  
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  
益振朱溫旣得充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  
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充鄆  
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  
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  
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  
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  
幟自北來趨其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水大至汴軍

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  
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  
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淝  
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退後  
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  
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  
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  
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  
嗣曰始吾欲趨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  
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李承嗣

宋史

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  
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  
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光化元年兩浙江  
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  
行密詔不許二年正月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  
州軍于呂梁全忠遣將張歸厚救之旋自將救徐  
州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于下邳殺千餘人全忠  
行至輝州吳兵已退乃還天復二年昭宗在岐以左  
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行密拜東  
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五年錢鏐攻

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頴戰于昌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軀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鋒曰今夕爲公焚之建鋒未之信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瀟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韓勅將萬人屯瀟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其衆掌書記李璣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

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荊江口乘虛襲江陵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神福遣其將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温子也温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頴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頴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頴頴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頴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濛擊頴頴敗死初頴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

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顏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顏解兵顏恨之顏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顏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顏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謀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槩一瑾之槩十不當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顏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

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梁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還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行密傳至孫溥爲李昇所篡

李景 附宋齊二

南江  
李景初名景通後避周廟諱改名景昇長子也昇卒  
嗣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  
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副使夢錫直宣  
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  
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  
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  
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泣諫不  
報侍衛軍都虞候曹崇誥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  
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  
踈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  
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  
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  
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最  
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  
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  
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諧  
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  
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

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翁延政亦自立於建州  
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  
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  
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  
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  
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雷從効亦殺其刺史  
黃紹頗皆送欵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  
泉漳四川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州節  
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節度使景  
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  
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  
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還至  
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  
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  
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益兵以會之  
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欵於吳越吳  
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  
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  
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  
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

載上書以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  
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  
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宰相馮延巳諫議  
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  
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  
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  
客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而行  
營招撫使引兵攻汴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  
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迭款于景景遣皇甫暉  
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  
李仁達而遞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  
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迎誨曰閩  
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  
其未定亟取之誨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  
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  
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  
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  
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  
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  
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

人順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  
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  
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  
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十年以馮  
延巳爲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  
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  
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  
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  
能守逃歸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塌橋東南悉爲污澤  
周主謀擊唐先命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  
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  
利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  
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  
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  
起師徒來爲應援迺奪閩越塗炭相潭至於應接慕  
容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  
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知  
樞密院事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又詔吳  
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  
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都統劉仁贍爲

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向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兵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裹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舒秦三州刺史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傳降周景益懼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正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拾華事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恩主

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廩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會世宗詎知揚州無備遣將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共守護之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盛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鉅謨等并盛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世宗自壽春至濠州唐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鎮率兵趣壽春景達將兵二萬

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周諡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知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蕪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由是壽春之圍益急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調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縵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永德敗唐兵于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乃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十五年正月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

李

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議者以唐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九世宗使范質王洙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二月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扼豪壽應援之路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等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鎮邊鎬皆叛執景達及陳覺自濠州以舟兵奔走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唐遣使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其出兵而留其使不遣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糧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攻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

李

焚之城壞彥卿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  
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鑿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  
而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  
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  
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  
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  
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  
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途至大江壬辰拔  
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諫議大夫尹日  
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

史記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下

卷

一

當陸歸耳已而果然荆南節度高保融遣將將戰船  
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世宗如迎鑿鑿屢至江  
口遣水軍擊唐軍破之世宗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  
湘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  
將步騎神武統軍宋廷渥將水軍循江而下延釗奏  
大破唐兵于東湘州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  
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  
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  
約辭言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  
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始賜景書曰皇帝

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楊泰除河壽濠  
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蕪黃畫江以  
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  
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  
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  
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  
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  
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  
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  
侍郎景為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

史記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下

卷

一

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  
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  
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  
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  
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于外而  
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  
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  
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  
國必亡矣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夢  
錫大咲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

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  
欲報其寃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  
隙覺嘗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  
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謀因請使于周驗其事  
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  
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為謀是忠其主也朕  
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  
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唐青源節度使留從  
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  
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置若置邸  
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遠修職貢足  
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于卿篤始終之  
義于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  
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  
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曷  
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  
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  
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  
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  
之戍兵少者益之唐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

當十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  
錢以一當二景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  
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  
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南都而洪州追隘官府營  
解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  
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  
宋齊丘諫章人也其父誠為江西鍾傅副使卒於任  
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傅  
敗齊丘益窮隨眾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李昇時為  
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凰臺詩見  
志昇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欲人汪台符投書于昇齊  
丘忌其名頗排斥之齊丘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  
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丘  
慙即改字子嵩隨昇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  
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昇輔政勵精為理修舉  
禮法以遇強眾親附卿士寬徑薄賦人用安輯齊丘  
頗有力焉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  
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為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  
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求退居吳主連微不至  
昇于璟時為大將軍昇使璟親往敦迫乃起除右僕

射平章事昇出鎮金陵以璟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昇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昇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丘亦盛贊其說與昇意合昇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昇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叅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璟而盛稱景遷之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昇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昇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已副遣兼節度使無所關預

不章

去頂

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譚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為推挽決行大事既建國以齊丘為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為右丞相明年昇篡吳國號唐徐玠為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之舊齊丘怒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因門請罪昇但遂辭以喻之不為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昇子璿也

又請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昇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昇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臥疾不出昇遣子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為衣

不章

去頂

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墻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為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俱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

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編而  
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  
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  
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樞密使  
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徵古每干言  
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  
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  
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怙懼唐主嘗歎  
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  
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  
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  
避位稜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  
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  
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唐主心愜卽命中書舍人豫  
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  
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  
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  
乃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  
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遠謀篡竊  
陳覺等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

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  
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  
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  
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  
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  
主欲誅齊丘等復以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  
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  
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草詔暴齊丘  
覺徵古罪惡齊丘放歸青陽卽舊第之外別院處之  
重門外鎖穴墻以給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  
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自益死年七十三諡醜謬  
齊丘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途以爲正室亦封  
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  
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有齊丘爲文有天才而  
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矣先王之旨自  
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  
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  
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  
何堪也其狂瞽如此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  
循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優人李家明日臣能止之

乃作大紙膏署其上云欲與唐祚華強吳蓋是先生  
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  
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  
庭齊丘見之哭乃止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璠奏為有誤錄於歷代史纂左編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寧侯朱濆校刊

門生吳至 草

武進左 丞 校 正

夷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署屬真番朝  
鮮為置吏築郭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  
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屬燕王盧縮反

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出塞

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  
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  
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茲多又  
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  
界上臨泚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

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遠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西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

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肯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左險城木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濼清侯陰爲荻苴侯

峽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久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高麗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隨山屈繚為郭南涯泚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為壑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乘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其

高麗

六

九

州縣六十大城置倭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俗皆投壺楚鞠食用蓬豆篋簋墨洗皆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官官府佛廬以瓦其治暗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為奴婢故道不撥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月王皆自祭人其學至窮里斯家亦相矜勉備側悉構嚴屋號尙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救遣還於是  
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為  
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為講老  
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  
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  
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  
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  
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  
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  
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一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  
利建武遣使者賀井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  
師臨遼隋亡戰皆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  
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  
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  
觀蒙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織曲見華人流  
客者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  
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  
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  
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  
飄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

文者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眾性忍暴父為東郡  
夫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  
謝眾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眾哀之遂嗣位殘凶  
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郡給  
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  
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  
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  
云貌魁秀美鬚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  
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  
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  
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  
拜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  
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  
而力有餘載不用所謂止戈為武者司徒長孫無忌  
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惡撫其存  
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  
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  
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  
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  
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調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

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為第  
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  
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  
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  
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使新羅乘襲奪我地五  
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為足論邪遼  
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  
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溢  
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  
遠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  
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  
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  
時擾至今為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  
為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  
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  
遼漁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  
莫離支遣官五十八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  
建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為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  
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  
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畧之故與父老

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母庸郵也即厚賜  
布粟群臣皆勸帝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  
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為不祥伐高麗是也  
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  
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  
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吳  
京洛募兵九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  
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母飾食母豐怪水可涉者  
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  
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  
祇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  
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  
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  
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  
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  
盛疆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  
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  
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秦天下符魚悉從而  
當官止十人天下以為輕神器帝曰士度遠十萬皆

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慮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橐  
 房結兩籠於鞍四月勦濟遠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  
 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勦攻  
 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為蓋州別  
 將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  
 上勦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骸高麗  
 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又逆戰  
 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碎易奪其梁收散卒乘  
 高以望見高麗陣器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又  
 以狗帝度遼水徹杠約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  
 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  
 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  
 降方園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先勦列  
 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積木為樓結絕  
 罔不能拒以衝車撞壁碎之時百濟上金葉鎧又  
 以玄金為五山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勦會甲光炫日  
 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燦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  
 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者以拒士舉長才春之蘭石  
 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  
 為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

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險  
 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  
 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  
 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界諸將及是李  
 勦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  
 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累人妻孥朕不  
 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  
 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為巖州拜伐音  
 為刺史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  
 蓋牟城李勦盡虜之其人並請隨軍自劾太宗謂曰  
 誰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為吾戰彼將為戮  
 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稟而縱  
 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倭薩高延壽南部倭薩高  
 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  
 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累吾牛馬  
 文之不可下此土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  
 則會矣有大對盧年老習事為延壽計曰吾聞中國  
 引蒙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  
 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  
 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襲其

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合倚山而陣長四十里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無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眾可不戰而降矣帝不應夜詔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帷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眾已驚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眾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州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賜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眾降入塞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

不得對帝料會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眾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圍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餉之賜以屨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壘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眾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不

卷之六

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斷我運道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綠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眾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闌攻東南虜增陴以守

前攻其四撞車所壞隨車柵為帝聞城中難  
聲曰圍久突無熱煙今雞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  
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繼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  
枝裹土積之距闕成迫城不數丈果殺都尉傳伏愛  
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  
自頽城出據而擊斷之積火索盾固守帝怒斬伏愛  
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齊師拔遠蓋二州之人  
以歸兵趨城下城兵屏息僅存會長登城再拜帝嘉  
其守屬補百匹以厲事君遣州乘尚十萬斛士取不  
能盡帝至湯鑄水阻海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

卷之六十一

唐紀

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  
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扇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  
馬萬匹速還時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  
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  
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淪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  
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  
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  
子進潔衣乃御遠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  
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折詔有司以布帛贖  
之原為民列拜禮舞三日不息廷壽既降以憂死

其至長安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  
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願問道宗具陳在駐驛時  
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聽也明  
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妹二口帝默還之  
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懲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  
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  
謝於是下詔削奪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  
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度海李勣  
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  
進至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達等取

卷之六十二

唐紀

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  
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  
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  
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隙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  
鴨綠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去大  
酋所夫孫推勝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  
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國吾師之入戶亡耗  
日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饑臥死溝壑不勝數  
矣明年以三十萬眾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  
劄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丹取錄于

二百巴蜀大騷印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  
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  
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  
治大艦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  
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  
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大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  
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  
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  
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  
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

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

去款

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  
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  
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  
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  
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  
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  
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沮江奪馬邑山  
遂圍平壤明年麗孝恭以首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  
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

子壽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  
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  
蓋蘇文弟爭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  
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備  
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  
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  
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又以李  
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  
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渌道郭待封積利道  
劉仁願畢列道金待閭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

節度轉燕趙食膾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

七款

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  
南山臨城城人縛戎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  
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二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  
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備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  
救備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  
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引兵畧地與  
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  
克昔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問罪  
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舉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

男生兄弟聞狼為我鄉道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  
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  
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勛年八十  
矣虜仍荐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  
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勛  
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  
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勛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  
妣州契苾何力會勛軍于鴨綠拔辱夷城悉師圍平  
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  
勛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

史書卷之五

不

六

本

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燬燔四興  
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  
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勛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  
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勛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被脅制  
赦為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  
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為銀青光祿  
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剖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  
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  
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儀鳳二  
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

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  
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中州徙其人于河南隴右藉  
寔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死葬顯利墓左樹碑其阡  
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葬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  
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為朝鮮郡王使統安東  
舊部不行以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  
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史書卷之五

不

本

烏桓 用影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會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大人以下各有畜牧營產不相往後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天計

卷之三

二十一

謀從用婦人唯關戰之事乃自夫婦人能刺草作文繡織氍毹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鍔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稜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罪若亡叛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之雅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

後東北焉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遠孤弱常苦匈奴之侵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匈奴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涿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塚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

卷之三

二十一

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路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器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夜穿廬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

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遠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

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二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度遼將軍梁璉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

朱廐為漢都尉順帝陽嘉四年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圍臨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桓帝永壽中張奐為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幃中與子余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九年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遠西有

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請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單于印綬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

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獻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更  
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  
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  
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  
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徙居中國云

祭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為偃師長彤有權畧視事  
五歲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

黨數年襄賁政清蠶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

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  
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練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  
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  
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  
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  
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  
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

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  
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

之屬遂路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  
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  
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  
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  
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  
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  
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  
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

能禁彤乃率勵偏何遣往來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

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懾彤之威聲暢於  
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  
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  
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  
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  
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  
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  
此太僕之室大僕善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  
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郡

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  
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  
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  
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  
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  
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  
逢上疏且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  
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  
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  
立祠四時奉祭焉

各案本傳卷一百一十五

不盡

五元

匈奴

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董粥居于北邊隨畜牧  
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  
馱駃騠騊駼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  
各有分地母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擊弓盡爲甲騎  
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  
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  
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并代以臨胡終其後旣與韓魏共滅智伯分  
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都以與  
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  
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中至高關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  
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寇帶戰國七而三  
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  
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可  
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

秦本紀

卷八

末四

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項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  
項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  
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  
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  
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  
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  
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  
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  
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  
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  
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  
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  
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  
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

秦本紀

卷八

末四

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

卷之六

匈奴

匈奴

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謀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

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管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起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財丁靈鬲昆薪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卷之六

匈奴

匈奴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  
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  
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歲奉匈  
奴絮綸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  
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  
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  
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有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  
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  
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  
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畧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五千誦高奴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大原時濟北王  
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方今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距絕二主之約  
辭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更卒良馬  
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  
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雲淺奉書請  
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  
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  
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  
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  
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絕二主之約離  
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踈一黃金飾貝帶一黃金胥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綵綠繪各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

卷之八

匈奴

書

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繪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其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人單于無恙所遺物言語云云中行說今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

印封皆令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書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

卷之八

匈奴

書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漢所輸匈奴繪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

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田中宮候騎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有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將軍蔭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

史纂在漢書高 本 魏 羊 魏

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離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

史纂在漢書高 本 魏 羊 魏

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犛單于死子軍臣正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也北地代屯旬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警備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以備胡胡騎入代旬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漢兵至邊匈奴亦云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  
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  
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  
終孝景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  
約東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  
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斲蘭出物與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交易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  
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  
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  
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  
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  
請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

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  
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  
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  
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  
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  
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  
赦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  
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救至匈奴乃去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  
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  
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  
自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亡  
漢漢封於單于爲涉安侯數月而死匈奴右賢王然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安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死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栗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今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

受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卷九十四

匈奴傳

漢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  
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  
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  
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亦不侵入邊烏  
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  
一人漢又遣故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  
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  
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日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  
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  
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  
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  
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  
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其言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卷九十四

匈奴傳

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揚信於匈奴  
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  
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  
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  
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揚信為人剛直屈強素  
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  
穹廬外見揚信揚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  
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

欲反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  
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辨其少年以為欲刺折  
其義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  
匈奴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  
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  
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  
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  
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  
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邊漢乃拜郭昌為援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  
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  
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  
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  
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  
其單于怒而盡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  
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

軍李廣利西伐大宛而今因將將軍公孫敖築受降  
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  
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  
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  
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  
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  
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  
侯夜出自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  
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  
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  
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  
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匈奴乃  
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唃犁湖為單于是歲  
太初三年也唃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  
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廬昫而使  
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  
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  
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

又漢右賢王入酒泉張掖募數千人會任文  
 帝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  
 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  
 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  
 秋大之是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  
 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  
 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  
 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  
 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  
 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  
 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悉  
 燒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  
 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

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  
 千人一兩人耳有詔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  
 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  
 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  
 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至是上乃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參拾助邊用是  
 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  
 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  
 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  
 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  
 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  
 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  
 民為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耜  
 以深能避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  
 倍多民皆便之初征和二年衛太子以巫蠱事自殺

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  
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絹  
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  
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  
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  
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  
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  
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者病律飭胡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  
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  
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  
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自  
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  
病死子左公蠡王立為壹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  
也壹衍鞬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後二年秋單  
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  
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

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  
漢使不降者蘇武等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  
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  
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  
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  
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  
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是時  
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  
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公蠡王思衛律言欲求  
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編  
縻之其後左公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  
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  
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  
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  
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  
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  
千餘騎入五原畧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徇塞獵行  
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

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克國克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特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弊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夫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克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

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合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馭畜產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戾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斬首捕虜至侯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寺言鷄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冊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駝鹿素

馳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又重以餓死人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壹行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畧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

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間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氏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顓渠闕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子稽侯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胥堂為日逐王時單于已立附及太子數讓左地貴人左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即與烏禰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徭為呼韓邪單  
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胸鞮至姑且水北未戰  
胸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  
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  
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胸鞮恚自殺都隆奇亡  
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  
年也胸鞮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  
先賢揮兄右與義王立為車犁單于又有烏藉單于  
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殺  
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車犁而車犁復  
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又自立為郅支單于  
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到支都單于庭呼  
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  
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  
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  
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  
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  
國漢雖強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  
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

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  
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行  
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  
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  
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朝三  
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  
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綬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祭戲十安  
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綫二十萬  
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  
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  
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遣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贖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  
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  
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以為呼  
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  
地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  
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  
之以舞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  
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逐擊烏  
孫破之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  
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  
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  
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  
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  
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使來漢軌簿責之甚  
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  
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  
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

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  
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  
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  
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  
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  
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  
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  
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  
害昌猛擅以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  
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  
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  
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  
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  
烏孫所困與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  
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  
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匈奴通語郅支郅  
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賁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  
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其延壽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惧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為所邀擊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昏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即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

呼韓邪疑之左秩伊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竟

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德豈可忘我失王意與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鹿中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前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許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術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

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一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呼韓邪若鞮單于復株累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

云爲湏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復株系單于立十  
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  
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朕奴王烏鞮牙斯  
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  
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  
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  
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  
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  
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一入漢地直張掖郡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  
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  
使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  
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  
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  
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  
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  
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

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  
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從藩爲濟南太守不  
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至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勝子卑援寔翁侯人衆入匈奴  
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  
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畧千餘人歐牛畜  
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  
遣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  
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  
帛五千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  
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壯盛願從五百人入朝以  
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  
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  
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  
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廬水道里固遠況等  
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時漢平  
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  
威德至盛異於前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  
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  
姑去胡來王唐璽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二  
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  
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  
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東漢書卷九十八

李固

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來憐為作約  
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  
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  
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  
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  
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  
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  
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  
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  
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

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  
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  
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  
于今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奏今  
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  
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令謹更名曰知莽  
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  
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  
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

東漢書卷九十八

李固

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奴使怨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  
奴使及其官屬收畧婦女牛馬單于聞之遣使發左  
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  
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畧  
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王莽  
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  
繞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  
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

曰前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  
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  
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  
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  
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而遂  
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  
遇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卿者姑夕侯疑印文幾  
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  
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先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  
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  
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  
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  
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  
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  
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道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  
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  
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  
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函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相謂得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當  
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次以問諸報從塞外還  
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累其人民寡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  
大迺遣右大且渠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  
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  
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  
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  
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  
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等  
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  
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  
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  
良等盡脇略戊己校尉史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  
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皆將  
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  
郎將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中  
塞下相誘呼韓邪單于諸王欲以次拜之使蕭苞與  
蕭守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賜蕭苞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繪千匹戲戲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畧民吏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冠拜十二部將率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四

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蒲三十萬衆齊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威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其以見脇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吏士畧人民馭畜產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成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成子登於長安市

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熈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人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雷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苦親單于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歛弟騎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五

(卷)南匈奴

南匈奴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畱若鞮單于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右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時彭寵反呼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為漢帝使入居五原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呂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漢書卷九十五

匈奴

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笱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于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歛所至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欲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歛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

許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  
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  
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  
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  
事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遣弟左賢王將  
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北單  
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  
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使南  
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

臣拜訖今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于左右願使

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襟等反命  
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  
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錦繡布萬匹絮萬劬樂  
器鼓車祭服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  
千斛牛羊二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  
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恭辭訟察  
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  
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  
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

將送賜絲綉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  
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繪綵合萬匹歲以  
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  
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  
郴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今西河長史  
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  
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  
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

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  
恐頗還所答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  
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  
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  
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  
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異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  
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  
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

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稟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

史集在編卷五

六四叙

五一賦

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素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警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遠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韞九一矢四發遺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左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單于

史集在編卷五

六四叙

木一編

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第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齋璽書鎮慰拜授璽綬又賜繪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為常莫中元元年立一年死弟汗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立永平二年單于適立四年死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

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等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又遣兵屯美稜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韋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遼畧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死單于汗之子宣立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

從太僕袁安議敕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并於是南單于復今日遂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長之弟屯屠柯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胡新降精兵萬騎出朔方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

拒守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遠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今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威勝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此今

卷一百一十五

九原

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遠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具竇憲傳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其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

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二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所在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附歸北庭會竇憲破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誅五年於是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宮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死單于適之子師子立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單于長之子權立永元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關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和三年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冲於美稷四年植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殺尉洪惟行度遠將軍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諸將並進大恐怖  
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  
乞降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人男女及羗  
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建元元年時鮮卑  
寇邊度遼將軍耿夔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  
遂復各令屯屯朔方以西葷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  
未建元年先是朔方以西葷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  
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  
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弟休利立末和五年  
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  
西河復招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並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  
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  
乃脫帽避帳詣續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迫之單于及其弟  
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  
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  
未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台

知罪極窮鳥因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遠將軍馬續素有謀謀且與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  
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從之乃詔續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敵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及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  
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扣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  
攻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管殺上郡  
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  
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各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于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  
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轅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  
而善撫士率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產財物  
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秋  
吾斯復掠并部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二年立之遣  
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中郎將馬寔募刺  
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  
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死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  
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  
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  
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  
詔曰春秋人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  
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死子某立六年死子呼  
微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殺  
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殺檻  
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  
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  
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  
兵無已右部醯落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  
王於扶羅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  
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

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  
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  
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  
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  
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  
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  
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  
監其國焉

劉淵子惠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于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晉太始七年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十一月猛

不詳

幸命

寇并州刺史劉欽等擊破之八年監軍何植等討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以崇廉恥之教塞姦究之路司馬師皆從之咸寧

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

不詳

未詳

武帝帝召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容儀機鑿文武才幹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楊琰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珍患之理淵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帝乃止後王彌從

東歸淵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見稱達譏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或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飲縱酒長嘯聲調嘹亮聞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淵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僑傑

卷之三

不

在

一

卷之三

不

在

一

無不至者幽異名儒高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

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大弟以淵爲大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淵爲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桓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向風孰不

卷之三

不

在

一

卷之三

不

在

一

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

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受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淵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年號元熙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並

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南下山東遂所在爲寇淵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弦武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淵遣其武邪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尉督大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淵曰殿下自造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王威未振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拈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劍豎鴻基尅殄疆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淵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桑浹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征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淵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大放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平延翼爲大司空封

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  
謀為差皆郡縣公侯九月漢王蒲石勒入鄴太史令  
鮮于脩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天命然  
遺晉未殄皇居又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  
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  
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  
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莽時重也得者因  
增泉海光三字淵以為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  
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  
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將距之

卷之六

羊

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  
定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  
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  
服迎師是冬復發大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  
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  
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  
斬聰將呼延顯其眾遂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  
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  
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  
越命叅軍孫詢等率麾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

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  
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  
舉下官當於交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鮮于脩  
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  
軍不歸必敗淵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遣薄  
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版之戊  
還於平陽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  
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  
百斤膂力駑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

卷之六

羊

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  
結樂廣張華尤異之河間王顥表為赤沙中郎將聰  
以淵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  
積弩將軍叅前鋒戰事淵為比單于立為右賢王隨  
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永  
嘉四年僭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  
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  
穎之間陷墨壁百餘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大  
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宣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  
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

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  
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等  
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杜門晏以外繼  
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宮以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  
時帝將濟河東遁其船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  
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圖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  
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  
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官人珍寶曜於是害諸  
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  
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一

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  
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惟雍州刺  
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  
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于陰密擁還  
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  
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  
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發長安銳卒與諸軍  
戰於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其渠杜人王禿紀  
特等攻劉黎於新豐黎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  
人歸於長安時閭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於雍城  
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  
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讎謂帝曰卿爲豫章  
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  
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  
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  
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  
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  
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  
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  
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一

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  
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  
會稽國夫人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  
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  
其右將軍劉叅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還祗孫  
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  
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  
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  
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  
逆臣之裔荷榮禁鬪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

本義  
未

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  
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牛  
成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  
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  
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琨與左右數十騎攜  
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琰曜入於晉陽  
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于猗盧且乞  
師猗盧遣子曰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  
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  
六萬至於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

矢身被七創討虜傳武以馬授曜扶曜乘馬驅令渡  
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  
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琨收合離散  
保於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  
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  
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殺珉雋  
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時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  
劉曜及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  
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果爲曜染所敗  
染謂曜曰麴允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

本義  
未

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  
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于渭陽染夜入長安  
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  
且退屯道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  
遂歸平陽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  
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  
宜整陣紮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於國乎  
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  
汚我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

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  
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  
復諫違謀慙而取敗而復忘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  
於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  
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  
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  
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  
今吾面東向大司馬驥聞之曰驥澤不容尺鯉樂之  
謂也驥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  
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驥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  
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  
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驥  
歸蒲坂俄而徵驥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  
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青州刺  
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  
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  
河置戍而歸於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  
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  
弗許劉驥又進軍屯于栗也麴允飢甚去黃白而軍  
于靈武驥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

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驥驥進據黃阜北地  
飢甚人相食噉羌首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  
敗之麴允與劉驥戰于碯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  
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  
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  
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劉驥陷長安外  
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於驥帝肉袒牽羊輿櫬銜  
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祭  
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校獵上  
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祭  
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  
與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  
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  
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  
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  
祭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嬰當生  
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  
趙固屯於洛汭遣張雅張皮潛濟襲祭貝丘王翼光  
自登城覘之以告祭祭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  
彼方憂自困何暇來耶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救也

祝况歐濟平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蔡軍  
蔡奔據陽鄉稚館穀蔡壘稚聞而馳逐柵於壘外與  
稚相持聰聞蔡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  
衆五千突圍趣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  
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大興元年  
聰死在位九年蔡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爲  
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  
患距諫飾非好興造官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  
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蔡弗之恤也既  
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  
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  
十並國色也蔡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人將軍靳  
準將有異謀私於蔡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  
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  
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蔡弗納準懼其言之  
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  
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蔡誅劉  
景劉顛劉勵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  
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蔡大闕上林謀  
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蔡荒耽酒色游

譙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蔡命以從弟明爲  
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  
王延壽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  
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殺下使甲士執  
蔡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淵  
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  
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  
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  
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  
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  
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劉曜聞亂自長  
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  
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卽帝位以勒  
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羌  
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旣而將軍喬泰等  
計準斬之時晉元帝大興元年明年劉曜徙都長  
安改稱趙晉成帝咸和三年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  
趙王曜擊走破之遂攻金墉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  
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乃使內外戒嚴  
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日

大塲至成臯勅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燕  
行出鞏管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  
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  
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  
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  
我矣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  
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閭闔  
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  
陳就平墜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  
執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  
速降曜但敕熙與諸臣匡維社稷勿以吾爲意勒乃  
殺之已而石虎克長安遂殺熙

北魏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石勒附錄 祖述

石勒字世龍初名弼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  
部羌渠之曹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  
上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  
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  
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  
小胡亡散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  
充軍實兩胡一枷勒時二十餘亦在其中旣而賣與  
荏平人師懽爲奴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  
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  
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桃豹逯明等八騎爲群盜後郭教等又赴之號爲  
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騾驢諸死中乘死馬遠掠緡寶  
以賂汲桑成都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幽  
州王浚以穎陵卒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  
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  
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  
乃奏議廢穎是歲劉淵稱漢王于黎亭成都王穎故

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及桑帥牧人乘死馬數百騎以赴之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荀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等討之桑

卷之六

十一

勒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劭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劭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劭督等奈無智畧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淵

看劭督爲親漢王突莫爲都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劭督爲允賜姓石氏名之曰晉言其過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四千壁于樂平淵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聲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配之淵使劉聰攻壺關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將救壺關勒敗之

卷之六

三十一

於白田遂陷壺關淵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勒并軍寇鄴潰進攻趙郡又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淵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侯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

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歷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嚴巖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巖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計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累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平太守邵華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走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計勒越臺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行清辭不欲加之兵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

勒引兵遂出懷遠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劉曜于許昌執曜爲左司馬先是王彌納劉曜之將先鋒王青州使曜徵其將曹疑於齊勒遊騎獲曜得與疑書勒殺之宥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瓌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也彌惡之早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疑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耶徐瓌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引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拯於塗炭百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

昔鄉黨終當奉戴何遠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  
詭請下彌譙于已吾彌長史彌嵩諫彌勿就恐有專  
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  
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  
州諸軍事苟瞻謀叛勒害之初勒被留平原與母  
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  
發迹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誠漢河雖自古名  
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  
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  
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

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亦  
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  
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震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聽則禍除  
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蠅寇  
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護匈奴中郎  
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  
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  
戎人而為帝王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世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

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  
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  
何向不摧至於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  
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是時漢道將斬冲  
寇太原圍晉陽代公倚盧遣兵救晉陽漢兵敗走勒  
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二月  
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  
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

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  
將軍何其怯乎孔苕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  
未集苕等請各將三百步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  
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  
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  
攻陷帝都凶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  
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  
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

猴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  
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  
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掩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  
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賁刃膺曰君共相輔佐當  
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  
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權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  
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后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  
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  
兵大發敗虎於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  
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  
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探掠無  
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遠東燕聞汲郡向水有  
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  
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  
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  
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  
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始  
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  
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怒乃

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軍遂獲  
豐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率衆  
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  
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  
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  
規進據宗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  
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  
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  
亡邯鄲秦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  
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  
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榮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  
也於是進據襄國賓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  
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  
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  
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  
諸將攻冀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晉寧朔  
將軍督幽州軍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  
眷木柁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以討勒時城隍未修  
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

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

卷之六

十一

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

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建興元年石虎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勒命段末杯為子署為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今尉皆殺之勒謂賓曰鄴魏之舊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大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

卷之六

十一

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遊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恣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浚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祚實有疾勒就而謀之實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心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請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損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作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賜如子也亦遣浚所署監司并冀兗諸軍事袁高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奮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偉拔士馬雄威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

葉重光出鎮藩嶽滅聲播于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欽祗闕下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守陽覆軍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惟乎且自古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護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將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疑矣子春等與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議師以示之北面拜浚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袁嵩乞并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於外袁嵩困矯貪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

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詭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會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寒弱歎曰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粟叛親離甲族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王薄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琨已過深重討浚以自效現既素浚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

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晉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婁高田綺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蒙郝襄靳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琨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現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

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濟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  
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獲馬鎧萬疋澹奔代郡魏長史李弘以并州降於勒  
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宰  
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  
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  
荼孔萇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尅勒問計於張賓對  
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  
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薊之寇可翹足而靜遼  
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候之計是召萇等歸署  
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  
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衆素服回威德  
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弱水而死  
馮脂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  
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  
眷段末杯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齋

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思又忻於  
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段末杯  
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  
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  
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  
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  
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疑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  
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  
勒授疑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死其子  
黎襲偽位其大將軍斬殺黎於平陽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  
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  
軍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懷招  
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  
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  
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  
不復降就令泰與漢要盟於城中外使相率誅斬準

必謂... 勳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  
李將軍泰馬思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為盟主遣  
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  
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  
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戶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  
出戰勒使其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石虎率幽冀州  
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合師于  
蒲上斬明率平陽之眾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  
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聽二墓牧劉黎已下  
百餘戶莖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勒舍人曹平樂因  
使留任於曜言於曜曰太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  
度內覘大駕疆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  
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栗邑劉  
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太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  
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  
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賢叟之義故  
復推崇令王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俊殺奉誠之使  
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  
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上方御府諸令作正陽門

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眾飢散棄其妻子  
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  
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  
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管東西官署  
孔萇攻邵續別管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虎所獲送  
于襄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漳洹汎溢衝陷山谷  
巨松僵拔石虎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  
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與觀出降虎送之  
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  
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戶復其  
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  
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  
善於撫納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  
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  
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  
趙化感恩較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倫使于  
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  
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交豫又安人得  
休息矣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  
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

東晉書卷六十八

平

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遂遣使報謝自是克  
 豫間壘壁叛者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  
 武鄉者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瀝麻池迭相歐擊至  
 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瀝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  
 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郡祀宗廟皆以醴酒行

東晉書卷六十八

平

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  
 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  
 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石  
 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先是疑議欲徙海中保  
 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兵圍廣固曹疑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疑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  
 矣虎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  
 壁盡陷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  
 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于新安  
 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  
 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先是石虎攻  
 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虎又  
 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榮陽  
 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  
 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既將營鄴宮又  
 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虎自以勳效

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虎  
深恨遐遣左右數千人夜入選宅姦其妻女掠衣物  
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  
悉配之以驍騎令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劉曜敗虎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  
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  
長史司馬郭教程選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威難以  
爭鋒金墉糧盡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  
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選  
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  
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  
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  
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選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  
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  
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驚旗親  
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  
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  
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  
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統見眾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遂都督  
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漸  
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為神靈之  
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威兵成臯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  
成臯步卒二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  
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啣枚而詭道兼路  
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弥悅謂  
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  
故太極前殿虎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擊其前鋒大  
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  
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  
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  
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遂等  
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  
護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會吾朝豈逋逃之數耶  
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  
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虎討之勒巡行異州諸  
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  
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朝虛渴諱言也虎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遣主簿趙封送傅國王璽金璽大子玉璽各一於勒虎進攻集木且羗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於虎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勒以租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冠襄陽勒馳教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爰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

史記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遜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汚北城樊城以戍之晉荆州牧陶侃遣長史王敦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狽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

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可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湍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

史記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石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官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愧也虎免冠拜勒曰與王共有天下其何所謝也勒如其禮水宮因疾甚而還召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廖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耶有呼者誅之虎曰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論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虎密遣其子還率騎三千遊於蝗所勒疾甚遣令

三日而葬大雅與斌宜等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大雅子弘字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塋號高平陵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

史記卷六十八

其

現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飢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聞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擣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洲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甚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人士奔并者多歸於

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綸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置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威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瀛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眾于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威于琨曰威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

史記卷六十八

其

如是禍必及我不從威子尼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尼為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尼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遣琨牛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

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及魏元敗劉曜斬趙冉現表曰逆胡劉聰敢率大羊馮陵輩殺我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執紼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緜總齊六軍勅力圖難王旅大獲俘敵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靖函無度劉之驚汧隴有安

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倚

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句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威欲來襲臣城焉駭懼志在自守又倚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

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庶持節拜現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現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倚盧討劉聰尋倚盧父子相圖盧及兒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現子遵先

質於盧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現現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

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現而現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現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現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現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現欲

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後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哺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未返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末波使齊群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見書審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志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也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普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昔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巢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湛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警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哀矣矣

史記卷一百六十一 留侯世家  
主 鼎

何其不憂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特摠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謀謀素乏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

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眾反已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耳死生有命但恨雙言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疆當為國討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現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虜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秦胡茄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祖逖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

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琨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射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杜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楊士

大飢此輩多為竊盜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復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鳩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邀誘浮使取平浮譙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板戟大呼直趣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遂破塢至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

卷之六十六

晉書

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虎聞而引衆圍譙舍又遣宣救逖虎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顧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遂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

土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

卷之六十七

晉書

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成漸威候騎嘗獲濮陽人逃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騎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

採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淵為都督逖以淵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智遠畧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孥汝南大水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瓦不輟營繕武牢城

卷之六

五

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眾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晉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眾

### 石虎

石虎勒之從子也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可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眾至於降城陷

卷之六

五

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伏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僭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射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

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  
勒子弘自稱趙天王改年曰建武立其子邃為太子  
初趙王勒以天竺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之及  
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  
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詔  
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  
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  
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  
覽之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  
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

卷之六 不 不 不

夫 夫 夫

直城君虎遷于鄴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  
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緹牛  
百頭鹿橦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輶  
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  
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  
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女太史千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  
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作禁郡國不得私學  
星識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  
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緹繳上下虎試而

悅之其太保裴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  
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  
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備  
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四年晉司空庾亮表請伐  
石虎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  
于田縣管而入或伎出於官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  
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  
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  
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味也虎次于河間公宣樂安公  
緡有寵於虎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內游厥劇夫度遂

卷之六 不 不 不

夫 夫 夫

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置也時有所  
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青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  
私謂族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  
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官臣文武  
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  
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  
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青邃遂怒  
殺其使虎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  
與語抽劔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  
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官既而赦之引見太武

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絲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酒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燕公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咸康六年時李壽據蜀號漢虎遣壽書欲連名入寇中分江

卷之六十六

史

南會扼樓閣獻楛矢石銘於趙王波因請以遺漢口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闕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時石宣淫雪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虎曰今隆冬盛寒而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虎如其言旣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悅承宣旨言於虎曰昂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悅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

軍也虎旣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谷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虎作橋于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穆帝永和元年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為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

卷之六十六

史

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二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來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商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命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種諫曰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

防姦杜漸以示執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  
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  
遵且二政分權妙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蒙鄭有叔段  
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  
虎不從太子魯事孫琬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  
方療之約素狎琬戲之曰滿中則愈琬曰目何可滿  
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滿中琬恨之以白宣宣諸子最  
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琬有寵于宣頗預朝  
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晉以吏異鎮武  
昌石虎徵兵入寇翼遣梁州刺史桓宣伐石虎與虎

卷之六

三

將戰卅水敗績穆帝永和元年翼卒以桓温代之是  
年虎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虎子義陽公璽時鎮  
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季松勸璽文武有  
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  
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璽  
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十  
十六萬人城長安虎總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  
紀猶以爲不足悉發前陵墓取其金寶沙門胡進言  
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晉人以厭其氣虎  
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一萬乘運土築華林苑

及長堦於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天雨死者數萬人郡  
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  
蓋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華蓋建天  
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其  
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  
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  
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  
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  
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  
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

卷之六

三

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  
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  
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  
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  
于秦晉宣素惡韜龍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  
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  
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抱罕護軍李遠率衆七千降于虎自河巴南氏  
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元殿梁九丈宣  
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悲

世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也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黃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君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關意為吾飲今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卒皮牟成趙生等緣徠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假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料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

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晉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窺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不得杯曰宿客聞人何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使收之獲楊杯卒皮趙生等杯皮等尋皆遁去執趙生而詰之生且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鑲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紙其血衰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備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取之而戮兒猶挽虎衣而大叫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虎讓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

無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官皆出自偏賤是以禍亂相率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定議立世為太子劉氏為后虎召太常條徹光祿勳杜徽謂之曰煩卿傳太子資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太傅徽為少傅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畧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明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六元

于西閭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冷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虎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曜光輔漢故事俄而虎死虎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大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為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閔及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遵遵於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末年昏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者舊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六元

士皆曰天子而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  
 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土張離牽龍騰二千斬  
 關迎逆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  
 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  
 匡濟也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  
 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貴  
 甲驩兵入自鳳陽門升於大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  
 東閣斬張豺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  
 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太子石冲時鎮于薊聞遵弑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  
 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勑內外戒  
 嚴孤將親討之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征  
 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救書謂左  
 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以復相殘乎吾將  
 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壽為罪大矣吾王  
 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  
 從之遵馳遣王權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門黃鉞  
 金鉦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於

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初遵之發李城也謂  
 石閔曰弩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  
 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  
 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  
 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  
 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  
 兵權閔益有恨色準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  
 太后鄭氏之前皆謂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  
 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  
 馳以告閔閔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  
 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  
 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  
 幾時乃殺之誅鄭氏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鑒乃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錄尚  
 書事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  
 誅閔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率步騎七萬分討  
 祗等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時鑒  
 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  
 伏都殿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石閔反已在東掖門

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  
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鉅率眾攻閔  
不尅屯於鳳陽門閔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  
閔之誅已也馳招閔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  
速討之閔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  
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  
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師眾數千  
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不  
同心者各任所之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  
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

史纂左編卷百六

晉書

今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  
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  
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  
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  
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  
州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眾各數  
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眾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  
王朗率眾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  
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

遂歸于吳州閔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鑿密遣  
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  
還廢監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  
百三十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為  
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  
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  
郡至是終為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  
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史纂左編卷百六

晉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七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慕容廆

十 蘇也黃錄刊

知人之鑒廆童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為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等早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而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

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

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

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

生屠膾豈甚此乎暨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

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

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與時也單于

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

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

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

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

慕容廆

十一

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魯

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

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

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疆今宜

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

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

位遣謁者陶遜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

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

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

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

委以庶政時平州刺史崔恣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  
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恣意拘留乃陰結高句  
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麗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  
麗麗曰彼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  
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物合其鋒  
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  
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自疑  
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  
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麗閉門不戰遣使送牛  
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恣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

卷之三 崔恣

三

果疑宇文同於麗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  
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眾逼城連營三十  
里麗簡銳士配其子皝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  
從傍出直衝其營麗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眾不  
設備見麗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  
其營縱火焚之其眾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  
官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於是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  
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恣懼麗之仇已也使兄子  
儼僞賀麗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  
州教我耳麗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

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麗乃遣  
燾歸說恣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  
數十騎乘家室奔于高句麗麗悉降其眾徙燾于棘  
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麗遣眾擊敗之裴  
嶷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麗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  
軍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麗遣皝襲之  
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麗距之  
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麗麗遣皝距  
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  
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眾乘

卷之三 裴嶷

四

勝攻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  
帝即位加麗侍中位特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  
共攻石勒朝議未定八年麗卒乃止慕容皝嗣位是  
時段氏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  
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炎康三年皝自稱燕王四  
年段遼為石虎所敗奔燕皝殺段遼盡殺段氏之眾  
是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為燕  
王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子儼嗣八年道弟慕容恪攻鄴  
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  
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眾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遣慕容恪攻龔于廣固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此謂也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龔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龔縛出降恪撫安新城

慕容左編卷七

慕容恪

五

魏

民悉定齊地龔竟爲僞所殺并阮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分置守宰僞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以來冬詣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詔

萬復伐之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說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旣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以燕兵大盛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歸軍士欲圍之以安故止詔廢爲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僞卒太子暉立初僞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乃卒太子暉卽位年十一改元建熙是年晉襄帝卽位五年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六年晉桓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温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時恪已死吳王垂爲太傅評所忌遂奔秦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克空闢入晉陽及慕容評戰于潞川評敗遂圍鄴堅自帥精銳一萬赴鄴燕主暉奔龍城堅遣將追之

慕容左編卷七

慕容恪

六

魏

及于高陽執以請堅令還官帥文武出降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燕

史記卷之...

七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符洪略陽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石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枹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冀州刺史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為洪將并其眾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是固堅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彭勝言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符健洪第二子也從

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徒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砥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徒殺之以狗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徒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徒於潼關徒逆擊破之徒雖戰勝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九

十

脩戕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脩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拒徒徒之遇秦之臨徒曰小往大來昔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昔孰大馬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徒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徒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徙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脩好於桓温永和八年徒僭卽皇帝位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瑒所殺瑒自立爲秦上徒率步騎二萬攻瑒斬其首徙至自宜秋遣雄普率衆掠關東并授石虎豫州刺史張遇

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長安以遇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徒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徒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徒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橋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善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礪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貲盈積矣十年温率衆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

十一

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徒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徒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於愁思推温轉戰而前次於霸上萇等退營城南徙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遊軍以距温三輔郡縣來降於温徙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徙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温之入關也徙太子萇温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徙

請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拾杖逐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擣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晉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等並為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岩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

史纂左編卷五

符生傳

十一

黃武

也及符生嗣偽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害無度梁平老亟以為言堅遂弒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庶子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交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

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羗所敗獲其養子三送之

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屯武興甲鄧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免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史纂左編卷五

符生傳

十一

黃武

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女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志甚慢焉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遠大度善馭英雄神武卓犖功舍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以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教化大行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

齊書卷之三

不律法

五

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由者皆令具條以聞晉昇平五年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内外之官悉皆稱職田疇脩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兵

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貨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闢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

齊書卷之三

不律法

五

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鄒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温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時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

堅亦欲與時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  
疇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  
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  
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  
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  
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傑建  
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  
何王師既旋慕容疇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  
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  
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畧

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道攻疇洛州刺史慕容  
筑于洛陽疇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  
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疇將於滎陽筑懼而請  
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  
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疇堅親  
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  
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  
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運漕相繼但  
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  
下神靈殘胡不足平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速救有

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揚安攻晉陽猛  
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  
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疇遣其太傅慕容  
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  
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  
中疇患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  
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涓原而誓眾曰王景畧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  
可退也願僇力行間以報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  
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  
可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  
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  
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  
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  
徐成等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次旁若無人衆  
旗斬將殺傷甚眾及日中評眾大敗俘斬五萬有餘  
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太

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道攻疇洛州刺史慕容  
筑于洛陽疇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  
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疇將於滎陽筑懼而請  
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  
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疇堅親  
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  
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  
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運漕相繼但  
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  
下神靈殘胡不足平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速救有

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揚安攻晉陽猛  
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  
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疇遣其太傅慕容  
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  
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  
中疇患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  
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涓原而誓眾曰王景畧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  
可退也願僇力行間以報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  
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  
可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  
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  
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  
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  
徐成等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次旁若無人衆  
旗斬將殺傷甚眾及日中評眾大敗俘斬五萬有餘  
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太

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眾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推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

卷之八

晉書

七

幽州刺史鎮勸赦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于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於驚陝纂率眾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

為雅等所敗纂收眾奔武都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眾降於雅纂將顧密降於雅請為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猛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躋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溪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疋金銀五百斤堅拜纂

卷之九

晉書

八

安遠將軍漁川侯堅聞桓溫之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為丞相以符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其後天鼓鳴有慧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慧起尾箕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暐為京兆尹中為

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曆數彌久迨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彌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伐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朱彤率步騎二萬為前鋒寇蜀將前軍毛當率步騎三萬入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十九

拒之戰於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形乘勝陷漢中楊安進據梓潼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三年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

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乘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群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識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而縛與槐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槐送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其幽州

史纂左編卷四十一

二十

刺史符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什翼犍以衛辰為卿尊又遣鄧羗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什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符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軍官察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

君遂殺諸弟併弒什翼犍秦兵趣雲中部眾逃潰國中  
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  
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  
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殺  
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  
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  
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  
使統其眾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思信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魏

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嘗謂諸子  
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  
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  
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民困危  
亡近矣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  
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  
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  
之死秦之法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  
人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  
以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魏

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  
通渠引瀆以溉周南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三  
年遣其尚書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暕荀萇等步騎七  
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爲前鋒校尉石越率  
騎萬出魯陽關慕容垂率眾五萬出自南鄉苟池  
等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  
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  
馬以渡序大慙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舡百餘艘  
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眾五萬屯於江陵晉  
車騎將軍桓冲擁眾七萬爲序聲援懼丕等不進保  
據上明堅遣其使持節切諫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  
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而見我也初丕之寇襄  
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眾積粟如山  
但徙荆楚人肉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  
無人不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乎丕從之  
及堅護至眾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王施進曰  
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  
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  
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遣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  
破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僇首丕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眾助丕等使親融將關東甲卒會於許  
春梁熙統河西之眾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  
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  
序送於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為荆  
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先是兖州刺史彭超遣使  
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  
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  
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  
盱眙揚武將軍彭超寇彭城是年晉兖州刺史謝玄  
率眾數萬次於泗水將救彭城彭超之圍彭城也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率眾萬餘聲趨留  
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眾奔於謝玄超留兵  
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  
毛當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晉幽  
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  
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余中右衛  
將軍毛安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  
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謝玄率眾三萬次於白馬塘  
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  
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

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  
玄遣將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  
其將難超退師進北堅聞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  
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  
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堂邑  
之功也又以符洛為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  
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  
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  
遷也恚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  
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黃武

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  
耶為追晉陽之事以臣社稷邪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  
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據袂大言曰孤計決矣  
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為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  
高句麗百濟等諸國並不從洛思而欲止平顏曰且  
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平陽公必  
迎送於路因而執之遂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  
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眾  
七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

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九第匪他何為而反可  
還和龍常以幽永州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  
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埃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  
遣其將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  
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符融為大都督  
授之節度使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遼襲和龍  
行四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兵於中山有  
眾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  
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史纂要續卷五

六符濟

五

五

與百餘人堅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為車騎大將軍領  
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  
鎮靜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爾繁  
今欲分三原九嚶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  
不忘舊德為盤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  
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  
千戶以配符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莽主堅送丕  
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  
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  
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

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九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樂  
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河州刺史鎮抱罕王  
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暉為  
州牧鎮洛陽符融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  
之後國內殷實遠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  
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  
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  
謀反事泄問及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  
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史纂要續卷五

六符濟

五

五

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  
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為田不開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  
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堅銳意荆  
陽將謀入寇乃改授符融征南大將軍以符朗為青  
州刺史以裴元畧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  
令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  
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城符融以虛耗中  
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復得其地不可耕固  
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

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枯拉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潁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畧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晉主自當銜壁輿觀稽顙軍門若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雖收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今晉道雖微未聞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高祖十一年 留侯論 漢高祖十一年 留侯論

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備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

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斗吳越之禍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高祖十一年 留侯論 漢高祖十一年 留侯論

人族類斤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堅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嶷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

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誓幸洛陽明授勝畧馳紙檄於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噪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群犬哀噪厩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說有寵於堅又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遣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何知堅南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九

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觸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吾方命蚩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待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爾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九

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獻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獻遣垂爲前鋒次於沔水垂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

東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主 陸

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當饒子第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容

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

東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主 陸

逸宜速進衆軍掎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

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虵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率數萬陣以待之虵乃退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上師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從秦軍

十五

謂其失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虵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戢鄴驃騎張虵率羽林五千戢

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及於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從秦軍

十五

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衝討之符融勇果輕敵不郵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獻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融弗從戰於華澤獻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初姚萇

降於符生堅以萇為揚武將軍為堅將累有大功及  
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  
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  
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  
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衝擊慕  
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眾至  
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  
奉送塚凡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  
朔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  
為鄰好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涕泣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婦人乘牛為粟捐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攻  
營於鄭西聊出距戰冲揚塵鼓躁暉師敗績冲遂據  
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  
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長安  
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  
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  
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進據  
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  
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羊  
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  
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  
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  
稱皇太后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  
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  
養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  
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敗至於此符丕在鄴糧  
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固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礪礪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  
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  
克之不懼乃請救於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  
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  
率所領保守鄴城初晡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  
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  
帥悉羅騰屈突鎮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  
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  
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  
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  
誅晡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  
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  
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  
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  
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  
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  
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書高蓋  
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擊  
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

史纂要編卷五  
八 存法錄  
七

西迫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  
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  
之率衆二萬水陸運糧救鄴牢之至枋頭盤桓不進  
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牢之追  
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  
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登城堅  
身貫甲胄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  
危迫馬翊諸倭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  
殺三輔人爲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  
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但時運地喪恐無益於國空使  
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  
霜而軋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衆因請堅遣騎  
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滅其能免者十  
有一二堅深痛之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堅以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慰勉馮翊諸  
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同生誓無有二堅以藏  
書曰帝出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  
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  
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  
於西城爲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詭

史纂要編卷五  
不 策案  
夫 鐘

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  
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自寮逃散  
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  
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授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  
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徒種人留  
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答至是整言驗矣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  
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堅以歸 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  
萇次膺符曆可以為惠堅頓目叱之曰小萇乃敢干  
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萇也 圖緯符命何所依據  
五胡次序無汝萇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  
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古人堅  
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  
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  
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是歲首孝武太元十年也宏  
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辨壁距之乃奔  
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宏歷位  
諸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

叛被誅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且畏燕王垂之疆課農築室  
為父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殺之立將軍  
段隨為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為帝至開喜聞燕王垂已稱  
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胤弟之孫也于是長  
安遂為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弒其主忠立慕容永西  
燕擊符丕不敗奔東垣謀襲晉洛陽晉將馮該自陝  
要擊殺之執其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先是符登  
率河州抱罕諸氐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及符丕  
敗遂稱帝于南安十九年後秦姚興擊符登殺之燕  
主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西燕  
亡

慕容垂

北慕容垂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拆齒慕容僞僭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卻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石虎之死也趙魏亂垂請攻之僞乃以垂爲前鋒都督僞旣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方今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爲王師之先聲僞從之及僞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大收東北之利再爲司隸王公以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符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垂子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說

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

肆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誓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命世之姿速遭樓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蹇遷此乃鴻漸之始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奈何以一怒捐之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實言於垂曰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今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可謂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

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諳復見昭亮國士之禮  
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曆數為我者授  
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授之  
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枯亂不為禍先且可  
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  
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牙爪名將  
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  
誠非慕德而至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  
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  
欲堅不從遣將率眾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戎鄴張蚝  
戎并州時堅于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  
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令翟斌聚眾謀逼  
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非  
冠軍英畧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  
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  
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龍  
率氏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  
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運謀之主用  
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  
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史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  
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  
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  
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  
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為亡虜也主  
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  
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  
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  
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眾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  
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  
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  
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  
秦朝危而復濟荷主上更生之惠豈可因其小隙便  
懷二三吾本救豫州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  
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欺  
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  
又遣長史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  
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  
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至尊非孤心  
也謀于眾曰洛陽四面又敵北阻大河控馭燕趙非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四

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雷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階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辰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措紹宙等率衆來會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

史記卷之八十八 秦本紀 六

君保衛鑿與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之業與秦未爲鄰好何故開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國家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各咤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攻拔鄴邾不固守中城垂墜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邾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壅漳水以灌之初垂殺下邳首長翟斌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

史記卷之八十八 秦本紀 六

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太子寶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其所敗真遂屯于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

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奔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領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之而免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卽尊號其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時羗眞爲其下所殺其子遠繼領部衆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程遠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遠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遠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建留臺于龍城以慕容隆錄留臺尚書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

慕容末未有繫連歲征役士卒疲急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瓚張崇攻末弟友于晉陽末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塗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末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軼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末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末大戰垂引軍爲退末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末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末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末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末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末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垂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琊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

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  
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起暴  
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  
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麟以曇猛言  
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  
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十騎奔免士衆還者十  
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  
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  
其銳志垂從之雷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  
開道于次獵嶺遣寶出天門征北慕容隆踰青山襲

慕容左傳卷八

慕容

九

魏陳雷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  
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  
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  
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  
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  
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平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  
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  
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允在  
位十三年垂死太子寶立明年爲晉安帝隆安元年  
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幽平慕容會軍慕

容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慕容麟殺詳而自立  
魏克中山慕容麟奔范陽王德于鄴後爲德所殺慕  
容寶之奔龍城也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  
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都于廣固

慕容左傳卷八

慕容

十

慕容德 慕容

此許  
說多  
形在  
內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時敗徙于長安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榮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金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于是慕容末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誅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遂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急機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教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為冀州牧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襲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

慕容德 慕容 十一

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

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衆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遠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垂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外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據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

慕容德 慕容 十一

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  
冰泮若有神焉遂敗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  
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  
事稱元年是時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晉南陽  
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  
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  
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鞠環初符登旣爲姚興  
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  
堡會焚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  
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

慕容法慕容寶

慕容法

三

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帥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  
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  
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  
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  
自安及德此行也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  
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  
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  
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  
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  
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

衆曰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  
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  
本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  
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  
枕而待之彭城土廣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  
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  
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  
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四塞之固  
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  
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魏之所管山川  
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  
于後辟間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  
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  
此亦兩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  
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  
議可謂興邦之術也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  
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宜先定舊魯巡撫琅  
琊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  
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  
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

慕容法慕容寶

慕容法

古

守僻閭渾渾不從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  
琅琊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琊而北迎者四萬  
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  
城辟閭渾聞德軍將至從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  
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生校尉劉  
綱追斬于莒城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時桓  
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  
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  
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  
上疏曰夫帝王之道也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

史纂左編卷一百八  
慕容德  
五十一  
全

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  
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  
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  
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  
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  
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  
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震之舉卷甲長驅指  
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  
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太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  
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

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  
不可冀機過患生變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  
陛下覽之德會王公詳議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  
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  
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  
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  
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  
身有道當使無愆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  
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則萬隕  
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

史纂左編卷一百八  
慕容德  
五十二  
全

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窺  
疾於是罷兵  
慕容超德兄子也及德死僭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青  
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  
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平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  
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宏出藩  
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  
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  
竟不行鍾宏懼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天之皮恐當

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違初起自長安行至  
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  
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  
曰昔成方遂伴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  
聞而悲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  
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  
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  
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  
門之外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  
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  
宏奔于魏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  
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  
出奔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  
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  
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  
拘責超稱藩求大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  
遣其僕射張華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興  
興大悅之於是還超母妻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  
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  
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

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  
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聞樂  
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  
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  
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變不可  
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  
譴其將斛毅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  
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  
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  
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  
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毅提等並爲縣  
郡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公不侯今公孫  
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  
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  
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  
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  
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爲侯事五樓又遣  
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執太守趙元畧女千  
餘人而去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語在裕傳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世為羌酋漢燒當雄於洮  
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  
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  
嘉之假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  
孫柯迺為魏綏戎校尉迺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  
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未嘉之亂東徙榆眉  
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  
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千  
隴上及石虎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

史書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豪多秦風猛勁道  
隆後服道滂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  
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  
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執權思弋  
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眾數萬遷  
于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  
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

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

獻諫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

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石虎寵姬之弟也曾擾

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

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梁犢

敗李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

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

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

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

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

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

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

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

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羗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

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怒而不責於坐授使

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

堪破賊不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馳不辭而出

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

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

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

史書左傳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本時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眾愛敬之石祗僭號以襄為豫州刺史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磔津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而交款便若

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眾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為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焉者欲以自衛耳浩曰

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敷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綠江備守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於

是復振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尅其長史王亮  
諫襄曰相公英畧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  
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畧襄曰洛陽雖小  
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  
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  
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  
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  
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  
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  
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

史襄全錄卷百八 末 傳仲 三五

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  
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  
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  
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  
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  
萬餘戶符生遣其將符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  
衆西引生又遣符堅鄧羗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  
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  
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羗師來逼襄怒遂  
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襄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畧廓落任率不  
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戰伐每參大謀襄死襄率  
諸弟降于符生符堅以襄爲揚武將軍屢有戰功及  
符堅寇晉以襄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  
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  
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右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  
言此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  
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遣子獻討之以襄爲  
司馬爲泓所敗獻死之襄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  
罪堅怒殺之襄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率

史襄全錄卷百八 末 傳仲 三五

五萬餘家咸推襄爲盟主襄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  
萬年秦王慕容冲與符堅相攻衆甚盛襄將西上恐  
冲邊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屬  
兵積粟以觀時變北地新平安定羗胡降者十餘萬  
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襄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  
取之計羗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襄曰燕因  
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  
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降燕迴然  
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  
也襄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

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殺之冲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以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拜弟碩德秦州刺史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與登相距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畧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

不棄

幸

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冠軍徐洛生等守忠不二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兵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合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昱守安定夜襲出輜重于天界尅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民逼符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城說曰

符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鷓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說曰主上權畧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說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新在可慮者符登揚定雷惡地耳自餘瓊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眾寡不足為憂符登藉烏合大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畧內明英武內登可謂無敵於天下

不棄

幸

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說請要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說爵關內侯雷惡地率眾降萇拜為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一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

之甚時衆不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甚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甚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地無復餘也揭飛等以甚兵少盡衆來攻甚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其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甚遣王超譚亮率步騎擊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甚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踴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

卷之五

不學傳

五

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甚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甚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甚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甚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甚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

言安知過也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甚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頌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甚聞而謂頌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堅子與之連結也事又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堅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甚甚徑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甚曰槌旣去符登復欲圍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臣果有異

卷之五

不學傳

五

謀槌不從而止甚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甚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甚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僞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業立功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畧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甚下書

今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頌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符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闕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屬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興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

鬼兵數百奮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尹僕射姚旻尚書狼伯友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萇太子興秘不發喪帥眾擊符登殺之遂自立為帝傳子弘為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在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末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割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馳有救騰之功奮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

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眾

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渾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郭城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斮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捷擊匈奴

奴劉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葦繩約流漸俄而冰合然

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其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奔獲取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犍死孫珪代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徙居定襄之盛樂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太元二十一年垂死珪自率步騎四萬餘出馬邑踰句注別遣將從東路出軍襲幽州珪遂取并州遺將掠地汾川燕王寶闡代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代軍眾遠千里遠關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珪遂曰代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獲掠不過旬日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代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代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斃而乘之于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珪率步騎三萬自并陘趨中山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為燕守進軍中山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

廢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鄴不下進攻  
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建別  
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  
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自謂黃帝  
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  
于代都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九置三百六十曹  
令八郡大人主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  
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  
問博士季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  
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  
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愛不集珪遂  
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珪頗  
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祀天六月末率大衆至  
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水霜  
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卻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  
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都生時車馬器用皆  
燒之以送亡者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  
誠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以免珪乃滅  
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  
自執劍擊擔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

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  
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為  
內應夜伺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  
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珪次子齊王嗣執清河  
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  
嗣代立諡開道武皇帝晉劉裕西伐長安嗣先娶姚  
與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為裕所破於  
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  
衆至方城遣奚斤公孫表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  
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鞬重弱累自隨滑臺戍王  
王景度馳告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程廣  
等步騎三千拒之魏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  
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  
為魏所殺魏既克滑臺并力向廣廣等力不敵引退  
轉鬪而前一日一夜纔行十許里魏步軍績至廣等  
矢盡力竭大敗廣等各單身逃還魏乘勝遂至虎牢  
德祖出步騎欲擊之魏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  
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魏別  
遣黑稍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  
兵五百人戍小壘四百人據鹽倉五百人固小平五

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二百騎綠河上下隨機  
是接十二月魏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霍廣馳往  
擊之魏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  
刺史劉粹遣步騎五百據項魏將安平公鶴青二軍  
七千人南渡於碣磔東下至泗濱口兗州刺史徐琰  
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魏兵萬五千騎復  
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皋關向虎  
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魏兵退還保營  
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廬陵王義真遣兵三  
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魏分軍

史集左編卷八 六 齊書 三十五

向洛攻小壘陷沒自魏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  
嗣自率大眾至鄴魏既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  
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魏陣後  
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出魏圍外掩襲其後魏陣擾亂  
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復更合魏又遣  
涉歸備能健等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青州刺  
史竺夔鎮東陽城聞魏將至斂衆固守濟南太守垣  
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  
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魏衆向  
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

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羗蠻流雜人情恇懼竺夔  
夜遣五百人出城掩擊魏衆披退間二日步騎悉  
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出城  
二十里大治攻具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百人於  
揚水口兩岸設伏魏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  
岸伏發魏騎四逆殺傷數十人臯阿伏斤首魏又進  
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  
攻別遣兵攻陷潁川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  
至晡殺傷數百會魏兵從潁川還合圍德祖大敗失  
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

史集左編卷八 六 齊書 三十五

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檀道濟至彭城以青  
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  
兵騎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南兩塹魏於城  
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募善射五十人依塹射之魏  
騎數百馳來圍塹塹內納射固塹死戰魏兵下馬步  
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魏乃披散魏遂填外塹引  
高樓四所蠟幕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  
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道  
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魏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能  
然魏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魏填三塹盡平

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魏以糧攻城變募人力於  
城上保大磨石推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繩張骨  
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魏復於城南  
插長圍進攻逾急變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  
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  
且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元德襲  
許昌因雷綏撫魏兵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  
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男子  
虜女弱嗣又遣尹樓援助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  
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寅魏聞道濟  
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  
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其城下以固守嗣率大衆  
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渡河北  
歸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  
而魏增兵轉多魏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  
爲四賊撞三城已毀惟堡一城晝夜相距眼皆生創  
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  
魏府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  
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與表書輒多所  
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魏衆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原缺第三十八、三十九葉

牛長沙王義欣權假節奉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  
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嚮命告壽  
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  
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  
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權當歛戎相避須冬行地  
淨河冰合自更取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彥之  
進兵魏悉歛河南諸戍還北十一月魏大衆南渡河  
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鎮並爲魏所沒其後燾  
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宋主每依違之十三年魏伐  
燕燕馮弘奔高麗魏遂取和龍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據上邽魏伐難當降之十六年初沮渠蒙遜據涼州  
傅子牧捷至是壽將自伐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卿  
道燾問賀以取涼州方畧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郡鮮  
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示以禍福必  
相率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燾曰  
善燾至涼州牧捷而縛請降壽釋其縛而禮之後爲  
魏所殺楊難當寇宋漢川宋討難當于仇池難當奔  
上邽魏救之不克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十九  
年魏將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以往伐仇池侵其附  
屬既而移書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德商  
至來  
南北

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  
耀先代建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  
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  
平遠碣海隅服從北登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  
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符姚遠據三郡司馬琅  
琊保守楊越綿連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  
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畧是為不  
欲遠先人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包藏禍心屢為邊  
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洛陽致師徒喪敗舉軍  
囚俘我朝廷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  
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干大化未及之前  
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  
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此內都漢南白雉登  
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場  
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  
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  
違信背和與牢落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  
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  
使將軍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  
衝建安今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將軍皮豹子

由所必

引兵出斜谷泥白馬之險城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  
水劉買德出自子午東襲梁漢故晉譙王司馬文思  
荊州刺史魯軌南趨荊州淮南王直勒它大輪為其  
後繼楊州刺史晉瑯琊王司馬楚之南趨壽春刁騭  
東趨廣陵南至京口青徐二州刺史故晉元顯子司  
馬天助直趨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  
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  
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  
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眾軍就臨將令  
南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為浦澤深谷積為丘陵  
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殷隄山谷之中何  
能自固彼之所謂驕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  
之大失也昔信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  
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為此舉動旣而愛惜前好猶復  
沈吟多殺生民得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為若攝兵還  
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  
狠復遠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宋至令徐州答  
移拒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  
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  
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

宋泯館郵饋餉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爲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允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襲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史纂編卷頁

八 策 策

四三 策

弊保民全境不出此途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佃收秋冬入堡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參合勾連以備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于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俾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隨

弓箚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也清濟功費既重嗟然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取宋仇池二十年熹以國授其太子是歲熹伐蠕蠕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熹甚惡之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二月十五不出沙門巫覡身死王人門誅二十二年熹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三年北

史纂編卷頁

八 策 策

四三 策

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並應響有衆十餘萬熹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宋宋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接接熹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克宋王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塞圍起上谷西至鴈門廣縱千里以避柔然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熹欲爲邊寇聲云於梁川宋主慮其侵犯淮泗乃救邊邊戍小寇至

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  
明魏師奄來入境陳南頓汝南潁川四郡太守並棄  
城奔走魏掠抄淮西六郡殺傷甚多攻圍懸瓠城城  
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  
去郡南平王鐸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  
事憲嬰城固守壽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壽  
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  
城立柵以補之魏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  
亦過半壽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壽遣從  
弟庫仁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  
宋太子駿鎮彭城太祖敕駿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  
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以劉泰之爲元帥分爲  
五軍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直向汝陽  
魏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  
之等至魏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  
營內有數區庖屋中皆有帳器伏甚精食具皆是  
金銀帳內諸大主帥悉殺之諸生口悉得東走大呼  
六官軍痛與手魏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  
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  
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

史記左傳卷八

不索論

宋

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葉伏  
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泰  
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目復還下馬坐地爲虜  
所殺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駿降安北  
之號爲鎮軍將軍壽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  
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  
將墮人計中卽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  
壽陽宋遣劉康祖救懸瓠壽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  
戰破之斬任城公壽攻城二十四日不拔死者甚衆  
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  
道奔走壽雖不克懸瓠而虜獲甚多南師屢無功爲  
壽所輕侮與宋主書曰頃關中蓋吳反逆扇動隴右  
氏羗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  
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  
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  
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  
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  
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釋江南  
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教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蹤頃者往索真

史記左傳卷八

不索論

宋

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觸醜可當幾許珠璫也彼  
 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  
 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  
 吳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  
 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若彼不從命來秋當復往  
 取以彼無足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  
 日彼作何方計為塹城自守為築垣以自鄣也彼土  
 小雨水便迫腋彼能水中射我耶我顯然往取揚州  
 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  
 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  
 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  
 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  
 是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  
 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卒不好者盡刺殺之近  
 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  
 彼吳人正有所管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  
 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  
 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  
 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  
 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

可如人意也知彼向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  
 紀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不  
 須我兵升此有能視婆羅門使鬼縛送彼來也此後  
 復求通和聞宋主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  
 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  
 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便驅還自天地啓闢  
 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  
 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  
 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  
 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  
 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  
 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  
 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宋  
 王太舉北伐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舉驅逼  
 遺民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  
 跋望綏極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蠕蠕此春因其  
 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今  
 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蠕  
 蠕間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  
 情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畧之會實在

茲日可遣將軍三謨沈慶之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  
使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徐充  
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左衛率  
臧質勒東宮禁兵統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豫州刺  
史南平王鐔率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  
董一江夏王義恭卽可三府文武弁被以中儀精卒  
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  
遣虎旅數道爭先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連旗深入震盪汧壠護軍將軍蕭思  
話藉荆雍之勁攬羣帥之銳直由武關稜威震滂指

史記左編卷五

一八

聖元一九

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  
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  
民亦有獻私財至十數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左僕射  
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  
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充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  
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二令以上相府舍者  
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  
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  
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  
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

五千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抽一事息卽還歷  
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萬餘人向碭礮取泗  
濱口魏礮礮戍主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  
棄城走玄謨攻滑臺不尅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  
而貪悞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  
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  
卽其長帥而以配私驢家賦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  
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  
營玄謨不從冬十一月癸亥燾至關內侯代人陸真

史記左編卷五

一八

聖元一九

手

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示玄謨  
營折柳還報 乙丑燾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  
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  
下散亡畧盡委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  
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  
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王  
攻廣固沒死者甚衆況今日迫于曩日豈待計士衆  
傷疲願以圍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  
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津  
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

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刑餘皆實備而送蕭  
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固諫曰玄謨士  
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  
也斌固遣會玄謨逃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  
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碭礮慶之曰今青冀虛  
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口山東非國家有也  
碭礮孤絕復作朱修之清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  
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關外之事  
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八

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  
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識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  
使王玄謨成碭礮垣護之據清口自幸諸軍還歷城  
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第庫仁真發關西  
兵趨汝頰從第阿斗塗自青州道燾自碭礮並南出  
諸鎮悉歛民保城十一月至鄒山燾登鄒山見秦始  
王刻石使人排倒之又破尉武戎執成王王羅漢虜  
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斬三  
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庫仁真破劉康祖於尉  
武引眾向壽陽自青崗屯孫叔敖冢晉壽陽城又焚

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盱  
眙渡淮留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魯秀出廣  
陵阿斗塗出山陽庫仁真於壽陽出橫江九所經過  
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  
篳筏聲欲渡江宋主大具水軍為防禦之備初將軍  
劉遵考等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  
列營周亘江畔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  
江旗甲星燭太子劬出鎮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宋主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頭  
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疋金銀各百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八

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  
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資治葛酒置空  
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為盤道於其  
頂設毬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  
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宋主駱駝名馬求和請婚宋  
主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又求嫁女與駿  
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於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  
戶燒品屋去魏初綠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  
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宋主開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  
船乘使廣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

德以海陵多沮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歛居  
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伏給盱眙賊逼分留  
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  
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  
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魏人至不敢停引  
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克或  
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乃  
燒攻具退走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  
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坡去城數十里令  
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燾凡破南兗徐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兗陳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  
元貫于梁上築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  
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  
五年命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  
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  
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明年魏主燾  
為宗愛所殺諡為太武皇帝孫濬嗣立號年為正平  
先是魏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眾歸宋二十四年宋  
主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瑛等北伐青州刺史劉典祖  
等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

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  
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  
眾纔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  
氏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  
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潰潰臣城守之外可  
有二千人令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  
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  
歷城之眾可有二千絡繹俱進較累二軍可七千許  
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  
求及河南眾軍便宜一時濟河聲實兼舉愚計謬允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  
備太行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  
河之日請大統版 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  
慨之誠誓必効死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  
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教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  
玄謨攻碣磔不克退還廢帝永光元年廢死諡文成  
皇帝子弘代立景和甲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刺  
單騎奔魏太宗太始初江州刺史子勳兵起徐州刺  
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王崔  
等亦各舉兵應之魏謀欲納昶下書曰夏伐有

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一今宗室衰微凶難  
清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蒙流  
合境義陽王和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  
歸款闕廷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和弟湘東王進不  
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  
既無闇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急棄三正  
慢易天常覆敗之徵已兆危亡之應已著偽晉安王  
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劉子綏子項大  
擅威令不相禮伏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  
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眾

史纂卷之八  
齊書

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燹伐之期  
率土同執之日今可分命諸將以行九伐使隴右之  
眾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幽冀之眾七萬濱海  
而南直指東陽江雍之眾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義  
陽王劉昶領定襄之眾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諸軍  
尅期同到會於金陵納和反國定其社稷使荆揚沾  
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  
亂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意既而子助事平  
宋主或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魏  
魏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

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  
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  
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  
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  
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  
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  
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  
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  
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然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  
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糧益眾規為進

史纂卷之八  
齊書

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魏  
攻青冀二州並克執沈文秀崔道固此後魏復和親  
信餉歲至宋亦厚相報答自拓拔破慕容據有中國  
而蠕蠕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蠕蠕亦  
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眾  
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元禮西域諸國焉蒼  
善鄰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  
畜牧以毡帳為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  
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齒枯  
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

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至北海千餘里與丁零  
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敵故朝廷每羈縻之魏主  
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援清節黜貪污于是魏之牧  
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魏主弘聰睿風成剛毅有斷  
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延興元年傳位  
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三年魏以孔乘爲崇聖大  
夫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承明元年初魏尚書李敷  
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爲相州刺史受賂爲人所告敷  
掩蔽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第突  
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踈太后有司以中旨諷訢

東晉左傳卷頁

八

卷

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婿裴攸曰吾與敷  
族世雖遠恩踰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  
將若之何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馮闓者先爲敷所  
敗今詢其第范敷陰事可得也訢從之令范側列敷  
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遂誅敷奕得減死論  
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鴆毒  
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太和元年宋中領軍蕭道成  
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三年魏太安中增置內外  
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于府寺間以求  
諸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誣服至是詔候官千數重

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  
數百人使防邏街衢執喧鬪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  
其業齊王道成稱皇帝四年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  
還五年魏人圍角城齊擊敗之齊遣使如魏宋昇明  
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靈誕聞齊受禪謂魏  
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  
用和親及劉昶南伐靈誕請爲司馬不許魏宴羣臣  
置齊使車僧朗于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靈誕遂與  
忿詈劉昶賂宋降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靈  
誕等南歸昭先白其語靈誕下獄死九年魏禁讖緯

東晉左傳卷頁

天

卷

巫卜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  
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甯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  
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十二年魏詔犯死刑而  
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十三年魏遣使如齊魏主  
宏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遊明根  
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  
亦可乎宏從之齊遣使如魏十四年魏太后馮氏殂  
宏行三年之喪十六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令  
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

父親行拜祭十七年魏詔大舉伐齊宏以平城也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謨筮之遇革魏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爲全吉宏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宏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下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

史記左傳卷八

不索題

五九元

漢之所以興隆也宏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宏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戒嚴齊至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恐懼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

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曰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經營畢功然後臨之宏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論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王其勉之又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十八年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齊宣城王尋廢

史記左傳卷八

不索題

五九元

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宏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十九年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刺史蕭誕拒之二月宏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凡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宏曰齊王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宏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

宣帝唯其賢也宏曰霍光何不自立慶遠曰非其族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宏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宏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眾號二十萬整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宏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六月宏欲變

史漢左編卷頁 八 李慶唐 主 天

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宏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宏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宏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宏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私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二十年宏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

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宏惟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榮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八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歸北魏主賜之衣服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魏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冲免冠謝宏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逃叛踰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為庶人二十

史漢左編卷頁 八 李慶唐 主 天

一年宏自將伐齊初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宏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眾號百萬襲宛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宏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東南有橋宏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橋下突出擊之宏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宏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河北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

傳末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  
末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  
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駟貯火密使人於深處  
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  
末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水既競起不知  
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  
令末擊之末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  
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城東部分將置圍  
末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末  
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

業在

業在

業在

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末曰吾弱卒不滿三  
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墜吾計中耳既不測  
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倖此足矣宏遣謁者就拜末汝  
南太守未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齊河  
北守將皆棄城走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魏  
攻齊義陽齊圍魏滑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  
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  
魏主弘患雍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

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弘甚嘆異之文明  
太后以宏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宏乃於寒月  
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恭  
李冲固諫乃止宏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  
始終曾無纖芥悼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  
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熟羹覆帝手又曾於食  
中得虫穢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宏於太后太  
后杖宏數十宏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  
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  
地三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

業在

業在

業在

書奏按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  
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  
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  
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  
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  
須去草刻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  
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代人  
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  
厭之方非典籍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  
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

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蘊富贍好爲文章  
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  
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自餘文  
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  
重常倚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  
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  
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  
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宏之雅  
志皆此類也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  
辛威高肇等用事魏政衰微在位十六年魏主恪景  
明元年齊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取齊合肥盡取  
齊淮南地二年齊蕭衍廢其主爲東昏侯三年蕭寶  
寅來奔蕭衍篡位國號梁四年蕭寶寅請兵于魏魏  
伐梁明年改元正始二年取梁漢中三年九月圍梁  
鍾離四年三月梁大敗魏師于鍾離明年改元永平  
魏懸瓠叛降梁魏復取之魏敗梁師于義陽魏中山  
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  
手若克一關西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  
攻東關又恐其并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統五帥向  
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三關平  
靖武陽廣峴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初魏主恪遣中  
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梁將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  
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遣謂紹曰今  
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  
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  
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  
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恪不從四年梁胸山叛降魏  
梁復取之明年改元延昌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於  
梁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恒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  
功不可就梁主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  
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  
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  
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  
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  
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督諸軍  
鎮荆山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絞龍能風雨  
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  
不能合乃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背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蠱晝夜聲合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冬十二月魏崔亮至碛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是年恪卒子詡立胡太后稱制攻元颺平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碛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

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也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碛石亮其外城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魏蕭寶寅在淮堰梁主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二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聚東注則游波寬緩堰不得壞絢乃開聚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聚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聚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碛石戎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崗壘其水清徹俯視廬舍墓冢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救豹子受絢

節度豹子遂譜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詔立始六歲後好遊騁胡太后臨朝稱制后淫穢日甚嬖倖用事魏政始亂盜賊蜂起後詔與太后嫌隙日深后鳩詔而立臨洮王世子劄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立孝文姪子攸沈胡后及劄于泗水攸誅榮爾朱世隆遂反與爾朱兆立長廣王曄遷于攸于晉陽弒之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帝神采英毅恐後難制遂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詭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直觀遂遇弒年三十歲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不及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是為東魏修之在洛也從妹不嫁

史纂在編頁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善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羨梨亦封公主修內宴令諸婦人誦詩或誦鮑照樂府曰朱門重關閉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脩既以明月入關羨梨亦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主取明月殺之修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平閏十二月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修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彿華園林使人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驪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修惡之日宴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講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稱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醜而崩時二十五東魏靜帝善見清河王亶子也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為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善見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衛都督烏那羅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澄嘗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不悅曰自

史纂在編頁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  
澄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  
善見善見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  
一段善見束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善見不堪憂  
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  
海人志意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  
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  
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  
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  
殺諸妃嬪善見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  
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  
久乃出居三日幽善見於含章堂大器元瑾等皆見  
烹於市及將禪位於高洋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  
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善見在昭陽  
殿見之昶曰五行迭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  
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善見欽容  
答曰此拒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  
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揚惜進之九十  
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揚惜對曰在北  
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善見乃下御

史纂左編卷一百八

不

主

座步就東廊口誅范蔚宗後書漢贊云獻生不辰身  
搆國屯怨我四百未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善見曰古  
人念遺筭弊履欲與六官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  
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  
歔歔掩涕嬪趙國季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  
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  
乘候於東上閣善見上車德超上車持善見善見肘  
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  
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善見曰今日  
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  
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高洋行幸常以善見自隨  
善見后高氏封太原公主常爲善見嘗食以護視焉  
竟遇醜而崩

史纂左編卷一百八

不

主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八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八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今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韃咸役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即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克用因其來可擒也克用曰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且求冊命梁主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疆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常度積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但拜天不拜人也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

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  
 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  
 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言於  
 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  
 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  
 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  
 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  
 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  
 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  
 之延徽不自安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  
 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  
 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  
 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  
 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  
 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  
 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甚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  
 至中書令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敘所以  
 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  
 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  
 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此軍用

之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  
 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  
 叛殺存矩文進率其眾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  
 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路狹處纔  
 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  
 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蓟幽州歲致  
 繪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  
 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  
 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  
 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  
 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  
 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  
 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  
 幽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  
 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  
 可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  
 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  
 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咲吾部落亦解體契  
 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

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龜慕溥漫山澤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會頡利今吾有猛將

卷之六

六

五

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真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

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

卷之六

六

六

角人持一枚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甲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接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

寇則文進率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  
 龍德元年趙王錄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  
 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都  
 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  
 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  
 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  
 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  
 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  
 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  
 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  
 用自鎮州神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  
 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  
 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  
 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  
 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  
 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  
 克用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都所誘  
 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  
 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  
 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

八

七

七

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  
 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  
 虜而避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  
 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軍  
 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水  
 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克用宿新樂契丹主車  
 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克用至  
 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  
 繼岌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親軍  
 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克用力戰  
 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  
 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  
 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  
 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未令  
 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  
 之所布蒙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  
 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用至  
 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  
 追擊之悉為所禽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責王  
 郁繁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

八

七

七

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恃其疆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脩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

契丹本紀卷九

八

九

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繼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

其姪為天皇王后德光天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遣使告哀冬十月庚子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二年契丹來請脩好遣使報之三年契丹陷平州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

契丹本紀卷九

八

十

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難問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期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削奪王都爵祿以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使權知定州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

鄭州防禦使張虎劉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會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秃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脩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趨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脩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

契丹傳卷九

入

十一

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搥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秃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又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饑疲入幽州境趙

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楊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

契丹傳卷九

入

十一

食之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窋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投諸窋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屢有謀詔以爲汝幽州監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俟之

彼必內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秃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秃餒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秃餒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三年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比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三

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群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后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寮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

小過或抉目或刃割火灼夏氏不忍其酷秦離昏為尼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寇抄龍盧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十四

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群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  
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  
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  
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  
共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  
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瑭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  
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  
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  
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族孽代之  
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桑維翰

入奏

主

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  
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决帝聞敬瑭反  
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爲招撫使帥兵攻  
敬瑭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  
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  
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  
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  
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

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  
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  
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  
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  
行周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  
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  
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  
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  
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  
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

桑維翰

入奏

去

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  
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  
瑭出北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  
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  
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  
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  
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  
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  
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瑭甚嘆伏壬寅  
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

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疋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帝大懼詔天雄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趨榆次盧龍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慈隰共救晉安契丹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謂宰相盧文紀曰朕惟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畧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丘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初趙德

史集卷之六

八

七

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帝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乃自吳兒谷趨潞州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

史集卷之六

八

六

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或  
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  
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  
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  
日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  
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  
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攻矣  
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主與契丹主至  
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  
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顧亦不與之言

卷之六

九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  
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  
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  
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  
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  
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  
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  
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  
亦未晚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  
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敬

唐主西奔遣契丹于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  
玄武樓自焚初敬瑭謂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  
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  
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  
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瑭憂悒不  
知為計遂殂子重貴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  
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  
戰於時悔無益也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  
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

卷之六

十

稟遽即帝位延廣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  
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  
之天福八年晉主聞契丹將入寇發鄴都至東京然  
猶與契丹問遺相往無虛月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  
延壽入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  
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  
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  
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  
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

正以不敢忘先帝之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經臣之理北朝皇帝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

史纂卷之九

契

三

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

史纂卷之九

契

三

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備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齊河侵契丹之境以焚殷爲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

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  
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  
銳必不敢進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  
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  
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  
軍在城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  
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軍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  
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  
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  
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  
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  
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水  
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  
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  
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  
德州擒刺史尹居蕃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  
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  
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  
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  
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

卷之六

三十一

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  
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怕懼無復部伍委  
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二年春正月  
詔趙在禮還屯瀛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神武右統  
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  
胡梁渡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  
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趨邢州契丹寇邢洛  
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  
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  
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  
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  
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  
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  
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  
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  
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  
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  
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  
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

卷之六

三十一

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  
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  
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  
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  
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  
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  
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等議曰契  
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  
人往告虛實虜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衆就黎  
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

史纂卷之九

卷之九

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  
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  
將佐曰此夕紛紛人無固志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即  
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  
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  
趙延壽與契丹傷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  
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  
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  
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  
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

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拊從遠  
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  
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雄節度使杜威致  
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  
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  
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既與契丹絕  
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  
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成滑州屬歲大熟遣  
其部落遷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  
遠無所縱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

史纂卷之九

卷之九

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  
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  
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  
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  
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及覆難保請遷於內  
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  
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  
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貲詔賞之  
吐谷渾由是遂微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  
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

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鬱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晉主勞之曰聞卿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益賢之及將北

史纂要卷之六

三

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虚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澤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澤沱與恒州合勢擊之

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

史纂要卷之六

三

藥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

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  
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  
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  
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  
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  
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  
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  
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  
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  
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

契丹主

未

契

丹

主

至

易

州

城

下

諭

順

國

節

度

使

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  
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  
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契丹翰林  
承旨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  
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  
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  
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  
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爲都監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壬申晉主始聞杜威  
等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

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  
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  
明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  
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  
延廣晉主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相  
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  
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  
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  
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

契丹主

未

契

丹

主

至

易

州

城

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欲  
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笑  
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遜將安之坐  
而俟命彥澤以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  
駑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  
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  
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  
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  
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軍使孟承誨素以巧佞  
有寵於重貴至是重貴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

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突重貴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宦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重貴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重貴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李筠以兵守重貴內外不通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重貴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延煦自牙帳遷契丹主賜重貴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重貴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責使獻真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者重貴奏以頃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盡此寶先帝所爲群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証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駢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耶汝昔鎮邢州已累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重貴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甦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市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杖號哭隨而詬晉以  
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  
取髓齧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  
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  
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  
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  
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  
歸癸巳契丹遷重貴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  
度使崔廷勳以其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重貴每

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  
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  
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重貴陰祈  
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  
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伏礮犬  
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  
自今不脩兵甲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廢  
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  
服中國衣冠百姓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  
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鄜州入朝契丹主

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  
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  
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  
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  
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  
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其鎧仗  
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  
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  
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  
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

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  
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傍人皆  
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  
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  
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  
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嘗爲仇  
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  
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  
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  
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

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  
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  
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  
為仇讐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  
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  
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  
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  
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  
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  
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皆我知之吾國事  
亦無不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  
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謂  
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  
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  
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  
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城都士民錢  
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  
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蓄之  
內庫欲罄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

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  
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  
富疆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  
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  
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  
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  
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  
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  
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  
及遣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枋胡  
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  
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  
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  
番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  
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  
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  
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  
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承雪已消  
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契丹主召

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七十二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與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焉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即位以通事耿宗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

史集卷之八

八

三

五

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威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培克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人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救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出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群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急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戊子漢主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契丹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尚暑吾難久留欲晉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

史集卷之八

八

三

五

舉國北遷恐搆人心不如稍徭徙之乃詔有職事者從之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命蕃漢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

史集卷之六

六

五

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髑體瘞之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執而詰之穀不服乃釋之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水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把五月末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兀欲遂自

立尋勒兵出塞漢主以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爲前驅復集群臣廷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遶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漢主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

史集卷之六

六

五

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攻美奚王視刺令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殛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

是時  
帝王  
死

樹上者皆斬之軍中傷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漢  
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由是倚愛之契丹將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  
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  
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  
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徵陵下宮不  
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  
妃淑妃泣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  
吾家也乃用趙遠程光鄂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  
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  
州帥陽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  
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  
三年亡歸中國契丹嘗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  
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  
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  
虜吾國非人境也漢王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  
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  
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  
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  
大梁清官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

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  
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漢主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竄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  
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  
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  
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述  
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  
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陣使彥  
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  
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  
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  
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輒殺其主兀欲  
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輒而代之二年李壽之弟幹在  
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  
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聞言契丹主童駮  
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  
利于速為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  
為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  
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

千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既破南唐詔以  
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  
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  
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壤防開游口三十六遂  
通瀛莫上至滄州即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  
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  
乾寧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  
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  
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  
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聖元

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  
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  
胤先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媿內弒舉城降上入瓦橋  
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舉城  
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  
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  
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  
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  
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

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義  
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  
發涓隸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陳  
思讓為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至大梁  
未幾殂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都點檢  
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為帝擁兵而歸廢宗訓為王  
國號宋宋太祖崩傳弟光義是為太宗改元太平興  
國是時遠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勝取幽  
冀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易帝意  
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宋渥崔彥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聖元

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契丹遣耶律  
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  
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  
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  
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  
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  
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  
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  
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

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誦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契丹主圖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於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逐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

東坡志林

不與

聖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

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狐飛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

東坡志林

不與

聖

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累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士卒困乏糧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鬯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帝聞之召彬

遷今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遷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  
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宜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  
州契丹將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  
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雁門北  
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  
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  
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  
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  
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  
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谷口斜軫遣副部

老秦秦編卷九

入契丹

史一

署蕭撻覽伏兵於紿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  
已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  
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  
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  
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  
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被禽其子廷玉死焉業不食  
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  
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  
削美三任除侁名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  
詔失律罪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

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  
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  
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  
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  
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瀛  
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  
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  
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給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  
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  
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

老秦秦編卷九

入契丹

史一

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  
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耶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  
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  
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  
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眾感慨無不  
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  
會戰使為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  
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  
契丹遙見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  
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

遣使募兵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  
 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  
 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  
 丹復陷涿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  
 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  
 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  
 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  
 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  
 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建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  
 易州涉涿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  
 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  
 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脩好為言帝嘉納  
 之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  
 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  
 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眾皆潰休  
 哥為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奔氣  
 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  
 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阻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  
 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  
 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  
 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  
 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  
 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  
 準不發欬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  
 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  
 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  
 準對曰誰為陛下書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  
 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  
 守以老其師奈何棄宗廟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以雍王元份留  
 守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累疾聞命且馳還代之契  
 丹圍澶州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撻覽虜大挫嗣又  
 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召準問之準對曰陛下惟可  
 進尺不可退寸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即奏曰寇準言是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鞏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

不素

事

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利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打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會有譖寇準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瓊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

契丹  
不素  
事

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揚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特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仁宗天聖九年遼聖宗卒子興宗宗真立

不素

事

慶曆二年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

起拜弼開懷與語持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  
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  
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請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  
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至契丹以婚  
姻為不可止議增幣契丹主然之于是增歲幣銀各  
十萬匹兩更立誓書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  
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  
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  
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  
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劉忱如遼遠遣

卷一百一十八

六

書

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八年劉忱等與蕭  
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朔蔚應三州分  
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  
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  
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  
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  
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  
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  
院閱故牒得須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  
乃黃冠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

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  
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  
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  
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  
奪乃還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  
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  
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  
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  
中靖國元年遼道宗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  
滅遼語在女真記

卷一百一十八

六

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九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為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麩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眾為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獸多野豬野牛驢之類出行以牛馱物遇雨將生牛革以禦之所居以樺皮為屋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慧朴勇鷙不能別死生自咸

女真上

一

東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為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溫突刺來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曰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為勞言念辛勤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麩錢及沿科雜物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主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為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為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眾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為堅冰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

女真上

二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其  
其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  
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  
五十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  
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  
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  
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粥燔肉為食上  
下無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晝夜而議自甲者始議  
畢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  
聽焉合者則為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  
賞之金帛先舉以示眾眾以為少則增之神宗熙寧  
七年遼五國蒲轟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  
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  
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  
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  
甲冑往粥者必厚賈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  
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  
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  
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劾  
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漢上

三

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劾  
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  
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彊遂破桓被散達烏春  
高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  
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東其長阿骨打其  
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東嗣宋  
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  
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  
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  
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  
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  
向化心設有異志葢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  
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  
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  
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  
能平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  
國相時統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  
人毛增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  
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漢上

中

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  
干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  
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遠叛人阿疎爲辭稍拒市鷹  
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遼主終不許  
使者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  
屬使備克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人往詰之阿骨  
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  
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  
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  
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  
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  
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閣母等爲將紹聖  
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  
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檄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  
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  
救之免胄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  
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  
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  
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  
鹿于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

史卷之九

不韋

五

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  
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後役壯  
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  
凡步騎之杖輿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  
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  
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  
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  
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  
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  
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  
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  
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  
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  
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  
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  
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  
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  
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放恐聚衆爲患遼主  
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  
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

史卷之九

不韋

六

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葛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殺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土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諸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人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諸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也遼主遣使持書往金議和書斥阿骨打名使爲屬國阿骨打復書云若歸叛

宋書卷一百一

六十一

七

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木可衝遂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和遷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

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燼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脩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尊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木

宋書卷一百一

六十一

八

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既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駝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染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驛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月矣諸將請乘息擊之遂追

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  
軍最堅遠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  
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  
輦帶帳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木焚  
管而遁金主亦引退物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  
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  
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  
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  
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勸海苦之  
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  
殺保先禪將勅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龍口見  
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覬覦非常誘勸海并戍卒入  
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  
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勅海叛附于永昌遼  
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永昌使人求援于金  
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永昌曰若能歸款當  
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率諸軍攻永昌將  
遂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遼州  
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遂北

遼陽城下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  
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  
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  
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  
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  
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  
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薺藜山  
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遼主命耶律淳爲都  
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  
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薺藜山幹魯古  
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  
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  
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  
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  
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  
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  
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  
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  
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  
楫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微

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鴛鴦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峇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清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車

此諫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行未去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兵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奠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遂與諸大臣耶律康公弼等大石左金弓集蕃漢百官將諸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

持黃袍被之令百官拜呼淳驚駭再三辭不從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賜黃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巴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巳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女真克遼西京大同府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金取遼東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中

勝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賞主之熙河鈴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其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貴貫不悅卿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三黼又力贊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五月童貫

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計降黃粉及旗述弔氏代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撫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撫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惑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攻元德興蕭幹以蕭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儻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八月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之南遂北奔金斜也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率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淶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幹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鞏鋒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今逃及遼主而不承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以短  
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  
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  
嬪登阜觀戰余視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  
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逃去遼兵遂潰  
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  
追至烏里質遼主棄輜重而逃蕭特烈被執遼將郭  
藥師擁所部常勝軍八千人及涿易二州來降帝賈  
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  
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

史纂要編卷百十八

七 朔

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  
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  
壁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  
虛願得奇兵五千借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  
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  
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賀明常勝  
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  
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舉精甲三千  
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  
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 八 慶營于盧溝山

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其  
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之有餘當  
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  
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  
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有餘里  
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食殆  
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  
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以藥師同知燕山  
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  
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

史纂要編卷百十八

太 朔

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  
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願  
効死又令取天祥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而言曰  
天祥臣故主也國破走出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  
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  
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盒以  
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  
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  
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濼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  
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

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  
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  
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  
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清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平營灤三州是時童貫再舉伐  
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火  
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山  
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  
統兵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

入使銀木可婁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  
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  
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五年正月初遼平州  
人張毅為遼與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  
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毅撫安亂者州民推毅領  
州事耶律淳死毅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疋練兵為備金人入燕京訪毅情狀于遼故相康公  
弼公弼曰毅狂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

史卷之七十一

九

各卷之七十一

十

加毅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  
下平州擒張毅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  
自往覘之遂見毅毅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  
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  
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  
為南京加毅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遼與中  
歸德府宜錦乾顯成川凌懿來濕遷潤等州皆降于  
金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  
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四月金以  
幹魯幹離不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耶律大石  
幹魯使幹離不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  
青塚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  
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住應州其子秦王許王及諸  
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為書招遼主  
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  
邀擊于白水淶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  
人獲遼主長子趙王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  
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  
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  
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

斡離不許六年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女  
真戰敗走陰山七年遼主畏中國不可復謀奔西夏  
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  
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瑁却之  
乘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途次絕糧求里進  
麩與棗從者至喘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  
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  
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  
爲西南面招討使摠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  
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以紹興三年金大殺

史卷之編卷三

年

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  
元年先是金與宋夾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  
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  
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爲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  
至燕求平灤二州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  
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  
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  
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  
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  
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弓嘗以詩獻  
金主曰君王莫聽稍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  
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問遼主謀復故地  
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  
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  
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  
稱御筆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  
限僮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  
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  
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

史卷之編卷三

年

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  
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  
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  
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  
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  
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  
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論宜撫司縛送溫訊于  
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  
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瑛以書

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  
奪契丹之地不與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特燕之  
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  
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詠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  
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謁拜焚香稱  
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六月金驅遼  
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  
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鼓曰左企弓  
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  
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鼓遂召諸將領

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金人所以急趨  
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  
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  
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  
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  
守令召左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縱殺  
之鼓仍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  
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鼓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

平州形勝之地張鼓摠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中  
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  
矣安中深納之事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  
度日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逆金人昨  
所以不卽討鼓者以兵在關中而鼓抗榆關故也今  
旣已東去他日西來則鼓輩爾數城恐未易當爲今  
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從其內附鼓乃遣人  
持書來請降王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  
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  
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之

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  
兵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安以  
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土復使  
幹離不督閣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  
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  
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  
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  
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  
中不得已縊鼓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  
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卽

與若求蔡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宮  
蔡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甲而  
金人遂用此典師矣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  
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  
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  
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遁  
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人累疏叛人姓名索  
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  
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  
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宋史

朔二州來歸六年金人來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  
石不與宣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  
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戶口朝議勿遣且聞  
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  
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  
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  
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  
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  
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副都元帥谷神  
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

太原捷懶爲六部路都統關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  
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關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  
州入燕山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  
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  
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  
應州及飛狐靈仁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  
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  
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  
衆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  
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宋史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  
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  
幾許軍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深恨朝廷結納  
張毅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  
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使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飯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  
界唐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  
卽欲使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救悟今

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宜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意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祐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遷聞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稱為抑損

史卷之編卷第百一十一卷  
十一  
十一

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議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泉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敏亦從中力

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蔡師兵之千道金使為之歛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搗取其首其不敵爭奏言藥師威聲遠著謂其可倚故內地不設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蜂目鳥喙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贊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選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順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順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

史卷之編卷第百一十一卷  
十一  
十一

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得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技柁何以善後蓋謂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時梁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悉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方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渡後流行無復隊伍金人  
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  
哉庚午金師遂陷滑州帝聞金人渡河即下詔親征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  
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  
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  
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享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帝默然自時中興都城不可守綱曰天  
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所在  
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  
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  
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  
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  
下不以臣庸懦僉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  
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間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  
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  
侍蔡中官已行帝變色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  
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御敵  
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元真

幸不已帝從之綱避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  
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廟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  
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  
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徒馬疾道何以禦  
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  
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  
不數日而畢癸酉金幹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  
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  
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銅馬得  
以久留金遣使勒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召羣臣議之  
李邦昌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員外郎鄭望之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  
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  
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  
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  
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  
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子已

盛兵南向坐扼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其  
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  
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遂大  
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日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  
不敢措一言遂與使借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教之也乙亥金人攻遼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  
壯士絕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

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  
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  
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  
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  
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遺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  
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  
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  
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奮因  
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出

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  
地遺質更盟一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  
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為質物邦昌與邦彥  
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遣帝署御批無  
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  
分始達金營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  
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  
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抵取辱焉  
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  
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斂游  
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  
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  
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  
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  
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綬  
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綱

彥不從二月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  
無厭克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  
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  
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  
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  
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  
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兩家  
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

李綱在續卷百一十八

畫說

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怨言帝聞之以語  
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  
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  
乃可擊時相距繞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翰離不  
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  
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翰離不遣兵  
迎擊平仲兵敗懼誅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  
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  
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擊之亦

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援之不十日  
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翰離不召諸侯者謂  
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  
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費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  
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因罷綱以謝金人遂就征行營司時河北河東宣諭  
使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散卒得東南兵二萬  
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  
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絕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  
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李綱在續卷百一十八

畫說

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  
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  
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悅之徒庸繆不才忌  
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  
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  
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會不知無三關四鎮是蕪河  
北也案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  
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  
必將遠而之金使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  
慮登黃蔡條宗向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

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食宗社耶邦彥等不為國家  
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  
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  
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  
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  
書奏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  
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殿閭鼓喧呼  
動地殿帥王宗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  
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宜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  
衆鬪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韓昌偁出諭旨諸生始退乃  
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  
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  
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  
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  
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  
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謫議奏東為太學錄東力  
辭以歸更以肅王樞質千金康王構還初金人犯城  
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引却至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  
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  
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  
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  
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  
不聽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  
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  
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  
之勿輕動以啟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  
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  
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  
辱于楚漢宣老趙克國而卒成金城之功自古以老  
將成功者多矣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聽  
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  
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  
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  
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  
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  
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  
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為所敗平陽府

率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度  
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  
下隆德府進屯澤州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詔  
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注和議之臣今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堡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  
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  
种師中副之古搃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  
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  
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

卷之二十一

元

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  
太上皇於南京太上皇至京師九月太原圍不解詔  
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倚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  
遣使趣師中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  
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

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  
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  
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安傅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闕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人乘勝進兵與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

卷之二十一

元

師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  
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  
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  
鞅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  
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  
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  
疾乞致事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  
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網網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網請銀絹各百萬僅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網乞轉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網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網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陸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網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大業至卷百一 六 李 五

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網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網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網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

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網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網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八月先是朝廷以蕭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論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偉曰金有邪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鞏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親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以國之威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親使為內應仲恭還見鞏離不即以蠟書獻之鞏離不以聞於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鞏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鞏離不發保州九月遣使如金求緩師粘

大業至卷百一 八 李 五

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 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統被執既又釋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綱知楊州置四道都摠管府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摠管府分摠四道兵時金節日滿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收傲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神師閔及金幹雖不戰于井陘敗績金人遂入天成軍陷真定王雲使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

史記卷一百一十

不棄

三原

但索王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人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 乃止桌退罷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矣

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十一月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兩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眾皆潰李回亦奔回京師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河陽守將棄城走永安軍鄆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

史記卷一百一十

不棄

三原

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請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表冕王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滸至磁州守臣宗濬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去已遠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

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諱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謀殺之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藥幹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金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

怒曰京殆爲特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若與言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錫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閻大將大率效京所爲有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蔣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州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鬻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弁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洎偕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洎洎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

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  
沒喝令引于東北鄉堅壁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  
三人百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金幹離不自真定  
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東  
來會屯于青城遣使邀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  
唐恪取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  
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  
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  
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  
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卷之六十一 天壽

聖

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  
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  
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  
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  
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  
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  
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  
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斃諸襄陽以圖幸雍帝  
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

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帝從  
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  
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閏月金人屯青  
城日縱兵攻掠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瑄禦之遙見  
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  
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  
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  
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  
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  
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翊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

卷之六十一 天壽

聖

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  
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  
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為然密草  
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  
相州拜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  
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  
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  
宜化門范瑄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  
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趣郭京  
出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

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出城樓上  
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  
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  
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  
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聞城陷  
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  
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  
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  
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魏

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詞  
之宜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  
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  
後動距可輕邪宣訕服曰向者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何樂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  
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樂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  
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  
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樂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  
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由樂當親往遂如青城  
粘沒喝單奉表請降樂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

酒談笑終日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  
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  
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營積水渡河見王曰京  
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三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  
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  
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  
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  
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若父之望入援何嘗饑渴  
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  
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魏

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  
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  
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金遣使求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疋  
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伐紫筠  
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  
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節  
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  
流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  
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

秦吏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勸吳謂城上人曰朝廷  
爲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  
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燕京虛聞汴京圍急  
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潁昌聞汴  
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  
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  
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  
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  
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  
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元一

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  
關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  
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  
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  
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  
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于斜等卽沐浴更衣酌卮

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遍題窓壁以識  
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  
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  
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合兵入援  
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  
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元一

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  
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  
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屯南薰  
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弁吏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  
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  
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通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  
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

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郤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  
檄開封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  
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令衣袂相聯屬而  
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  
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  
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  
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  
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

史纂臣編卷一百一十八

季

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  
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  
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  
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  
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  
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弁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  
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  
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  
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  
餘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

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  
從遠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  
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  
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  
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  
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凶死義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會邀索金帛每口和  
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關戶部尚書梅抗  
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史纂臣編卷一百一十八

季

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查以軍法結罪倘室其求而  
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有一但  
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  
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  
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金  
酋怒先取其副胡等各杖之百搥四人殺之而  
梟其首士庶莫不憤歎吳弁莫儔復召百官議  
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聞  
於弁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  
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大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頊諭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

史集在編卷七十一

卷七十一

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盡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升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金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遺各門傳令勿拜五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關門時雍命吳革趾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黜其髮髻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次擒斬

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時雍吳升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知樞密院事儔權知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

史集在編卷七十一

卷七十一

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柩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并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夏四月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帝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梁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眾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

以下車輅鹵溲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  
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宮內人內侍  
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  
爾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  
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爾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又曰  
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置  
兵而去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節提軍趨滑走黎楊  
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  
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

宋史卷一百一十

十一

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盡為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  
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慚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衛帝姬與粘沒喝少  
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  
輿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  
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通茂實制服茂實亦  
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茂  
實代渡大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使來朝於明  
二醫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請

門官蔡寧二醫在之久之侯乃曰有醫者欲言

恐非朝廷所執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於遼  
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  
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  
及矣金寇晉寧徐徽言拒却之初徽言陰結汾晉土  
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  
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  
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圖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  
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  
自德辰傳子御勳四世至可求世知刑事累功建節

宋史卷一百一十

十一

為國藩衛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  
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  
麟府豐三州降金而其宗族仍住中朝可求與徽言  
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  
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後可求仕金會  
劉豫廢左監軍撤離曷密論以代齊之意及捷報有  
歸疆之議恐可求失望遂醜殺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一

女真下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后命  
大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帝位會宗澤及朱  
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王遂決意起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政

元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

蔡京章貫朱勳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  
收斂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以黃潛善為中書  
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是時上皇在燕山謂閣  
門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  
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緇半臂親  
書其領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  
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  
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  
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  
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  
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  
勛於外張邦昌伏誅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  
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  
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  
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  
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  
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

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霽郡霽古奚國

也在燕山北千里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

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眾建炎三年金主  
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  
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淵聖為重昏侯未幾  
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  
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  
劉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  
州張慈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  
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撻懶圍濟南豫遣子

麟禦却之捷懶遣人陷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  
駢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後京  
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三年七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入淮  
泗帝奔鎮江亟如杭州金焚揚州苗傅劉正彥作亂  
伏誅金大舉入寇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  
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  
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悻無禮帝畏  
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  
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

史卷之三百一十一  
六十一  
三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  
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  
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  
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襍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迫二帝  
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  
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  
子弟皆流嶺南婁室破晉寧軍知軍徐徽言死之金  
兵渡江入建康帝如明州金兵陷臨安帝航於海  
兵陷越屠明州帝如温州金兀朮引兵北還至平江

六掠韓世忠敗兀朮於江中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  
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候宋平當後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寶賂捷懶請立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  
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  
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  
沒喝從之議遂定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  
正朔豫卽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初廷聞  
之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

史卷之三百一十一  
六十一  
四

年張浚兵敗於富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洵  
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宋使  
王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  
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  
盟兩國約爲兄弟雲中之役我賞饋師贊成厥功况  
自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勸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  
父老之謀歸我二帝大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異室矣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  
力也而粘沒喝至曰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

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  
來何爲哉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  
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四年劉豫  
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兄孫亶  
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  
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  
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  
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劉豫  
使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猊於藕塘  
追麟至南壽春而還何薜還自金始知道若皇帝及

身卷之五十五

五

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  
日易月之制知嚴州吳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  
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  
庶同必思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  
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  
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官中仍行三年之  
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顯肅浚又請命諸  
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慟詔以王倫爲奉  
使使臣使臣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國旣不  
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

豫又爲岳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  
遂命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  
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  
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  
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  
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  
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將還  
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王  
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  
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復

身卷之五十六

六

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  
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  
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本力  
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  
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何德之有勿  
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  
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  
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矩館伴之因  
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矩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朝臣多言其不可帝

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王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誼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照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節受書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事爲陝西宜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宜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恭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兀朮言于金主曰撓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留輪將

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撓懶等反金人執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從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卍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可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

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風扶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東

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鄆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年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

隋濠州使浙中救之敗績岳飛帥兵掠濠州不及  
遷次舒州兀木渡淮北去以韓世忠張浚為樞密使  
岳飛為副使其將還自金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  
國謀議使秦檜矯下岳飛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  
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  
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  
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微宗無及矣今立  
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  
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

卷之八

九

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  
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勳再三  
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  
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哀冕來冊帝金人歸徽  
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  
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官時方暑金人  
懼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  
于金使以犒其眾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  
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  
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為平

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  
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俛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死  
金主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木雖初  
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  
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  
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醜怒至於手刃侍臣  
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  
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吳毅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  
人初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  
叛與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木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

卷之八

十

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  
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古輔國王不受自  
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古酋自稱  
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  
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  
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  
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  
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  
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  
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相進平章

於檣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尙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執疑畏愈甚天德元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夏夜大風雷雨電震壞金主寢殿鷗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叅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諫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馬得立辨曰公豈有意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廢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搆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而金主弟止有常勝杏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者今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鑰符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起并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許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竄爲東昏王大赦改元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

史纂在編卷五十一

六 金章宗

三

四

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十月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遂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孛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倣爲金國祈請使倣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王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倣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悉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真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闕以五采金屑飛宮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于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

史纂在編卷五十一

六 金章宗

四

五

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殺烏帶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韓世忠卒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

仙侍功專志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  
猶忌恐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連主廷  
禎之孫事覺伏誅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姪六人于  
宮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  
謂然兀木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張定安妻奈刺忽  
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  
亮無所忌取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  
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  
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位輒率意  
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遍設地衣俛逐為戲金汁京  
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  
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  
長寧秋宋進封秦儉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煇少師並  
致仕是夕槍死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  
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  
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興信等使  
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  
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  
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  
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賊叛

卷之三十一 六 五

山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坑嘗為朕言宋有  
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  
掉臂也江南聞我興兵必遠竄矣欽與信皆對曰海  
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  
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及  
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  
主恃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一天下嘗曰天下  
家可以為正統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  
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  
宋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  
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  
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  
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  
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  
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  
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為之備若  
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自可及境矣湯思退大  
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主亮  
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

卷之三十一 六 五

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郡南郡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軍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修燕殿式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

史纂要編卷五十二

六十一

七

竟

術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安傳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岡已之像策馬下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時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金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

史纂要編卷五十二

六十一

七

竟

逐路軍馬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  
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即近隣國世世  
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  
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  
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  
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  
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係衆  
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  
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  
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

遼史卷之三

女真

元

七

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  
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既行而  
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  
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  
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  
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  
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  
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  
兵勢彊盛如此汝輩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  
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李

營本部族節度遂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  
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  
也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  
主亮遷都於汴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先是調馬于  
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  
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  
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徃  
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  
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  
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

遼史卷之三

女真

元

七

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  
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  
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  
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  
其官大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  
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  
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  
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  
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  
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

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  
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  
無信昔盟無名典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  
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  
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嶺  
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  
備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  
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十  
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  
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遺蒙括鎮國以兵

卷一百一十五

主田

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  
伏于隘障以待眾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  
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  
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  
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  
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  
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羣見勝知其為將也  
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人圍後圍戰多  
時被數十槍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  
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

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  
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  
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  
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弑之又  
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  
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  
督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統  
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為  
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

卷一百一十五

主田

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  
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  
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真別將兵二萬入淮陽九  
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晏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  
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  
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輿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  
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堞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  
調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趨璘于

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郤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擒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泰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帥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燕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燕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趨風至東海

史纂左編卷百二十一

金

十一

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葉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橈裝船載糧而來錡使

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扯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揚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史纂左編卷百二十一

金

十一

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以揚存中為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先所造一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白鳥敵舟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拖棹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擡牙待敵敵舟

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奔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斫舉帆帆皆油瀕彌巨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陷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重欽

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喋罵之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犒帥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舩耳有一將跪素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重欽

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及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泚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以

卷之六十五 宋史 卷之六十五 宋史

之手足猶動遂殺之軍士攫取行管服用皆盡乃取駟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朮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粹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海歸必

卷之六十五 宋史 卷之六十五 宋史

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詣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甬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

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實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廊延一路孰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元一

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卽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日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魯觀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門事觀同知閣門事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鷄

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十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僕散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紇石烈副之軍淮揚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鄆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元一

功宗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  
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  
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  
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  
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  
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  
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  
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經檄諸將浩語陳  
廉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  
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廉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

卷之六

主 餘

必為子孫憂張浚鏡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  
得復望中原因力巧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  
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州渡淮至  
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  
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  
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又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  
諭福金守將蕭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取功  
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力顯忠  
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顯忠張浚  
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

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紇石烈志  
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樞密院知舊及舊臣還  
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辰隙往戰帝以付張  
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  
檜黨也急于求和陳廉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  
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卷之六

主 餘

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皆正隆淪盟之後  
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  
周察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  
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  
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  
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  
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  
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  
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  
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

遣子弒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  
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柳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  
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崇節四州求減歲幣之  
半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  
秦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秦承天意而已竊觀天  
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能絕淮而北猶  
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方以自守自守既  
固然後隨幾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  
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  
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

東坡志林卷之六

事

說

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  
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  
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  
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  
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  
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  
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  
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  
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  
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

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崇樞官爲言未之與也乞詔張  
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  
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  
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  
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  
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  
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  
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  
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  
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

東坡志林卷之六

事

說

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  
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  
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  
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  
面諭杞曰金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  
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陛辭奏  
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  
之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道諭敵以重  
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

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蔡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川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

東坡志林卷五

六事

五

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貶永州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念上

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

東坡志林卷五

六事

五

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年吳璘卒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上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

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  
眾論所特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  
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  
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  
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  
及靈州囉麗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于金為得  
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  
我何預焉不知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  
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  
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

不

三

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  
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願靡常  
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  
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  
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  
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以授內  
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  
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  
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

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  
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吃不動心  
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  
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事成  
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遞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  
之旅櫛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  
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朝  
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  
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  
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  
起栻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  
曰何也栻曰臣竊見北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  
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然其言之栻復奏曰臣  
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  
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  
求於彼則大義已為未盡而或論以為憂者豈非  
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

不

三

不

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  
 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  
 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  
 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  
 梁克家叅知政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  
 陽公皓廢其君睨而自立皓睨弟也以讓國奏于金  
 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察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詳問皓復取睨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  
 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  
 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  
 爾國葬之金主雍幸太子宮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  
 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  
 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  
 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  
 不以遺汝如遠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  
 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巨唐  
 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  
 爾宜即投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

受恩於父安有忌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四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  
 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  
 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淳熙三年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  
 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  
 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  
 不納擬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  
 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遺韋璞如  
 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中  
 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  
 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  
 之義有所不忍也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  
 純直汝等當學習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  
 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十六年金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位諸  
 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

立后雅尚儉素命官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  
日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  
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逮道  
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  
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  
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  
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  
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  
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  
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

聖學左編卷五十一

聖學

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  
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  
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餘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  
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  
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  
不言是相疑也若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  
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  
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  
人國人號稱小堯舜初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  
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

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  
聰明不利於已徃徃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  
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  
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  
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  
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  
用之德溫有人在官被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  
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又之上  
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  
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

聖學左編卷五十二

聖學

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  
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  
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  
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  
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  
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  
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倉汙者多故顯  
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軼  
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止其有秉心寬厚欲行

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惟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賊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真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如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宗嘉泰四

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繫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計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開禧元年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政踰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八月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等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

嚴前副都指揮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太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糶窮蹙飢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使金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又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冬十二月金使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且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偕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二年夏四月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金開皇甫城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之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

得泗州及新息裴信穎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股生靈之資奉漢擊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驚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舍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籍其草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李壁

五十一

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夔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衢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夔等皆坐敗斬郭倬十鎮江秋上

月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

師旦之所謨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廿六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論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完顏石烈子仁兵二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渾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金人圍楚州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與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李壁

五十一

師旦以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

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  
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  
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  
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  
於是江表大震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  
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  
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  
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  
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  
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  
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  
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  
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  
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欵于綱  
及金蒲察貝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  
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  
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  
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  
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  
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

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  
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葦關  
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逸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  
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  
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環命  
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主曦密受之遂還  
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書翌日曦召幟屬諭  
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  
駁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  
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  
氏譜牒于金丘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  
下蔡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  
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  
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  
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盛講解之意密密使  
人護送北歸俾扣其質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  
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  
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  
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  
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且

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死黜  
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  
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  
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  
之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三年二月金  
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  
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  
為用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韓侂胄慕  
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水召  
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囊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史纂要編卷百一

宋本

宋本

宋本

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李好義襲秦州與金  
將朮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  
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九月賧  
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軍信孺至濠州紇  
石烈子仁止之子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爰以五  
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  
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  
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  
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

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  
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  
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  
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  
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日以  
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  
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  
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  
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  
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

史纂要編卷百一

宋本

宋本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  
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  
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  
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  
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討屈情見雖未即  
和然已有成說及賧欲再遣使願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王柎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柎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  
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太虛而侂胄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  
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  
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侂胄  
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  
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  
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  
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  
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  
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  
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  
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  
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  
震福州觀察使嘉定元年春正月王柵還自汴三月  
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柵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  
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  
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本

卷一百一十八

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  
攻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  
以誅韓侂胄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柵曰韓侂胄  
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  
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  
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柵持書求侂胄首以贖淮南  
柵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  
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  
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夏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柵以韓侂胄蘇師  
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  
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  
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  
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  
和議成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  
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  
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  
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二年夏四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本

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環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三年冬十二月蒙古侵金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

元集左編卷五十一 蒙古事 五十一 度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讎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礮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千承奴余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以徒單鑑為右丞相統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五年春三月金統石烈胡沙虎放歸田里六年五月金主永濟復以統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口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

元集左編卷五十二 蒙古事 五十二 度

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七年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金左丞相徒單鑑卒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八年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九年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金晉鼎敗蒙古于平陽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十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璠董居誼飭兵禦之六月詔伐金十一年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瑄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崇光

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秋八月蒙古木華黎  
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  
緒會兵入寇十二年四月金築汴京襄城蒙古張柔  
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  
縣多降蒙古十二月金右丞相朮虎高琪有罪伏誅  
十三年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蒙古主不允金  
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  
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  
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金人襲蒙古木華黎  
于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十五年十月蒙古木  
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十六年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紹定元年春三月金將完顏陳  
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三年十月蒙古窩闊台  
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關  
卿以備潼關四年正月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九月蒙  
古攻金河中取之五年正月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  
河攻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移

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忠孝  
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  
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金遣曹王訛可爲  
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蒙古國安用  
降金金封爲兗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  
安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白水  
皆潰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金主守緒出  
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  
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  
歸德白撒伏誅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  
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蒙古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  
以官奴權參知政事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  
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  
還五月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  
奴伏誅金主守緒走蔡州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  
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  
塔察兒伐金取唐州金使揀撚兀典等行省院事于  
息州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

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魯虎死之承繼亂殺金三

紹熙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稱尺無法又胥吏索需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管認若正旦生辰遣使毋賜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絲段一千疋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靚香茶藥物果子幣帛襪物等復不與焉若外

宋李綱編卷五十一

不

李

李

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若盱眙軍等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且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費焉至兀朮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于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為我者當何如哉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可易也

朱子曰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亡國之君猶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

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為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於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賺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

宋李綱編卷五十一

不

李

李

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鬪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驅入中原

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  
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成中原之兵以守之  
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收亡餘將數數引兵來  
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  
言又虜中有張穀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  
招之由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穀已來降矣虜益  
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書  
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及所以  
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由是虜人  
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  
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晉之語  
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穀來不  
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啓  
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  
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米盟  
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之所以敗  
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數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  
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一終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二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  
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  
生三子字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  
攝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同鶻  
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摠隸于鞋輶至也  
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  
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志武  
功也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  
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  
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因得少  
安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  
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謂之曰今夕可同  
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  
已遣半還矣今將奈何鐵木真固邀與宿凡其當者  
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  
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咸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  
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  
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玉曆時為泰

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蒼海蒼魯領所部來歸將殺  
秦赤烏以自效鐵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  
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秦赤烏部遂微未  
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  
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為察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  
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  
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  
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  
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  
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

斡難河之源建九游曰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

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

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

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  
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  
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國皇帝是天上人便此等  
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未  
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  
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桓昌撫州之境其勢漸  
益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金末濟大安三年

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  
金主曰彼與我無讐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  
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置盾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  
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  
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  
水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南北路招討使粘合  
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  
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  
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  
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

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

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魯赤察合台窩瀾台三人率

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  
昌平懷來緡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  
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  
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命招  
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  
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  
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

虞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  
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雅兒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  
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  
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  
蒙古乘銳而前胡沙虎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  
蒙古兵踵擊之至會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  
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  
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  
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奔至都城下金  
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

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

四

行

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  
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虎為成平路兵馬摠  
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  
徒單鎰為右丞相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鎰為上京留  
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  
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  
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  
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  
一叅政梁鏜曰如此是自感境也金主從鏜謀鎰

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  
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  
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  
又聞東京不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  
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  
入紫荆關殺涑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  
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  
主與之三千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末濟而立昇王珣  
自為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木虎高琪之敗  
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  
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  
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柴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  
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  
出北口與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  
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  
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  
統兵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三  
人為右軍循太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衛輝懷孟  
諸部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

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

五

海而東破濼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  
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隸濟南等郡  
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  
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蓋驅其家  
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  
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  
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  
廬焚燬城郭坵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鄆海沃順通州  
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  
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  
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  
弱汝我復逼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  
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  
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  
在都成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則必敗  
苟勝亦私妻子而去杜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  
議和待彼還軍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  
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  
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  
取所虜山東兩河小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

卷之六十一

六

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金主以國威兵弱財用匱乏  
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  
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  
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  
以解和爲欺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  
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  
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  
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金主至良鄉命扈衛  
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  
帥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  
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張遣使  
乞降于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  
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爲不可木虎高琪  
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  
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  
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  
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  
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高德王等  
殺銀青推寅察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趨兵進

卷之六十二

七

攻寅蒼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  
先曰北京爲遠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  
木華黎從之奏寅蒼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  
馬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城愆通相繼降八月時  
金中都被圍既久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  
兵付之而自摠持大綱又遣人以檮寫奏告急金主  
命左監軍末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慶壽將大名  
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  
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  
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

宋李英運糧

大名

八

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末錫聞之皆潰歸自  
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  
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  
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其屬謂之曰事勢至此  
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皆論  
國家大計及高琪奸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  
容如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  
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其屬舉白引滿謂之曰  
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  
被酒取筆與其屬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爾

詳行非神志亂邪仰藥死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  
凡在中都嬪妃閹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  
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  
與愛妾及所親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  
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六月餘不滅時蒙  
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革其府庫之  
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嬪嬙皆淪沒焉盡忠  
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嬙皆來我輩豈得至  
此承暉遺表至沐論忠肅盡忠至沐金主釋不問仍  
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

宋李英運糧

九

軍魚兒樂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  
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鉄鎗相  
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  
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  
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去金人專守關輔  
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  
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  
兔盡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  
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成冬  
年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聞金御史

敵兵踰潼關峭汭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論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宰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疑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南

之國勢益衰十年金季全降宋龔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項奔西涼十一年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經畧使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

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始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秋八月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自縊而死泰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華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頓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乎河朔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西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南

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丞旨徒單鐸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內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上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木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守上雖三公何惜金

卷之六十一

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霸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八月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先是金嚴寔以魏博等郡來歸木華黎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降蒙古十一月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曹趨東平圍之十四年夏五月東平被圍久糧道

守將棄城走蒙古遂取東平以嚴實石珪守之冬十月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入葭州金將王公左道木華黎以石應天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金元帥合達往禦之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不花先以騎七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斡校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不花望見金兵伴葉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綏德城池堅守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宋遣使如蒙古

卷之六十二

通好十五年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雷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古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城回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葉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

魚帶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  
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  
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  
室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  
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  
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  
還至解州卒金主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  
定歸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下青州三年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先是蒙古取夏人其  
肅州西涼府取靈州進次監州川至是盡克夏城邑  
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  
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踰月夏主親力屈出降遂禁  
以歸夏蒙古主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  
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  
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  
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  
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  
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據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  
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  
國中投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  
蠻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鸞很輒制陳和尚  
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二年蒙古高闊台  
立拖雷兄也三年冬十月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  
議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蒙古  
圍慶陽金將蒲阿敗之大昌原慶陽圍解蒲阿既解  
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  
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  
怒即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  
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合  
達及蒲阿行省閔鄉以備之四年四月蒙古圍鳳翔  
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  
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  
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

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此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紆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於河南使慶山奴戍之八月蒙古拖雷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九月蒙古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船走閔

卷之三十一

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十一月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阻險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

州郡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大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

卷之三十一

畢渡合達蒲阿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水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候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東林中晝作食夜不下

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  
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  
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連  
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  
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  
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  
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  
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五年春金主  
聞蒙古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孱仁請乘其  
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丁壯萬  
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撤合將步騎三萬巡  
河渡起近京諸邑軍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  
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  
報拖雷以師來會撤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奄至麻  
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  
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  
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  
外城命脩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  
百二十里不能徧守乃集京東西路沿河舊屯兩都  
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弁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而

卷之六

六

六

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學  
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  
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激洛陽人至於慟哭蒙古  
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  
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  
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  
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  
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斬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  
得休息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  
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  
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  
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  
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  
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  
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  
沃衍樊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  
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  
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  
亦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  
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

卷之六

六

六

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為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酒醑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二月初金聞蒙古主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閩鄉以備潼關百家為陝西總帥百家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狼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總帥合閩秦藍總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破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

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閩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龔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撤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鐵得蒙古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

烈蕭阿妻子并綉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  
 說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蹕送之蒙古為贊以請  
 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  
 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  
 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  
 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鬧金主聞  
 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涼車駕忽出都  
 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火頃宰相從官  
 皆至西南軍士五六千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  
 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  
 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  
 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侍曹王出鞬韉不返汝等  
 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德官  
 造砲石取長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  
 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礮  
 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  
 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  
 幾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斬  
 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  
 網索解縛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  
 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雖  
 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  
 櫓壕深尺許門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  
 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二三  
 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  
 軍士乃不能猝出北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  
 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  
 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為置文書其上  
 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為宰相欲以  
 紙為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礮  
 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蕩  
 圍半里已上火點所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  
 至城下掘城為窟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  
 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  
 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  
 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  
 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后  
 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

且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  
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已  
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  
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  
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  
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國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  
當賀事乃已金主肆赦改元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  
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餉軍士釋衛紹王族  
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六月金  
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金飛虎卒殺蒙古行

卷之六

五

人三十六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七月蒙古知  
徐州事國安用降金金封爲亮王行東京尚書省事  
賜姓名完顏用安初三峯之敗武仙走南陽收潰軍  
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  
完顏思烈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軍卽按兵  
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  
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十盞合喜帥兵應仙  
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  
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  
還被劾廢居汴常快快不樂後爲崔立所殺汴京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往歸德或言沿  
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  
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  
司卽中間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  
決不可往速不臺在汝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  
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  
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芻糧  
益減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可  
以激三軍之氣內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  
計人心願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

卷之六

五

從而集軍士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皆曰  
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清察官奴爲馬  
軍帥高顯爲步軍帥二人皆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  
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官奴曰  
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  
不等帥諸軍扈從參政申奴樞副習捏阿不裏城四  
面都摠領珠額外城四面元帥把撒合西面崔立北  
面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服賜  
將士民間開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  
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

復待幾許日，金主使蹇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洒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窺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或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

卷之三十一 入蒙古

五

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聖主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候諸將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控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滿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

克濟。蒙古軍阻擊于南岸，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軍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等六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將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頻

卷之三十一 入蒙古

五

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此。初，汴人以金主初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克，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撒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

洵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不荅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

卷之三十一

元

方

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從恪至命為梁王監國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侃及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

聚有以一女之故致斃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群小附和夏四月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氏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

卷之三十一

元

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卒數百奪橋伸揮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障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數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初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一

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五開

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摠帥烏古論鎬餽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又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裘爲履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歎歎遂以完頰忽斜虎爲尚書右丞摠領

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摠帥如故張天綱權參  
知政事李木魯小安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  
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  
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又困睢陽幸即汝  
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  
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  
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  
宮及脩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  
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  
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

卷一百一十一

蒙古

三

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  
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  
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  
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  
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  
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  
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  
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  
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  
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諧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

卷一百一十二

蒙古

三

言金主怒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州史  
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城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  
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  
以參知政事兀典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  
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  
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  
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九月蒙古塔察兒圍金  
蔡州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  
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  
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  
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  
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  
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  
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斫木之  
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  
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  
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  
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  
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主自

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  
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  
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  
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蠅珙麾先鋒救之挾柔  
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奔  
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  
侍潭為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軍號  
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應  
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  
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遂擊

秦案卷五十二 天 卷

五

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  
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  
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  
金總帥李木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藁  
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  
隱處挽強弩百餘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  
李木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囚墮其城先  
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木能  
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  
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

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  
主我而絕與古荒亂滯暴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  
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  
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  
矣以御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  
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厖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  
可為已金徐州降于蒙古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  
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

秦案卷五十三 天 卷

五

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  
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噉枚分  
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  
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  
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塵  
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  
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  
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  
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  
也承麟因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

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宋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乘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師以入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  
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宋史

美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學朮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僉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  
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  
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  
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  
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  
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元太祖鐵木真二十二年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入  
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置  
制使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  
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  
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  
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  
帝命樞臣采其計是年蒙古太祖鐵木真死紹定四  
年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  
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  
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  
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  
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  
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  
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  
直有歸矣元太宗窩濶台三年八月蒙古拖雷入武

宋史

美

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  
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  
出武林東南遂圍興元軍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時紹定六年也明年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敕勵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

隆慶通鑑卷二十一 蒙古

天

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囊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迎之倉卒中流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

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割其心生噉之以屍掛關門槐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催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徐

隆慶通鑑卷二十一 蒙古

三九

敏子起行遣張廸以二百人趨洛陽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二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織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

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  
趙葵金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  
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十  
全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端  
平二年元太宗七年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  
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蒙古主  
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季等侵漢口  
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  
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  
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十二月沔州知

卷之六

甲

州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  
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  
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  
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  
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  
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距沔  
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  
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  
能止敵圍殺之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

野原蒙古圍之利州統制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  
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  
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畢蒙古大  
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又引  
兵扼仙人關端平三年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  
使姚樞特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  
加重馬又瀾端南侵俾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  
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阮士人樞力  
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  
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

卷之六

甲

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誓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  
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親程朱性理之書焉九月曹  
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  
將至友聞會第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  
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  
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  
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  
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第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  
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

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  
家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遠海帥步  
驟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今諸軍  
舉烽火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  
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  
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  
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足宜侯少霽友聞  
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  
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  
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濡濕不利步關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  
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  
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  
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所屬府  
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關端次于成都西蜀所存  
唯夔州一路及潼州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而已冬  
十月閣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乘城固守晝  
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克集其家人盡飲以  
藥俱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行  
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

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  
口温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温不花合  
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  
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  
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  
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  
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  
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  
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  
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眾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  
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  
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敵兵皆引去元太宗九年  
宋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率  
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  
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斡牌杖  
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  
七塼杲分兵扼塼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  
募壯士奪其塼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

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葵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中遂累功勞超擢軍職二年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公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中樓內立馬砲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三年秋九月蒙古塔海軍復破成都而去遂取漢中簡眉閣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十二月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一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四

五

防邊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見環峙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堦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康府淳祐元年蒙古兵伐高麗高麗累敗其王暉以族子為質於蒙古淳祐二年蒙古也可那顏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軍稟命惟謹淳祐十一年元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五

降附路絕雖歲侵准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  
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  
忙哥史天澤楊惟中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  
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  
守之淳祐十二年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  
烈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  
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于蒙古主  
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由是盡有河南關中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  
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

卷之三十一 宋

宋

光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寶祐元年忽  
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  
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摩沙蠻主  
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  
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唃廝囉懼而出  
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合台攻諸  
夷之未附者二年春正月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  
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  
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  
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

殺之今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  
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勤兵  
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  
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  
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宋往來  
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  
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  
為京兆提學六月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  
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  
降乃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合台自烏蠻

卷之三十一 宋

宋

趨瀘州攻秃刺蠻三城遂通道於嘉定崇慶將向合  
州羅施鬼國遣使報於思播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  
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楊文結約羅鬼為援且戒  
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蒙古主欲建都會忽必烈以  
邢臺劉秉忠薦因命相宅忽必烈以桓州東濼水北  
之龍岡為吉召秉忠營之命曰聞平府五年春正月  
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蒼兒行省事于京  
兆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府官吏下  
文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  
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帝臣也事難與較還將受禍莫

自來  
諸  
未  
有  
者

若蓋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  
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  
考局而忽必烈所置署諸司皆廢蒙古董文蔚既城  
光化襄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  
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  
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晚兵悉渡圍已  
合城中大驚文蔚復親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  
過力戰于白河乃還六月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  
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奕走海島  
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甯北釋縛

卷一百一十八

八

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秋八月  
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  
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攻鄂州塔察攻荆山又  
詔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璫進攻海州連水等處  
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  
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守里  
又由潼關趨河州不哥忽必烈之弟也六年秋九月  
蒙古主入劍門陷鵝頂堡諸城皆屠石泉龍州守將  
皆以城降李璫陷海州連水軍十二月蒙古主入關  
州開慶元年春正月合台率兵三千蠻獍萬人破

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合台潛自間道衝其  
中堅大敗之乘勝蹶廣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  
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合台列官軍后命其子  
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二月蒙古主遣  
降人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  
渾海都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  
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造浮梁于涪州之簡市以杜  
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  
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三月以呂文德為四  
川制置副使六月文德及蒙古兵戰于嘉陵江敗績

卷一百一十八

九

秋七月蒙古主死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八月  
忽必烈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  
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  
云今夏譟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羅  
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  
言及至黃陂漁人苦于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  
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  
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澣黃州官軍以大舟扼

江陵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  
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  
乃幸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艦艫鼓  
權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  
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  
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  
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  
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  
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  
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  
勝殺使者以軍出襲拔都見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  
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  
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卽使兵士譁於其門呂  
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宜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  
雄向士壁皆從其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  
而親文德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台兵由永安  
至潭江西大震吳潛請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  
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  
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  
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

卷之八

辛

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  
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  
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  
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  
括民兵因召群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諸王觀  
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  
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  
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  
重兵獨不觀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  
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  
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沿路定疆界歲幣  
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  
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留皇帝璽遣使召不哥諸王  
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  
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  
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  
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以偏師  
候合台兵十二月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蒙古

卷之八

辛

備

分漢地爲十道置宣撫使景定元年蒙古世祖中統  
元年春二月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  
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  
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  
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爲先鋒元  
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  
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  
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  
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  
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關平即  
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  
也蒙古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  
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  
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  
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  
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  
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  
與衡同召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法簡

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  
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后稍做金制置行省及  
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  
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提政務者曰中書省兼  
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  
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  
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  
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  
備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先是似道還  
朝使其客廖登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  
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  
而似道悉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  
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  
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  
人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日夜巡守帝聞  
有北使謂宰相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  
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人見  
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  
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

不報二年六月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  
古整邳州人沉毅有知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孟珙  
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  
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  
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存  
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  
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損沮有功  
輒掩而不自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遵世雄  
之輕已令呂文德摺撫其罪逼世雄死遂亦廢葉潼  
川安撫副使劉整聞之懼文德以俞與與整素有隙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十一

使與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  
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  
戶二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  
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  
似道不以為虞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  
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進陷  
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未摠諸道兵擊壇兵勢  
益張復命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  
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  
以歲引斃之乃深溝高壘過其侵軼初行軍總管

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  
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  
以立功至是弘範管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  
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  
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  
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  
未及岸軍陷濠石中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朝廷聞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  
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蒙古  
主命史天澤阿朮各將兵赴濟南壇率眾出掠輜重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十一

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  
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  
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目取死也田  
縱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  
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  
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  
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  
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初  
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以肥  
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

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者已眾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九月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四年七月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塲於襄陽城外蒙古從

卷之五十八

宋

贊

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塲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塲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于朝開權塲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堡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岫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五年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於是中書省言開平府以關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今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

方會同乞亦正名詔以為中都大興府是年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十二月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無不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其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咸淳四年元至元五年九月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

卷之五十八

宋

贊

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遏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今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為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三月蒙古兵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之世傑元將張柔之從子從柔成杞有罪來

呂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秋七月詔以夏  
貴為沿江制置司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款  
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  
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  
阿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  
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木所敗士卒  
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滯于灘  
亦為阿木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呂文德以許蒙古置  
權場為恨因曰設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  
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荆湖制置大使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  
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  
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  
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  
妾嬖倖擊鞠飲燕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冬十一月  
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  
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  
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  
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  
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

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堯之  
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  
道絕咸淳七年至元八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  
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諸將水陸  
並進一出嘉定一出重慶一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  
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眾六月時漢水溢范文虎不  
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江  
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  
鼓噪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  
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蒙古以許衡為集賢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詔云誕膺景命必有美名肇從  
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處  
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騶致禹興而湯造互名  
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  
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  
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  
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項者者宿奏  
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  
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從  
太保劉秉忠之議也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庚

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斯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泅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口清沈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鄧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纜擡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堊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南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鄧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鄧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鄧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復不能嚙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纜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鄧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鄧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十一

氣文煥斬四卒以貴柩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冬十一月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賞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殺其人于市且遣書來責執政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三

○蒙古下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劬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木乃以兵截江而出鏡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末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

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遠可授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謬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

宋書左編卷之三十一

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歛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筓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以爲前鋒阿木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

誓策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鑲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七月蒙古許衡乞罷許之分淮東西制置爲二司淮東以屬李庭芝淮西以屬夏貴以陳奕爲沿江制置司使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

宋書左編卷之三十一

居進築馬駝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駝城築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旣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木阿里海涯呂文煥博羅羅阿峇海劉整塔出董文炳帥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

年二月度宗崩帝熈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懼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峻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伯顏至漢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塵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鉅鎖戰艦密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一五

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爲諸路患伯顏不從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盡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榭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燉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卽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王順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

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  
 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  
 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  
 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  
 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  
 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  
 顏遂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接阿木仰  
 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雲大  
 作黎明阿木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  
 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  
 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  
 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  
 鄂東門鵬飛身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阿木  
 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  
 木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  
 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  
 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  
 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  
 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蕪黃阿木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人

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開  
 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  
 陵府鄂特漢陽為蔽及荆湖之援禩孫既遁漢陽復  
 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  
 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  
 軍焚燬艘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  
 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  
 飛為荆湖宣撫使散宋兵分隸諸兵取壽昌糧四十  
 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  
 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木東下趨臨安伯顏遣程鵬飛  
 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  
 曰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  
 之奕大喜遂以城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  
 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德祐元  
 年至元十二年正月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  
 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  
 弱徑走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  
 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  
 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

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范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玠發攝州事縉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玠發迎降玠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迎降而陽助玠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玠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妻乎玠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八

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玠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玠發死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其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九

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小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與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艦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何以戰師將惟有入揚州招潰卒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元軍畧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陣衆皆散震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初故相江萬里以

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荅萬里遂力求去及是聞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鼎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博羅懼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三月建康都統徐壯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述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懼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

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夏四月荆南州軍皆陷初高達解鄂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屢敗及元屠沙市達與朱禕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禕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鄧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揚州李庭芝率屬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躍出馬引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譁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

陷壕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看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成都安撫使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鼎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三

選健卒善擊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遂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四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

以廣四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舉田民情大安由是恩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三

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冬十月伯顏分軍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帥右軍自定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率左軍出

江並海取道江陰趙澈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阿剌罕破銀樹東瀟遠陷廣德軍曰安鎮陣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平禍者乎祐曰闔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劉盤居師夔以金符遺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閩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普通判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普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普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

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奉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五

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淞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蒂坐熊湘關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蒂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蒂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人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繚林木者相望元且守將吳繼明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元制江南人爲十等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元伯顏軍皋亭山太后遣使奉璽迎之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罷官府及侍衛軍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王遂走温州阿木屯淮南道其西道屬之萬

卷之三十一

宋

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無費國力攻奪邊臣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卽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

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初伯顏執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温州拜樞密使元主廢德祐帝爲羸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時衛娶諸州皆復起

卷之三十一

七

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衛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六月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復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

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秦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慕容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詔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匱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

史記左編卷之三十一

大田

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秦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秦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秦州裨將孫貴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

既破元兵攻真益急城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九月元軍分道寇闕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備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元呂師夔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十一月元兵陷處州遂

史記左編卷之三十一

光

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港招撫司蒲壽庚來謁請駐驛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

而死十二月元置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爲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墾以涸其墜城遂破馬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什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元立提舉學校所元主以合卅閩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鄂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端宗景炎二年九月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

卷之三十一

七

入大庾嶺惟元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探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遣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十一月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遠夷廣州城元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景炎

三年元至元十五年正月初張珪復瀘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珪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檜衡將攻之珪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瀘州紹慶南平襲施思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

卷之三十一

七

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爲令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死之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是爲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

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  
至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  
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  
師三萬分道而南元至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  
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厓山雷瑒全永與  
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  
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  
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畧地海外遣人  
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於白沙石  
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烈殺之由是瓊南

史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入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文  
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潮陽鄒鳳  
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  
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麾下走海  
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  
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劉  
劉子俊自詭爲天祥黨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其  
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  
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  
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祥興二年至

元十六年春正月元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  
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  
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  
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  
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  
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  
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  
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  
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  
出騎兵斷官軍及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

史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  
縛長木以拒舟火不能蒸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  
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  
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  
之合州守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二月戊寅  
朔世傑將陳寶降已卯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  
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  
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作樂乃戰違令  
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  
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以爲且解不

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索京

孟天

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已復立一君今又已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由其骨葬潮居里十二月元增置宿衛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

博爾忽博爾木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老旣久卽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耳孕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十八年許衡卒十九年阿合馬以聚斂得幸於上世祖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急召董文煥至自臨安未至帝問來期及至卽召入文煥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暨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索京

孟俞

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教主者卿其勉之文煥避謝不許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煥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官臣竹忽納曰董文煥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煥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狗則濟奸不狗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

也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益都  
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  
高和尚謀擊殺之時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合馬留守  
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  
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宿衛高鵬問  
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丞相旣而省中遣  
使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  
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  
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觸等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

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  
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  
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歸討  
爲亂者獲高和尚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  
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  
後上知阿合馬之奸詔戮其尸十二月殺宋樞密使  
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  
是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  
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言庶於國  
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

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  
員相參巡歷爲宜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  
察之言者上譏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  
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  
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抑之則風  
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從之元糧運仰給江淮  
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樂陸運至  
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  
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備  
殺其主凶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抄海上備知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

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清  
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投金符千戶二人  
遂言海道可通乃命總管劉羅壁暨瑄等六十艘運  
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  
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怙兀解言海  
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  
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二十年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夤緣爲害耶律鑄請令大  
都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或言  
罷之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

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滿  
贍養之資難資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  
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  
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  
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  
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十阿  
曾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  
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  
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元主  
從西僧請發宋會稽諸陵初命馬專政盧世榮以賂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進為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  
利無稱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  
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霍孫等皆  
以議不合罷去遂以世榮為右丞世榮既入中書即  
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  
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  
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膏兩  
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  
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  
盡取之得無有日盡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二

十二年二月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餘萬以  
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  
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  
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  
銅鑄錢并製綺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  
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七民取其三各路  
雖設常平倉名存實亡宜取權豪所擅鉄冶鑄器鬻  
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  
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酌法乃禁民私酌米一石  
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餉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  
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骨酥酪之用以十二與牧  
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  
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  
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  
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  
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  
是擢用甚衆冬十一月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  
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顛因議  
事微有可否詎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

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樵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湏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獮

史纂左編卷之三十一 蒙罕 手 留

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救之二十三年春正月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歛大爲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蠹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

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二月禁漢人持兵器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朱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二十四年三月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

史纂左編卷之三十一 蒙罕 手 留 鏡

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益頻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據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二十五年毀宋故宮爲佛寺二十六年開會通河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藉以爲兵復詔脫歡督軍擊安南散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先是告

宋李廷等卷三十一 蒙平 卷一 鏡

諸王乃頫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頫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聞諸王乃頫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誠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頫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頫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口開大王等皆欲爲乃頫外應今乃頫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頫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

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頫堅壁不出司農卿缺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于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炮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頫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冬十一月江淮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

宋李廷等卷三十一 蒙平 卷一 鏡

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夸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頻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禁百官受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二十八年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獻者猶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藉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秋七月御史中

遂離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  
言之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  
重腹割百姓爲事宜令兩司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除名爲民從之秋七月桑哥伏誅冬十月遣禮部  
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脫權等既還帝怒  
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燁襲位不怨木  
曰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  
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  
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二十九年春正月開  
上都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詔江南避亂者

史系本編卷三十一

五

今復業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  
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  
業詔從之閏六月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燁曰昔鎮南  
王不用向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  
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嶺南雲南之人與汝  
習而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  
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詭汝耳汝曾  
不啓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  
奇貨爲路立道却之因邀其入朝日燁曰貧生畏死  
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

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  
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敕日燁  
懼卒不至三十年八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至安南  
徵其王入朝曾至安南其國三門日燁欲迎詔自旁  
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之入朝  
日燁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燁  
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  
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  
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  
辯者汝事梁曾所辯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

史系本編卷三十一

五

或讒曾受安南賂遣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  
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  
可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  
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冬十  
月彗出紫微垣元至元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死在  
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  
帝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  
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  
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  
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

師而已其爲法如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寒  
謂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  
邦比隆二代無乃未之思乎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  
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  
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閑閑爲宗師留蓋下真人  
丘長春能眺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  
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  
不合不通各自有宗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  
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  
得之對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

卷之三十一

三

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  
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  
民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  
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  
藉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斃子以香極其卑賤及其  
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  
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  
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劉秉忠遷元  
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冀稍潤其土然亦不及百

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邪初元世祖命劉  
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  
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  
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  
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  
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  
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  
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  
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  
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

卷之三十一

三

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  
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讐不彈執此之論反  
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世祖  
三十年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三十一年春正月  
世祖崩親王諸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壬午帝  
至大都左右部諸王畢會於皇帝位大德三年以哈  
刺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  
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太后居懷  
刑及成宗崩后以已嘗謀出仁宗恐其兄武宗立必

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伯顏及諸王明里陰左右之謀斷武宗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肯口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武宗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仁宗於懷州哈刺哈孫使至懷州仁宗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官車宴駕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仁宗乃與其母還大都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潛知之夜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復遣都萬戶囊加及諸諸王秃刺定計囊加及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執之收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誅之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輦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

卷之三十一

宋

變及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執安西王諸王明里至上都亦皆賜死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至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刺麻八剌之長子也大德三年總兵北邊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軍至按台山乃蠻帶部落降五年與海都戰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軍潰越二日海都悉合其衆以來大戰師失利親出陣力戰大敗之盡獲其輜重悉援諸王駙馬衆軍以出明日復戰軍少却海都乘之帝揮軍力戰突出敵陣後全軍而還海都不得志去旋亦死八年封帝懷寧王成帝崩自按台山至於和林諸王勲戚毋會皆曰今諸王阿難答明里等熒惑中宮潛有異議諸王也只里昔嘗與叛王通今亦預謀旣辭服伏誅乃因鬪辭勸進帝謝曰吾母吾翁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及仁宗遣使迎帝五月至上都甲申即位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

卷之三十一

宋

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查神化祚我皇元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麩菓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

卷之三十一

李

聖

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大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為太子武宗崩即位初帝在東宮宦者昭文館大學士李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

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卷之三十一

李

聖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既即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譎邪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勗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

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  
性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  
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刺之長子世祖  
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爲北  
安王鎮北邊北安王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統  
領太祖四大翰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晉王薨帝藥  
封是爲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  
翊戴之謀有盟書焉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帝常  
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聖

久之哈散歸言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意相忤欲傾  
害之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  
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盍思之於是倒刺沙與探  
忒深相要結八月二日晉王獵於禿刺之地鐵失密  
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  
命幹羅思以其事告倒刺沙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  
使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癸亥英宗南還駐驛南坡  
是夕鐵失等矯殺拜住英宗遂遇弒于幄殿諸王按  
捺不花等奉皇帝璽綬北迎帝于鎮所癸巳卽皇帝  
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

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收鐵失及

其黨伏誅惟帖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  
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

諫亦伏誅餘黨皆免官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  
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文宗不爲立廟諡世  
止稱爲泰定帝王楙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  
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  
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居出於外及英宗遇弒而  
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  
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聖

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  
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逆遂遣使迎懷王圖  
帖睦爾于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遣梁  
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將兵分道討燕鐵木兒時年九  
歲改元天順已而懷王入燕立爲帝上都兵敗帝不  
知所終  
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也武宗立仁宗爲太子命以  
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奉議建東宮時  
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又

與太后幸臣構鬻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咬住告脫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出帝居於海南三年六月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弒泰定帝立召帝弟文宗于海南之瓊州封懷王賜黃金印二年又命出居于建康以殊祥院使也先捏掌其衛士三月子懿璘質班生是爲寧宗初晉王旣爲帝以內史倒刺沙爲丞相狡復自用災異數見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大駕出畋柳林以疾還宮

史纂要編卷之三

不蒙字

聖

諸王滿禿阿馬刺台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之疾日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扈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卽縛大都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大駕至上都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居守燕鐵木兒留大都時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刺沙等圖弗利于帝乃遣宗正古台遷帝居江陵及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刺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皇有聖

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新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乃縛平章烏伯都刺等下于獄燕鐵木兒與西安王固守內庭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復矯稱帝所遣使者自北方來云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轅旦夕卽至矣丁巳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

史纂要編卷之三

不蒙字

聖

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時倒刺沙在上都立泰定皇帝子爲皇帝乃遣兵分道犯大都而梁王禪右丞相荅失等兵皆次于榆林燕鐵木兒帥師與戰屢敗之上都兵皆潰十月辛丑齊王月魯元帥不花以兵圍上都倒刺沙乃奉皇帝寶出降兩京道路始通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北邊諸王咸帥師扈行乃命孛羅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驩呼歌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帝卽位於和寧之北次劫堅察罕之地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

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燕鐵木兒等侍帝特命臺臣曰太祖皇帝嘗訓勅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亦以聞朕不爾責也帝遣使立齒帖睦爾為太子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鐵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鐵木兒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燕鐵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太子入哭盡哀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帝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

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眾來降勅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生妥懽帖木兒至順初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使若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闕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憮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

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嬪不答失里帖其勢熾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載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高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從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嫡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

卷之三十一

紀一

祿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慙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汎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

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倥倥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計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八年立行

卷之三十一

紀一

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濱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九年以脫脫爲右丞相十一年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

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資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三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藥城人有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舉王顯忠韓

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又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碓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犯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定遠鄧子興等兵起破濠州二月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又破吉安路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從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八月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十一月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起兵邑中子

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  
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十三年五月泰州  
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  
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業兒法又進  
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  
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  
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  
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  
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  
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

東坡志林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  
所處室曰晝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  
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旣長  
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九月命右  
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  
各選軍馬討張士誠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  
之衆遂遣兵西屯于六合賊勢大蹙十二月初脫脫  
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思郎中參府中書省事平  
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  
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

深銜之至是喉御史袁憲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  
月累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  
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  
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  
寧夏陸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祭兒加太  
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帝製龍舟於內苑帝  
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  
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  
行時龍首眼口瓜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  
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

東坡志林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  
甲神一縣鍾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  
毫差鳴鍾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  
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  
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  
未有帝旣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  
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  
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非  
受秘密戒者不得與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  
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

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以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大不花以軍事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公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為河南行省平章

太祖皇帝起兵自河陽渡江取太平路秋七月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

史卷之編卷百三十一

五十五

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冬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十六年春正月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月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

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老邪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林死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三月

史卷之編卷百三十一

五十五

大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夏四月元以糊思監為左丞相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元江浙杭州丞相達識帖睦迤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迤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迤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迤乃還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博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

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十七年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之三月太祖兵克常州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八月宋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 胡

福進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元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遂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違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遂識帖睦爾遣僅署丞案而已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太尉太師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汚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起兵慨然

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祿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襲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冬十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木兒等合將擊走之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河南大飢元太尉答失八都魯卒以其子宇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 五

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紛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元削右丞相太不花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悟良哈台代總其

軍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歎曰  
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  
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  
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  
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  
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  
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告  
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分兵討山東入奏事  
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  
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卽上言軍行以  
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  
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  
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  
略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  
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亟走至京首見太平  
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  
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  
於路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  
爲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  
虛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  
奏其任用私人彙列及接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  
鈔事將敗殺彙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  
收其印綬御史王囊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十九  
年春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  
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  
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秋八月元  
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  
安豐初察罕帖木兒復圍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  
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  
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食  
盡計窮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  
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  
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  
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  
原旣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  
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  
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魯督之旣而士  
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秃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

史纂至編卷之三

六 蒙事

九 卷

錄

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二十年二月元太平罷成遵等既死會紐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元復以搠思監為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

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秋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警際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為用兵數年藉晉冀

史纂至編卷之三

六 蒙事

空 堂

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遣知樞密事秃堅帖木兒將兵討之阿魯輝帖木兒太子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

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元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禿監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監帖木兒走上都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元察罕帖木兒克木東田豐等降二十二年六月彗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元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

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李羅帖木兒擊降之夏六月元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合兵攻貞降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珍立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元李羅遣兵攻冀寧擴廓擊走之三十四年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懷理降

江西悉平三月元削李羅官爵不受命詔擴廓討之夏四月李羅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監太子出奔五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李羅復舉兵犯闕太子帥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李羅爲右丞相二十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李羅李羅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秋七月元李羅老的沙禿堅等皆伏誅冬閏十月元封擴廓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二十六年元擴廓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八月元以陳反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六月

太祖取湖州諸路二十七年八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九月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十月元罷擴廓官奪其軍令諸將分統之我

太祖命大將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長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主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

秦末左傳卷下

卷下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王椿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